

拙齋文集目錄



一卷

記聞上

二卷

記聞下

三卷

五言古詩

亦張直溫

朝乘

田漏

看白雲愛而成詩

澤詠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娟學子

呼雞

秋懷

四事

高竹

村居

新晴山月

屬疾梧軒

謝公定和二范秋懷

宿舊彭澤懷陶令

題宛陵張待舉曲肱亭

春日雜書

賀雨拜表

雨後出城馬上作

江月圖

送葛都官南歸

滄州亭懷古

縱步湘西

詩客

墨染絲

七言古詩

豫章別李元中宣德

聞徐師川自京師還豫章

春早偶題

夢訪友生

四卷

表

德壽宮賀正表

皇帝賀正表

賀改元表

實錄院進

神宗皇帝實訓表

天申節賀表

天申節德壽宮賀表

天申節賀 皇帝表

天申節賀

德壽宮表

芝草賀

德壽宮表

賀

皇帝表

代陳左相到任表

代恩平郡王謝加食邑表

代陳左相賀 太上皇帝表

尊號表

又賀

今上皇帝表

任福建市舶謝

上表

賀

今上表會慶節

五卷

奏議

論為君之道莫先於仁義

乞損文弊歸於忠實

乞崇儒術黜異端

乞選求實才以備煩使

損益三說

六卷

劄

上陳樞密論行三經事

興參贊陳舍人論進取事

上丞相論豐儲倉事

論兵農劄子

通問虞樞密在蜀川劄

通問汪成都

問候陳都大

七卷

書

上宰相書時在書省

上宰相書時任福建舶市

八卷

書

上王參政

上何憲

九卷

書

答劉先生

上胡教授

答陳景衡

答王子由

十卷

啟

寄遺逸先生

答黃晦叔仙尉

復李文授

答張國安舍人父子書

館職謝啟

謝進書改官啟預修神宗實訓

賀湯石相時任正字

賀葉樞啟時在書省任校書

賀湯左相啟 時任西外宗丞在越上

賀葉元樞啟

賀汪侍御啟

賀張子公啟

十一卷

啟

賀開府史丞相師閔

賀陳左相啟

上朱中丞啟

上何諫議啟

上都司諫啟

回徐教授啟

到任謝宰執啟

謝汪帥啟

謝劉文舉自代啟

代士人謝孫憲啟

十二卷

史論

論通鑑與左氏相接

論作詩之體

豫讓報仇

文侯不爽獵人期

聶政刺俠累

魏相田文

楚悼王相吳起

以二卯奔干城之將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

齊威王來朝

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

顯王賜秦獻公黼黻之服

諸侯以夷翟過秦

鞅與甘龍論變法

有功者各以率受上節

刑公子虔黥公孫賈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而刑其足

田忌救趙而引兵走魏都

縣置令丞

十三卷

史論

廢井田

子思言利孟子不言利

孟嘗君招士

孟嘗君書門啟使人入諫

五國伐秦

張儀說秦王

秦惠王伐蜀

攻韓劫天子惡名

先從魏始

蔡澤說應侯去位

仲達辭齊爵

秦伐東周

鄭國間秦

李牧為趙守邊

趙王復將李牧

秦趙燕近夷狄

春申君合從

李斯殺韓非

燕太子丹報秦

荆軻刺秦王

盧生與侯生譏議始皇始皇怒乃坑儒生

二世立

論楊墨申韓之害

十四卷

策問

別試

官制

孟子所論與王制周禮不同

歷

律呂

大衍太元

河圖洛書

軍制

十五卷

記

李次山定齋記

朱端仁韞暉樓記

李修年義愛堂記

李修年庶齋記

寸齋記

團拜記

雪峯瑞芝圖記

泉州東坡葵蕃商記

十六卷

序

周禮講義序

尚書集解序

觀瀾集前序

孟子講義序

家藏海中螺蚌所共護持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序宋衡州趙

使君序

陳君傑四男子序

送伯厚縣尉赴官建陽序

送陳童子序

十七卷

箴

顯思箴并序

愆愆箴

正己箴

孝箴

淡成寶銘

陸壻和之存齋銘

默齋銘

坐石銘

不競軒銘

顏巷銘

李修年四銘

敬銘

臭渠箴

正觀箴

銘

柏南軒銘

快目齋銘

林子沃齋銘

守道銘

委分銘

友于齋銘

畏銘

誠銘

禮銘

尹和靖畫贊

承天潛畫贊

西禪此庵淨老真贊

延福可老真贊

觀音畫贊

二程先生畫贊

徑山大慧禪師真贊

雪峯毘堂禪師真贊

清虛皇雨先生畫贊

泗洲畫贊

十八卷

行狀

李和伯行狀

故左奉議郎臨安府學教授周仲仁行狀

故劉郎中伯任墓誌銘

祕書省正字胡宣教行狀

進士林君夏卿墓誌銘
榮國太夫人王氏墓銘
孺人陳氏墓銘

十九卷

祭文

祭吳先生文

祭胡丈先生文

祭陳樞密文

代舅祭适仲文

祭林德修

祈風船司祭文

祭劉丈先生文

祭陸丈先生文

祭郭丈文

祭李和伯文

祭适仲文

祈風文

辭宣聖祭文

辭廟文

二十卷

雜著

王子由字說

讀世說

跋高公題李憲遺事傳

跋蘓黃留題

題司馬季思所藏溫公賓次咨目後

題王主管所藏了翁與洪覺範書後

請證果長老疏

為林序齋幹山人教化祠部疏

鑿說贈孫楚士
石幾仲說
書廉吏傳

題雪峯如藏主水月圖

天寧開堂疏

秦溪造橋疏

天寧行者化度牒疏

拾遺

與曾表文書

揚子誦義序

祭文

哀辭

拙齋林先生行實

鬱林院無量壽閣疏

永福瑞芝圖跋尾

門人東萊呂 祖謙

隴西李

拙齋文集卷第一

記聞上

讀書須是玩、字最妙、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習是玩、是
有發處、

少遊曰、予張問崇德辨惑、予曰、先事後得、非崇德歟、學者要德
崇、須是先事後得、始得、如釋氏却是先得後事、

少遊嘗問胡文定、今有人居山澤之中、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
所謂道者、果安在哉、文定曰、此人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晝作入
息、能不為此否、少遊曰、有之、文定曰、只這便是道、

又嘗問曰、某已永感、欲盡孝心如何行、文定曰、何曾一日離得、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嘗問尹和靖日用下工夫處。和靖曰：須求喜怒哀樂未發以前底心。少蓬曰：如今才舉，便是發了。如何求得未發之心？和靖曰：只如吉甫未發意來相見時，豈有許多事？才舉意，來轎來相見，喫茶喫湯，須如此類求之。

少蓬曰：道只在日用處。師見云云。子張曰：與師言之道，歟？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故讀書須是玩喻文云：天下事，只要消平，不要激作。

吳元忠嘗問喻子才，六經緊要在其處。子才云：六經數十萬言，只有十個字，能盡其義，要之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而已。

子才云：仕而優則學，而優則仕，則者即也。仕而優便是學，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非仕而優則學乎？學而優便是仕。孝子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非學而優則仕乎？

少蓬云：子張一篇，惟記諸弟子之言，蓋有深旨。欲明羣弟子學之所至，其言亦與聖人無殊。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云云。子貢問曰：一言而可以終身云云。此一事，或以與子貢或不與者，蓋聖人之教，不惟隨其人之性質，亦各因其時節。時節可以分付，然後與之。惟聖人能如此。沈元用嘗問尹和靖：子見南子云云。和靖曰：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元用曰：今若有個南子，先生還肯見之否？和靖曰：待某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方可商量。

聖錫云、王信伯理會經旨、全不費力、嘗說龜山中庸解有過當處、且如中庸不可能也、云有能斯有為之者、則與道二矣、何必如此、中庸自是不可能、又如所以行之者一也、只是維達德三、而其行之一而已、不必以一為誠、

子才云、春秋無褒貶、聖人只如一面鏡、相似是非善惡、各因其實、

閩縣吳簿云、為政者、不患做得不行、只患做得不是、

少蓬論忠恕、即是一貫、余曰、忠恕自是兩字、如何得一貫、蓬曰、推己與物為一、豈非一貫、且如飢之欲食、豈有偽乎其間、此便是忠、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此便是恕、在己者為忠、推以及物為恕、合彼己以為一、便是一以貫之通、天下是一箇心、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文章可以耳聞、而性與天道、要在以心聞、而不可以耳聞也、此是子貢指眾人而言、天道即天理也、

顏淵問仁、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問仁、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此二子者、便就這裏領會將去、至司馬牛問仁、曰、仁者其言也訥、則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問君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則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此非能領解者、作論語者、以此四段相接、亦有意、蓋以見夫子之教、有能領解、與不能領解者、其異如此也、雖是司馬牛未能領解、亦可謂善問者、其言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蓋世亦有一種不言不語底人、豈可一槩謂之仁、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世亦有

一種愚戇無賴之人肆意直行，全無所憂懼者，豈可縶謂之君子。故孔子遂告之以為之難，內省不疚。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其所以未達者，蓋仁之愛人則無所不愛，至于智之知人，則有賢有不肖，有是有非，有邪有正，如何都愛得。此則疑于仁智之相妨也。夫子曉之曰：只知人便是愛人，本不相妨。故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意謂夫子答其智，不答其仁也。樊遲尚未領會，故其退見子夏，則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意謂夫子答其智，不答其仁也。子夏嘆曰：富哉言乎！蓋嘆其一言而備仁智也。

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損強恕而行，求仁莫

近焉，是漸。

因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少達曰：如孟子闢楊墨，豈不是攻異端。余曰：孟軻未嘗攻異端。孔子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攻者疾之已甚，斯所以為害也已。孟子之於楊墨，姑亦辭而闢之，為之下其理之是非爾，非攻也。達曰：若韓子之於釋老，此則近於攻矣，所以疾之已甚，而迄不能勝。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天下只有一个是一個非，初思之以為是，既而思之亦是，則行之。初思之以為是，既而思之非也，則改之。過是則思慮紛擾，何時而已耶。

少達嘗問尹和靖，釋氏至處，吾儒有異否。和靖曰：未嘗有少不同。然只是塗轍異，釋氏一向做從空處去，吾儒並是實用。

少蓬嘗問龜山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龜山曰譬之學射須是時、習之到得漸、知射之味便是說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須是見始得見得湯不可探自是不肯去探

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其慎如此宜其無尤無悔矣而僅能寡尤悔蓋由其見未徹所以猶有尤悔若是大徹大悟見得明白洞達又何尤悔之有

管仲之器小哉謂其不可以大受蓋小器易盈三歸備官是奢塞門反坫是僭其功業未稍有得而已奢已僭所以為器小

天游嘗稱王信伯於釋氏有見處後某因見信伯問之信伯曰非是於釋氏有見處乃見處似釋氏初見伊川伊川令看論語

且略通大義乃退而看久之既於大義粗通矣又往求教令去玩索不須思量只玩索其意味又退而讀之讀了又時、靜坐靜坐又忽讀忽然有箇入處因往伊川處吐露伊川肯之問其所入處如何時方對飯信伯曰當此時面前樽俎之類盡見從此中流出

或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於伊川伊川以目上下視曰言其上下祭也

論語一書聖人之心體在是須是不釋手地看始得釋氏之學自有行不得處其學無人倫設使自江以南舉而盡為其學凡男子皆為比丘女子皆為比丘尼則是不出四五十年人之類盡滅矣釋氏之學亦無人為之者余曰其學又欲不殺生設使

舉天下盡從其說不殺禽獸則禽獸之類日繁雖有人之類不可得一日而安也况復無人之類乎如此則遍天下皆禽獸矣吾與點也此與字與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與同曾點蓋孔子之所謂狂者也此狂與後世之狂不同只學之躡等便是狂學有本末始終曾點便要一起入直所以為狂伯夷父欲立叔齊叔齊不肯立讓與伯夷兩人俱不受而中子衛之事類此菁贖得罪於父不當立轍菁贖子之父欲其國子不得爭亦非所當立其時衛人欲立郕使轍致國于郕而往從菁贖則俱得之矣蓋菁贖似伯夷輒似叔齊郕似中子故子貢以為問而知夫子不為衛君

陳魯山云前漢前面好看後漢後面好看

少蓬云一以貫之夫子以是告曾子子貢而其告之者異曾子之為人魯都無許多多學而識之事故直告以一貫若子貢則其聰明才智過人往往以其多學為異故先告以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歟蓋先與之除病解縛待其對曰然復以為非歟然後授以一貫此所以不同

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只是與其弗如若子貢所以不如回者死不在見聞覺知處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須是竭盡了那才方始見道若只靠着又如何有所見其田如有所立卓爾便是見得到處苟真箇見一物所立卓爾便不是只曰如有所立卓爾為有味

夫子又不曾與顏回說道只是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使之欲罷不能彼才既竭自然有所見

雖欲從之末由也己全體是自己更有什麼從無妄卦曰無妄之往何之矣更有什麼往

顏淵喟然嘆曰是他適在這裏忽有所入

少蓬曾問胡文定甚處是精妙處甚處是平常處胡文定曰此語說得不是無非妙處徐憲又云亦無平常處

子曰予欲無言夫子須要無言則甚蓋聖人所以不免于有言者以道之不明不行也若是道之已明已行又何言之有四時行為百物生焉天自不言是則無言者聖人之心而言者出于不得已爾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信而不失其義因恭而不失其禮是謂因不失其親

易理無非自然人安排不得六十四卦共為三百八十四爻此

是一年日數蓋連閏也十三月當為三百九十日除小盡六日是以三百八十四今閏年日數正如此

頃嘗見王君儀昇說易大抵論象謂易無非象者如乾初爻潛龍勿用蓋初爻是震故為龍二爻是坎龍在水下所以為潛龍二爻見龍在田此爻變為離有見龍三爻君子終日乾夕惕若此爻變兌有夕意四爻或躍在淵亦如初爻而震為足故躍上九亢龍此爻變澤在天所以為亢

陳魯山云應二十八宿所直日過月宿多作兩心月孤危月燕畢月烏張月厥予因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之義

萃己日乃孚三三其卦兌上離下離為日在兌下日己酉矣故為己日之象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行字平毅，言我平日所行，凡動容周旋間，無一不分付與諸弟子者。此真是我，若只認尋常問答語言處為我，非也。釋氏有尊宿云：你們只見我在室中拈槌豎拂，談元說妙時，便將作禪會。至于著衣喫飯處，行住坐卧處，却不將作禪會，此說甚有理。

謝安石之夫人謂安石曰：何不教兒安石，我常自教兒安石。此語甚妙，然未必能行。暮喪不輟音樂，携妓遊山，此豈可以教兒剛毅無令色，木訥無巧言。

少蓬論名忽死之管仲不死，此正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傷勇，可以死，故名忽死之，可以無死，故管仲不死。然忽之死為傷勇矣。

少蓬嘗問劉待制，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衛獻公曰：政由寡子，祭則寡人。周公既攝政，由已出矣，則祭亦當在成王。苟成王嚴父配天，則當以武王配。今日嚴父而又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又曰則周公其人無乃祭出于周公乎？周公不應自紊其典禮如此。劉待制曰：某今日被公將孝經問倒，且容思之。後嘗以書來云：周公制周禮，定用后稷配天，文王配上帝，不隨世改易。故爾。少蓬復問：有何依據？劉曰：只孝經便是據，不必更他求。少蓬復云：若如此說，易之豫卦云：殺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又似隨世變易。當時亦不曾以此難劉，畢竟可疑。余謂清廟之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亦可疑也

樂道云。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舜倫攸敷，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舜倫攸叙，禹之所以能叙舜倫者，由其治水能順天地生敷之序，為爾觀其異州既載，蓋始于北方，乃次及兗青齊徐，又次及荆揚，乃及豫，然後梁雍終焉。蓋自北而東，自東而南，乃及於中，而終于西北，其順如此，所以為叙舜倫。

胡文定嘗言讀繫詞，須是都将作易看，不可汎說。且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才說性本寂然，感之斯通，便汎濫須于易中求之。四十九莖者，當其未揲時，固寂然矣。問為以言其受命也，如響，豈非感通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讀易時，其心自然。

肅敬，非有以使之也，其餘皆然。

互體亦豈可不信。如歸妹互體為泰，之爻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歸妹之象曰：天地不交，萬物不興。觀此類可見。

水火字即離坎卦，三三易字從日後月。

趙丞相鼎在相位時，一日與張全真謝成甫數人款語，數人咸稱申公所言，如人頽活三百歲之類。趙瞿然驚曰：觀此語脉，似非申公言語，諸人曰：章申公也。趙曰：可知是章申公。若呂申公，決無此語。

序卦雖若有可疑者，然其間自有深旨，患在學者不深究之爾。如明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明夷。此若淺近求之，心是人在外傷則歸其家，究其旨，蓋古之欲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苟明有所傷於外，則是其所以齊家者未至也。必以是自反為故，受之以家人。又困乎上者，必反乎下，故受之以井，亦若是困澤，無水也。澤潤不下，流則是困乎上矣。當此之時，當求在下之賢人，能以利澤及物者而用，庶乎其可。故反乎下，以井之澤，亦能及物故也。其餘往往類此。

朱漢章云：少時嘗問其父云：或是王充論衡云：不見異人，必得異書。今觀其書，亦無甚高遠之見。乃云爾何也？其父曰：汝看是時有釋氏也。未，余因語此。劉夷叔云：人多議李太白梅聖俞詩未善，曾不知太白以前無如此詩。梅聖俞亦然。當七國五代文弊之後，做出這詩來，亦自可服。後來雖有作者，亦推明廣大之

爾。

少遊說劉待制器之學問門戶，亦自與伊川不同。伊川說話儘極才精微，劉大抵理會篤信力行，亦自有省要處。嘗言勿忘勿助長，不思善，不思惡，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此等某每不惜以此布施學者。少遊因問勿忘是勿忘甚底？劉曰：且說勿忘。

張子韶侍郎議論高遠，其在講筵上嘗謂曰：何以見教？張曰：臣安敢當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時，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誠。又曰：不知入而對官官嬪御，又何如？上曰：亦以至誠。又曰：外不對羣臣，內不對嬪御，端居靜處時，不知又何如？上遲疑未應。子韶曰：只這遲疑已自不可。上極喜，握其手曰：卿問得極

好。

少遊曾殊身問文定曰。這箇是甚底。文定曰。此便是本。

曾仲躬見子韶請教。因論文曰。文軍須是經中來。不然縱使盡力道。只道得一概。

上嘗命子韶講春秋。對曰。臣未嘗習春秋。不敢講。如高閎却理會得。可使講。上曰。朕須要知講。子韶辭避再三。上因命之。廼對曰。必欲令臣講春秋。臣惟以孟子論語為其說。上大喜曰。又道不會。

漢上叢說云。反觀吾身。乾坤安在哉。善端初起者乾也。身行之而作成其事者坤也。人皆有善端。不亦易知乎。行其所知。不亦簡能乎。飢而食。渴而飲。晝作而夜止。豈不簡且易哉。以此推之。

天下未有不知而作者也。

張安國言其尊人嘗教之云。世間如貪鄙刻薄等事。須常把做一大罪過看。不可有分毫放過處。才慣了。便只把做常事看。晁又元公道院錄云。過去之事。不可追憶。未來之事。不可憶度。現在之事。不可執着。

張侍郎子韶有資治通鑑拈提。其大意言古之為治者難。今之為治者易。如穀鑿不遠。在夏后之世。只是得穀為鑿。周監於二代。只是得二代為監。若是居今之世。前世之鑿。悉備如要知。女后外戚。便有許多。以女后外戚敗者為戒。要知宦官。便有許多。以宦官敗者。要知大臣擅權。便有許多。以大臣擅權敗者。人主但熟讀通鑑一書。則歷代安危治亂。昭然在目。如權寵專擅。

之際不必攻擊其人，但使人主熟讀通鑑，既曉知其利害，自然
權綱正。洪景廬云。

張橫渠晚年所居室，有紙簾一卷，用紙條子，寫聖賢語貼之，殆
遍。

范伯達被召，問於籍溪。籍溪久不應，再三扣之。籍溪云：凡學者
治經術，商論義理，可以問人，至於出處，不可與人商量。

子駒言其先人讀孝經，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
通，有悟入處，每多哦此數句，與人言亦多引此，其事親雖在千
里外，疾痛皆知之。其先人又嘗言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此須長哦，方見意味。

子駒學於孫先生。名偉，字奇父。孫學於劉待制。孫初為靜州幕官，聞

劉待制再謫夷陵，自靜求沿檄至峽，請見。劉見其來，待之亦無
甚異。孫曰：某之來，本非沿檄，蓋欲見先生爾。劉問所以欲見之
意，對曰：某生長南方，未嘗見北方賢士大夫。聞先生受學於司
馬公，司馬公實北方賢士大夫之冠，某所以求見，不敢說從學，
但求聽說話數日足矣。劉許之。孫因曰：某願于先生門前求一
安下處，就先生求五日飯喫，只聽此五日說話而別。劉嘉其意，
因與共飯五日，而日日與之語。孫請曰：某願受教者，不在多言，
只乞就其所當致力處，為某直截說之。劉從其請。既五日，孫以
所聞盡錄為一冊，而請曰：某所聞者如此，願佩服之。恐錄記有
所不審，更住半日，請先生看過。既乃辭歸。孫平生只是從得劉
待制五日，其受用處只此五日所聞耳。

前輩云疑字悔字，皆是進學門戶。學者須是疑是悔，於道方有所入。

學者到得臨利害處，放倒做，不是放倒，是他元不曾有立。若是實有所立，如何放得倒。

前輩所立規摹，不可輕變。雖細事變之，亦有其害。張乖崖在蜀，狗其習俗為遨頭遊。太守亦出郊，每自郊外還至城門，設帳飲三盃，大合樂，久之然後散。自後因仍，莫曉其後，有為帥者，謂其無名，廼但為遨頭，而不設帳飲城門之會。比晚遊者爭門而入，遂有瀾死者。

孫哥父先生晚年於書不甚讀，只有論語一部，及手批張子房諸葛孔明二傳，字極大，朝夕玩味之。

張子房有道之士，他人為高祖所用，子房倒未用高祖。子房量甚大，雖如四皓，亦在其術中。

畢仲游嘗有書與鄴相，請為文簡公墓碑，有云：文人之文如繪形，史家之文如繪神，繪形甚易，而繪神甚難。某嘗讀班孟堅所作趙充國傳，如與充國語，及觀公所為李天章傳，若與天章對語。

子駒言其先人嘗有遺誠云：言此行此，謂之君子；言此行彼，謂之小人。

哥父孫先生善誘迪學者，嘗有一士人來投所業求教，孫置之案上不視。徐曰：公每日讀甚書，其人固然莫知所對，既又再問之，其人漫應曰：某近喜讀新唐書，又問曰：唐三百年，最愛何人。

其人又不能對，遂巡而退。明日復來致謝，言某汨沒於科舉，實未知所以學者，不知讀書當如何。孫諤誨之，且曰：「讀帝紀而不知一代之興衰，治亂，讀列傳而不知其人之賢否，邪正，又奚以讀史為？」此士人受教，卒為善士。

唐五夫舍人思箴有云：「無心之思，經營四方，無思之心，建極惟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緜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云云。予誦大學之書，切謂其序似當如此。

蓋此書由知止入，知止而至於有得，然後可以誠意正心，故其序當如此。

五代史記事記簡而包括甚廣，如安重誨傳數句，是一箇議論。又載李克用臨終以三矢授莊宗，才數語爾，包盡多少事。如此等敘事，東坡以下未必能之。

曾子固老蘓哀詞云：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見之小，微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最形容得妙處出。

心術篇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參同契云：萬通將可覩，神靈忽告人。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此話說得真是直截，世人貪財利之所在，雖驚濤巨浪。

猶冒涉之，惟至於仁，則直是計較利害不肯就。

曾侍郎云：胡文定尹和靖皆嘗言思索論義理，苟有所得，悅豫于心，只此是真樂。

少蓬云：胡明仲嘗言到聖人地位，自有是教他不得。管子侈靡篇云：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同。又云：毋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又云：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又云：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敬外靜，能反其性，將大定。

典化士人彭帝錫名與自言於易有見處，其易圖最多，有一圖謂之地中圖，以六居中，縱橫十八，以與河圖為對。蓋河圖五居中，左三右七，戴九履一，四二為前，八六為後，天中圖也。彭之地中圖，則每位加一為六，居中，右八左四，戴十履二，五三為前，九

七為後此亦自然之數天中圖虛十地中圖虛一、天中五在中位、旁八位、若每位皆五、五九四十五、各虛十則為五十有五、地中六在中、旁八位、若每位皆六、六九五十四、合虛一亦為五十有五。

呂紫微和曾吉甫侍郎詩有云、長江渺、看秋注、孤鶩悠、伴碧霞、蓋以詩比孤鶩落霞、而視中江秋注為不足耳、曾亦領略此語、故其詩云、潛郎有語須參取、孤鶩悠、伴落霞、又云、詩未含風刺、有味如橋那、悠、誦孤鶩、渺、看秋河。

呂紫微未二十歲時、有滕王閣詩、其兩句云、小艇元從天上來、白雲自向盃中落、前輩作者、已伏其精當矣、此虞夢符之說也、余記得舊聞諸呂遜吉、言舍人少時有詩云、春盡茅簷低著燕、

日高田水故飛鷗、蘇黃門見之云、此人他日當以詩名天下、嘗記孫憲端朝祕丞說、楊子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謂雷與風不同、雷必不一、風必不再、故號如雷、所以警眾、必常有以震動之、不一而足也、令則如風、令者法令、一定後必不可易、如八風各有時、當清明風時、則一之於清明、若菴之以他風、則物有不遂其性者、他風皆然、風不可再、如令之不可反也、故謂之發號施令、發故不一、施故不再矣、
頃嘗記何晉之說、禮記之書、如中庸大學所說、因是極則處、學者類知推重、至如其他篇所載、豈無極則底語、余問甚處是極、則語、何曰、如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豈非極則語邪、

拙齋文集卷第二

記聞下

三山林

之奇 少頴

一念不生謂之中、萬念無差謂之和、致中於一念不生之前、致和於萬念無差之後、中夫無喜怒哀樂、如未和羹時、初無鹹酸甘苦辛也、和則雖有喜怒哀樂、如未嘗喜怒哀樂、如羹之既和、亦不知有鹹酸甘苦辛也、致中和者、不可不知此。

唐益裕教授云、凡直物則有本末、橫物則有多端、毛猶有倫有也、無聲無臭無也、一有一無、所謂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此非其至也、至矣二字、乃極致處、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莊子云、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也者、至

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天未始有物，則猶涉有無之境。未至於有無俱泯也。要得為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乎。無聲無臭矣。必進而至於無，然後為極。此中庸至矣之義。

尹和靖家居，終日靖然。家人問飢渴飲食，然後唯阿應之。不爾不言。

劉元城教人，以謂學由無妄。入無妄則誠。李機宜孟珍云：先參政謂於元城無妄之說，又得不欺二字。今為學宜服膺元城無妄之言，又輔以不欺二字足矣。

又言其先參政教子弟曰：汝輩居家惟是盡一孝字，居官惟是盡一廉字。他日立朝事君，惟是盡一忠字。但守得這一字，一生用不盡。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是惟日不足爾。

大學之書，前綱而後目。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既提其綱於前矣，其下文各有解釋，以至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亦皆有解。惟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未嘗解出，此甚可疑。余切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得。能此則致知格物之序，尤知止所以致知，至於慮而得，則知至矣。故大學之書，惟知止為最要。

了翁與李光祖書云：所買書必以漸觀。及鄉居應務，欲盡人情，不當專守故紙，要之若緝麻，然雖或放手，勿堙其緒。暇則續之，忙復暫捨，久久不輟，積成長條，豈有間斷處也。

又與鄒志全書云：資治通鑑曾留意否。發心畢竟二無別如是。

二心先心難但先心既立如緝麻然接續初緒自然繹繹而不已也學者倦於持久而稽古之習粹難成辦非如講習寓言可旬月而了故棄史不讀然不知六經論語發明中實之道以稽古為本莊周高而不中寓而不實其言可喜悅而實則誕幻尚不如老子之有益於世况可比吾教之中道乎花嚴云依教修行此語乃百家之總門也吾教非彼教彼教非吾教其實無二其門不一各依自教則多不相妨矣冠貧冠履方屨而鉢食膜拜者是捨吾教也捨經史可證之實而說誕幻無實之文何以異此花嚴依教之旨不如是其偏也修身行己奉行吾教爾如稽古之事載於六經六經之後千餘年之事散於諸史實治通鑑集其散而撮其要爾此

英祖 神考之所以賜後學也又與龜山書云凡溫公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十百而說之一二其於古也不覩不到則其言不若是矣

夫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但使驕吝則雖周公之才已不足觀况如後世有才者輒至於欺君犯上又安可以其才稱耶

夫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此其立言猶寬蓋謂之薄責則未盡無責謂之遠怨則或容有怨也至於子思中庸之立言則愈 矣其言惟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謂之不求謂之無怨蓋無毫髮假貸矣

揚子雲曰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此語能來自

信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此是信得及語

了翁責沈文有曰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二然後養熟而道凝

雜說云止於一者謂之忠持而忠者謂之患患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患所由生者也是說君子賤二而貴一

李參政問於元城先生曰先生以今日時勢尚有可為者若使一旦在位當用何等人才元城曰不借才於異代因以其手翻覆之曰只在這裏蓋謂只是目前許多人才但與變化之爾元城常以問徐擇之徐固然莫知所以荅者曾侍郎云有一人讀夏禮吾能言句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

能言句之宋不足徵也此亦有所本禮記有是故之杞之宋之語

中庸只說顏子大學只說曾子蓋惟此二子之學為可以與此

李八丈李言嘗言人之富貴貧賤窮通得喪各自有定分雖用人如無所加損只是君子饒得一個君子做小人落得一箇小人做

又言人生萬事各自有定分也造物者排布在這裏漸應將去譬如主人請客盞數多寡先後都已定在這裏主人肚裏却知得了只是客不知既其已定則遂旋安排出來客雖不知而其已定之理不容不知也世人容許較心於其間所以為不

知命

又言主人請客雖蓋數已定然其有路時挽蓋又不可以預期也

論語切問而近思何晏云切問者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已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詳

中庸曰君子以人治有人改而止蓋君子之學必審知已所偏處而以人之能不為已所偏者治之如病在虛証則以能誠實之人治之病在輕儇則以能厚重之人治之病在固蔽則以能疏通之人治之誦其言觀其行以移易吾之心志而變遷吾之氣質必去其偏復於人道之正後已如以藥治病必斬

於病已乃可以卻藥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是謂以人治如何如舜而已矣是謂人改而止此克己復禮之學惟顏子為能與於此

高明博厚所以體乎中悠久無疆所以盡乎庸自誠明者中而庸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也自明誠者庸而中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也中則庸矣庸則中矣中故天地位焉庸故萬物育焉惟德之可大為能中其始也以易知惟業之可久為能庸其始也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中庸而天下之道備誠明而天下之德舉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在物有理不可不窮在人有心不可不盡在天有命非人之所

得與也。故不可以人力窮盡。惟曰至之而已。

山谷有詩云：世間盡被鬼神悞，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脚處，從他鼓笛弄浮生。

曾侍郎云：中庸以謹獨為主，一念方萌，莫獨於此，故必於是戒，慎恐懼釋氏云：不慙念起，惟怕覺遲。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履一簣，進吾進也。其進其止，皆在自家。他人何預焉？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人一能之，己百之；十能之，己千之。此是教人力學，以變氣質。不如是，變氣質不得。大抵須是勇猛精進，方有所成。只恁地悠不得。

曾侍郎云：大學之序，只是立言，不得不然。非必先修了身，方始齊家。齊了家，方始國治。平天下也。其實只物格知至便已。是明，德於天下矣。

有弗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一不做，二不休之謂也。

正蒙云：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所得私也。

了翁曰：省軒詩曰：晏吾欲食，天寒吾欲裘。形苦吾願逸，心勞吾願休。鄙智雖不同，物情均所求。於物反吾心，自能憂彼憂。

問如何是敬，余對曰：主一之謂敬。問如今此中相對坐說話，且切要言之，如何是敬，余對曰：須是無間斷。始得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曰：此說皆是，只是未切。

以切言之。如今相對坐。且只是相對坐說話。且只是說話。大學不解致知格物。惟論意誠心正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一理。此便是致知格物。蓋合內外之道。無二理也。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之謂自謙。足也。此是論誠。惟誠能足。其心有一毫不誠。則仰必有愧。俯必有怍。其心不能足矣。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須是用其力。方始有力不足。既不曾用力。如何見得力不足。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二者未嘗用力。安得見力不足。須是真人曾用其力。方可言力不足。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只是善惡字。仁者善端。苟志於仁。安得有惡。

胡文定喜為人開陳講說。極詳。楊龜山尹和靖語簡。

前輩說經。重變先儒舊說。雖時有不同。不敢容易。非如近時學者。欲變則變。斷自臆。不復參攷。見蘇侍即說。李迪與賈邊遇。省時同落第。以當仁。不讓於師。為論題。賈解師為衆。與傳注異。而李落韻。有司遂奏。東馬詔落賈。而取李。重變舊說也。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并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伯克問學道緊要處。於和靖。和靖曰。只要閑邪存誠。他日又問。

亦云閑邪存誠而已他日又問和靖正色責之曰公要許多言語做甚只待要資設柄此事只在閑邪若只恁做將去自然有所入

釋氏有體無用如動容周旋中禮釋氏所無子溫而屬威而不猛恭而安及卿黨一篇皆其所不能到

曾侍郎云孔門弟子每切問而近思切問是切問已事近思是近思已事

太宗朝有一朝士奏對鄙野太宗曰卿可愚拙矣其人對曰臣誠愚拙如聖者然亦勝如姦邪

尹彥明嘗一日竊歎云果如先生所言不虞伊川先生適在旁聽得問曰何歎對曰嘗見先生說橫渠文字有苦心極力之

象無寬裕溫厚之氣今觀正蒙果然遂歎耳伊川不說曰學者最不得如此輕議前輩自家見識到得他這地位也未何得輕議

莫教授子齊云有川僧道顏見識高有頌云喚似一物非他物天上天下出還沒道是無來常現前道是有來尋不得說有說無俱妄想長安大道早如掌昨夜清寒驚覺時手爪元來會抓癢

劉子駒云孫公澤先生嘗論學者有志於道且須看古人長處於其長處必惟恐不及其短處則惟恐自家做到如此處喻居中云詩尚不媿於屋漏室西南隅謂之奧尊者所居也東北隅謂之屋漏去尊者最遠人之常情去尊者遠則必有夷倨

此不媿屋漏所以為戒謹之至。

天長方知觀云相書有言真丈夫無作體姦人無自然君子謹其獨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曰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曰其所何也推此可以知謹獨之旨。

東坡之文妙天下亦自有不滿意處嘗云某盡力着語畢竟形容這潮頭不出如雪輓夫差國雲翻海若家非不極力道只未免有餘恨嘗以語一名士云須是到得木玄虛海賦浩氣漫天際天無畔始得其名士云先生雖云形容海潮未出然先生他作却煞有功夫到處如云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此是甚力量虞宮教詩人力量分限各自不同自古獵詩惟數王維云云

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東坡以為初學語故極力向有云衝風駿馬跑空立走兔蒼鷹控地飛可謂豪壯然其視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為如何東坡以徐凝瀑布詩為惡詩李太白詩豪矣然此之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又不同矣並虞氏云

老杜詩有即其所見而得句者司馬財用云親至其地訪問然後知其實如忠州詩云忠州三峽內并邑聚雲根蓋其州民居市井往往依大石為之又如龍脊灘頭雞子下乃其地有灘石如龍脊狀上有小凹每以水退則其凹中有餘水存焉土人以雞卵就其凹中擊破觀其雞子入水之狀可以下蠶之熟否又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今赤甲無路不通人行安得行人稀之語蓋古之赤甲人行其路後廢矣家子養烏鬼乃

其俗多事烏蠻白蠻鬼此養字當去聲

韓康伯係辭其柔危其剛勝邪注曰夫所貴剛者剛亦存誠動而不違其節者也若剛以犯物則非剛之道柔以卑佞則非柔之義也大壯云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文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世間人患得底愈失之心最重

李機宜孟傳言其先人參政論尹和靖之學云真所謂靜精微

李參政問學於劉待制劉曰某之學初無言句多舊所學於老先生者只云由誠入某平生所受用處只是不欺耳今便有千百人來問某也是這一句

王信伯嘗見陳齋之壁間有溫公畫像正在賓位背後信伯久之不肯坐須令撤其像乃坐既而復往見一士語及此云不惟是背畫像坐不便此自不是書室中玩好之物

文授言其先參政每教子弟凡後生所至處且須從賢士大夫游

潘義榮嘗言人之心術如明鏡有塵垢必以藥磨之讀書如以藥磨鏡多藏書而不讀無益於心術如多蓄鏡藥而不磨多亦奚為

美食勿使廢食則不能受善於人勿使倦倦則不能久節康趙子通丈因論誣謗云士君子須是立於無過之地使誣謗莫得而近方始是神廟嘗問王介甫云司馬光在洛中有人說他

多為商人過稅介甫云臣屢與司馬光同官孰知其為人如光者執拗不通則有之若謂其為商人攬稅必無是事

呂監獄言左仲琰之父能蘇有石橋詩云吐哉巖畔客何不向前行自是人心險無如此路平又有竹詩云老僧不識春頭面但見堦前新笋多

范文正所至延待士人十人使佐其議論此十人議論未必能過文正然固不可無

老蘇似荀子東坡似孟子

仁廟初慷慨論事不屈之意出於范文正公一人文正公以一人做成本朝一代風俗之剛正如許是甚力量徐憲云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說者多不同余以

為十干除戊己土不在四序循環之列惟以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為四時之序甲陽之始庚陰之始先甲後甲三日皆庚也先庚後庚三日皆甲也蓋甲後乙丙丁為庚後辛壬癸為甲皆隔三日俗云久不晴但看甲庚蓋此二日陰陽之始故必有變易氣候不同

嘗見景徑山為楊原仲家普說其間舉數事皆是刺譏原仲云頃在京師嘗至一貴人書院其人正寫一紙文字乃是要去蔡老處陷害一士大夫方讀未竟貴人出曰見其文字否景云不曾見其貴人云必見之景曰公這文字要陷害人未論行與不行只這一念起時已入驢胎馬腹了也豈計他人見與不見

後漢翟璜有言，教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

徐憲云：嘗見邵博說，某人只閉門在屋裏自撰學問，如何得成？吾輩學問亦不必視前輩太遠，往嘗見籍仲滋所說，其視前輩，直是高遠如天之不可企及，亦不必如此。

韓侂城云：明州集韻，然有理會得音韻。來歷處如韓文大木為楹，細木為桷，榑榑，儒樓閣店楔字人止作先結切，而集韻乃讀與榻字叶也。東坡平生不識官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雞登木，此角字與角里先生之字與木字叶也。亦見集韻，角字有兩音，一音鹿角里先生即此音，麟之角振，公族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退之贈唐衢云：虎有爪，牛有角，虎可搏，牛可觸，老杜赤霄行，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觸。

徽廟曾幸簡邱，見支門木問其名，簡王對曰：此名居，出韓文進學解，觀論語所載三子言志時，其師弟子之間游處，其此非僻之心，何自而入？讀者可以想見其意味。

子美正聲諧韶濩，退之勁氣沮金石。

孫倅云：人有記性，有誦性，曾見張子韶說其門人有姓姚者，性頗純，每日讀百十字，至數百遍，終念不得，一日子韶令門人共記通鑑，其父頗以為病，既一二十日後，因門人共講論通鑑中事，此士人記憶甚多，問頭知尾，門人無出其右者，此人蓋有記性，無誦性者也。鄭參議因云：人有三記，有目記，耳記，心記。

伯克嘗作一小詩，道其學問之意，貼於壁間，舍人見之曰：莫只做話說。

釋氏五戒與吾儒所說五常大槩不殊不殺即仁也不盜即義也不淫即禮也不飲酒即智也不妄語即信也然釋戒其迹不若吾儒指其心所以塗殊轍異持不殺戒者未必其心之仁持不盜戒者未必其心之義其他皆然故皆持之雖嚴及其破也不仁不義無所不為矣吾儒雖不立五戒而惟使之由是心廣而克之克其惻隱之心雖不戒其殺自然不殺克其羞惡之心雖不戒其盜自然不盜其他皆然故善友教者莫吾若也

曾吉甫曾託其問呂紫微其詩如何紫微曰吉甫詩學山谷大抵只是於浮標上理會無甚旨趣子通云紫微云句中要有眼非是要句句有之只一篇之中一兩句有眼便是好詩老杜詩篇篇皆然

張子韶論釋氏死生之理云亦是吾儒一說
呂紫微云作詩以三百篇為首詩人之作其美刺箴規咏歌舉合乎道學者學詩須本諸此乃為佳作

拙齋文集卷第三

五言古詩

三山林之奇 少穎

示張直溫

築山必使高鑿井必使深百正戒淺近盛德羞浮沉焉有尺寸
枝能棲乘天禽焉有升斗泉能容橫江鱖借茲論物理足以開
君心嗚在客不足弱在力不力任大道如路然固無古與今

朝乘

朝乘日車出暮載星影還顛冥朝暮中出入咫尺間已覺
素志非更知人理艱小利專欲速大德不踰閑

田涌

古星昏曉中，寒暑已不疑。田家更置漏，寸晷亦欲知。汗與水俱滴，身隨陰屢移。誰當哀此勞，往々奪其時。

雜詠

懷王自墮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為。哭死非為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亦何知。

看白雲愛而成詩

秋風吹白雲，觸處自何谷。初猶半洞門，歛出遍巖腹。零落依水湄，片段掛枯木。餘影透微白，滅跡混空綠。煙蘿自翳島，淑徒縈曲。安知蒼梧野，下覆猿鳥哭。誰能久徘徊，返顧視黃鵠。

舉舉媚學子

舉舉媚學子，居曰不吾知。知而有不能，無乃失於欺。不知未為患，不欺浩難期。咄哉天下懷，何以天下為。

呼雞

雞呼雞來前，犬吠犬至止。夫豈必可及，役以食乃爾。今吾曷為悲，人而雞犬為。自計無自存，西山謝夷齊。

秋懷

槭槭庭樹葉，朝零非昔稠。啾啾草蟲鳴，暮急曉未休。爾蟲無不平，豈亦有哀憂。胡為勞呻吟，與士感傷投。壯士亦何者，哀我與蟲酬。所抱不列陳，調苦難詮謳。極目有遠見，直懷羞曲求。蒿蒸嚴久安，功名忘前收。日月勿未幾，天地今復秋。少壯負所懷，老大安能謀。生無及人功，死骨埋泉羞。

胡為不奮飛，徒與寒餓讎。

四事

會有四不赴，時有四不出。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開閑
過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

高竹

高竹碧相倚，自能發餘清。時時微風來，萬葉同一聲。道污得
夷，理物虛含遠。情階前閑步，人竟思何清平。

村居

日影滿松憲，雲開雨初止。晴林梨栗熟，曉巷兒童喜。牛羊
深澗下，鳧雁寒塘裏。田父酒新成，瓶甕饋隣里。

新晴山月

高松漏疎月，落影如畫地。徘徊愛其平，夜久不能寐。怯風荷
花卷，病雨山果墮。誰伴子苦吟，滿林啼絡緯。

屬疾梧軒

高梧覆新葉，滿院發滋^華。白日一何永，清陰閑自移。慢蟲垂
到也，晴鳥語多時。病肘倚枯几，泊然忘所思。

謝公定和二范秋懷

西風一葉脫，迹已不可掃。蒼有白馬生，朝回焚諫草。誰云
事君難，是亦父子間。所要功補衮，不言能犯顏。

宿舊彭澤懷陶令

潛魚願深淵，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沉冥一世豪。司馬寒
如灰，禮樂邛金刀。

元亮淒其望諸葛翫麟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為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月閱江浪空餘詩語工落筆九天上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尚屬余剛制酒無用酌杯盞欲招千載魂斯文或宜當

題宛陵張待舉曲肱亭

仲蔚蓬蒿宅宣城詩句中人賢忘巷陋境勝失途窮寒蔬書萬卷零亂剛直骨偃蹇勳業外嘯歌山水重晨雞催不起擁被聽松風

春日雜書

昨日為雨備今晨天乃風障風謀自保通夕雪迷空備一常失計盡備力不供因之置不為拱手受禍凶當為不可讓任彼萬

變攻築室如金石何勞計春冬此道簡且安古來家國同

賀雨拜表

羣雲雨事畢振旅不復陳掃天無一塵千里還綠潤晨朝大明賀沙路萬蹄印朝元泛翠瓦佳氣去人近頗聞避斧辰侑膳徹龍筭願君愛物心從此至堯舜

雨後出城馬上作

既雨天氣佳微雲淡如掃欲尋煙際鐘騎馬河邊草紫椹飽黃鸝人家夏蚕老田婦踏縑車隔籬語音好嗟我一何愚讀書浪枯槁不及此中人終年客長道

江月圖

冥冥一月輕不知水與天獨於顛氣中仰見素壁圓超然
狂道士起視清夜闌自拈白玉笛吹此江月寒想當萬籟息
逸響流空煙我從江海來形留意先還何當買魚蓬追
此水墨仙

送葛都官南歸

不羨新為赤縣尹惟羨暫向江南歸江南幕幕梅雨時
風帆差差並鳥飛罾竿夾岫長若梳水籠畝田魚鮮且
肥家在千山古溪上先應喜鵲噪門扉

滄洲亭懷古

瀟水悠悠天際來夾江古木抱山回柵中人物不滿把日晏

市散多蒼苔九疑嶺天古雲埋遙想帝子龍車迴心衰目極何
可望九歌寂今人哀

縱步湘西

今朝不易得天晴閑過江西取意行忽然林外見山色又向
橋邊聞水聲綠竹長松間桃李天然翠幙圍羅綺日暮歸
舟醉不知晚風吹過湘江水

謁客

人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兩無語客
起疾如走避然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塗朝衣冠人生
暫聚鴻集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墨染綠

縹絲自喜如霜白，輸入官家吏嫌黑。手持退印競傳呼，倏見長條染深墨。墨絲歸織家人衣，別買輸官吏。喚遲寄言夷狄與三軍，汝得豐衣民苦辛。

豫章別李元中宣德

舊聞諸李隱龍眠，伯時已老元中少。行作吏各天涯，故人落
落陳星曉。西山影裏識君面，碧照草江畔。子瞻向來問道渺
多歧，只今領畧歸玄妙。老鳳垂頭噤不語，古木查牙噪春鳥。
身在幕府心江湖，左肩右臂但坐嘯。第愁一葉釣漁舟，不容
七尺堂堂表。我今歸卧翠谷雲，君應紫禁鶯花繞。想思
有夢到茅齋，細雨青燈坐林杪。

聞徐師川自京師還豫章

九衢塵裏無停舟，居君陋巷不出遊。滿城惡少弋鳧雁，對
面故人風馬牛。別後天寒燈火夜，歸來眠冷江湖秋。馮驩
老大食不飽，起視八荒提蒯緱。

早春偶題

寒風浙瀝鳴枯葦，小鴨睡殘未起猶。更教細雨結輕寒，生
聽蕭蕭打窻紙。石盆養蒲已抽翠，雕斛栽花生紫擁。
爐閉閣賦幽香，未怕春冰生硯水。

夢訪友生

少年結客長安城，宴喜縱酒一章程。支離老去一茅屋，枕
書卧聞長短更。友生相望止百里，寒夜寥闊無微聲。夢
中乘輿輒見戴剡溪，聊爾扁舟行覺來。遽之一榻上，不

用僮僕爭籬迎吹火弄筆欲書寄窓前白月方亭亭

拙齋文集卷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拙齋文集卷第四

表

三山林之奇少穎

德壽宮賀正表

伏以釋舜負於九重既瞻內禱播堯仁於四表共慶大來
 祿自天申齡由帝與車書列壤怙恃同心中賀恭惟光堯
 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聖學日濟聰明時乂繩其祖武茂延
 七廟之休貽厥孫謀翼燕萬年之業開茲華旦允屬昌
 期臣誤乘星輶遠去象闕月正元日雖不騰壤擊之歌
 春王三朝猶不替華封之祝臣無任

皇帝賀正表

伏以續堯曆象嗣登五位之乾開舜璣衡初履三陽之泰混
車書於五歲輯圭璧於中天履端一元會慶萬宇臣某恭惟
皇帝陛下下巍上蕩下穆上明下斂備福以錫民編摩新皇
極撫辰緯而凝帝績誕啟災圖臣誤乘使輶竭臨海嶠月
正元日遠想重二典之華春王三朝莫陪受四海之籍臣
無任

賀改元表

准唐室正元之規示謹嚴於正始用孔聖春秋之法重改作
於踰年考古驗今體元立極鴻名所錫鼉拊攸同臣某恭
惟皇帝陛下廣運聖神徇齊膺敏光受庭闈之訓誕
膺曆數之歸濟哲惟高遠接建隆之皇統重華協帝

親奉紹興之宸謨廼集大成以都顯號有秩斯祐無疆惟休
日遠乘使輶摩膺詒綵金聲玉振既逢條貫兼總之初霧
塞颺回願覩謀謨咸贊之盛臣無任

實錄院進 神宗皇帝寶訓表

皇祖有訓誕垂奕葉之光王言如綸俾就汗青之載仰窺
謨烈之罔缺退慚才識之非長願因孫謀冀達聰覽竊以
聖惟作則言必成章堯舜之巍乎蕩乎實重華而位非
一姓商周之瀕爾噩爾雖繼體而書豈皆傳孰如我
宋之勃興代有斯文之永寶繇乾興上接乎肇造既首
編摩自天聖下逮乎治平隨亦修纂莫非垂統為可繼
也是以廣記而備載之於萬斯年不一而足恭惟 神

宗皇帝纂五世盈成之業因多方富庶之資丹腹增光於梓材薪樞旁求於樞樞酌民言而更張其化稽古道以董正厥官內修外攘兢兢然而時保大綱小紀郁郁乎其日新蓋首尾凡十九年所記註逾數十帙雖布在方冊之甚備抑撮其機要之未遑肆惟 皇帝陛下慈愛親之仁致奉先之孝有懷燕翼見乎羹墻爰命司存曷諸琬琰苟善政善教之所繫皆聚此書使文子文孫之方來用宏茲責豈曰小補展也大成臣忝以宰司領茲史職雖述故事而不作曾微金匱之功惟監成憲以無愆願託傳巖之義

天申節賀表

臣某言伏以接千齡之寶運德為聖人對四表之歡心養

以天下屬天申之初屆諒帝顧之彌深敢殫螻蟻之微誠用祝乾坤之大造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勇知天錫輝先日新嗣膺內禪之歸不傳文治方懋外攘之業大闡武功重開繞電之符允屬乘蛇之運望堯自昔戴舜之初願對昌期式隆備福千秋萬歲永嚴五日之朝四海九州同仰二天之庇臣屬持使節阻造闕庭臣無任

天申節德壽宮賀表

臣某言伏以慕羶戴舜聲磬四海以同心就日望堯接萬世而如見允屬重熙之運肇開初服之端敢效高呼或陳華祝中賀恭惟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勳高魏漢道入希微方成至佚而至愉益得善傳而善繼延億萬年社稷之福

默照殊方享八千歲春秋之成靜貽哲命瑞開華旦慶匝縣
區治昭九變之傳先受萬國之養既四方丕式見德方縣長發
之休宜黎民於變時雍不改太和之治臣屬使乘傳阻造闕庭
臣無任

天中節賀 皇帝表

為天下君率四海九州而養祝聖人壽以千秋萬歲為期敢伸
中嶽之三呼庸效東溟之萬折恭惟 皇帝陛下重華協帝
下武繼文民復望其來蘇寶運式光於內禎天全付以所覆
皇威方暢於外攘願因多助之歸同納大來之慶惟新美化
既成日闢之功嘉與函生永樂時雍之治

天中節賀 德壽宮表

帝庸作歌業浸昌於大有天其申命福曹厚於中孚輒效嵩呼
用同鼇抃恭惟 太上光堯壽聖皇帝陛下德高古令道滿乾
坤運契千年遜位而儲精燮護神全三月齋心而問道崆峒願
因至佚而至愉益以得名而得壽文謨武烈永息兩地之干戈
堯蕩舜魏長沛二天之雨露臣屬持使節莫造闕廷夙稟
葵誠多逢欽思

芝草賀 德壽宮表

大椿八千歲永哲命之自貽金芝十二莖衍餘慶之家積
系隆我漢陳錫哉周恭惟 太上光堯壽聖皇帝陛下守
位曰仁律身以道篤賓備中孚之美艱艱獲既濟之亨昔
間見廟楹肇開長子之王罷今層出寢殿益彰作室之肯

堂究觀滋至之符若奉諄言之示且屬持使節莫預群瞻申命
用休既拭目觀齊房之頌歸美以報願長言歌天保之
詩

賀皇帝表

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稱之實惟盛德非人力所致而有自至
者是謂正符式觀和氣之祥益顯治馨之感竊以堯階賞英
未為化國之殊尤漢殿芝房且非帝者之休應惟聖有作於
古有光擁純嘏於一時騰騷聲於千載恭惟皇帝陛下既成舜
孝方懋禹功游嚴廊以道相傳惜寸陰惟日不足心合高厚
幸來滋至之天休神介壽康行為並受之王福於赫斯瑞厥
應孔時在兩儀並育之中乃二典絕無之事當先覩之為快
實具瞻之所同臣乘傳有行造廷無日忽忽鬱鬱幸懷闡圖
謀之新蕩窺恨莫措形容之巧

代陳丞相到任表

二年輔政顧何補於聖朝累表陳情遽竊分於閭寄班詔條
而夙駕邇里閉以晝遊恩大難酬愧深無措中謝伏念臣頃叨
躡用居之顯庸豈惟朝綱國體之莫隆抑亦時材人望之非稱
愒日玩歲初無久大之謀美効計功未有纖微之報茲負乘之
為累惟折覆之憂乃瀝悃誠固祈罷免敢圖洪造曲賜包荒
略其往之愆錫以非望之福既蒙善去且獲榮歸卑便殿之隆
名撫全閩之巨壤比蓋伏遇皇帝陛下至誠樂與善始善終
一視同仁成小成大以臣八郡人物之舊必也周察於民情謂

臣兩地臣鄰之聯或能布宣於聖德特沛風雷之號使均雨露之恩臣敢不周爰咨詢克勤無怠雖身在江湖之外實戴堯天然威存咫尺之間常瞻舜日

代恩平郡王謝加食邑表

介藩無似素懷寵通之憂竣事用功更負食浮之懼撫躬觀面拜命汗顏伏念臣賦性顛愚受材謫薄承歡宮邸夙叨猶子之恩分寄宗藩游擁維城之任一違觀闕再閱星霜躬樸學以徒勤積素餐而甚久屬當宗祀之禮舉莫陪顯相之髦忝身任別都神馳文陞豈謂均釐之及首膺錫福之敷疏以真祖盈其多賦儀槐節鉞既履于連大國之疆薪崇木章復占千戶封君之藉疾懷如涉冒德若驚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對

越上靈祇適文考誕啟千齡之瑞運丕陶萬姓之歡心茂育中和有公聽並觀之美道子迎駭歎無專御獨美之私肆今爵祿有比遭遇臣敢不服勤匪懈履正無私佩敬器之箴受祿深虞於滿溢尊直臣之訓盡規庶補於聖明

代陳左相賀 太上皇帝加 尊號表

惟聖為能享帝交孚溥率之情大德必得其名並舉親之禮尊教所暨歡謠實享臣某誠懼誠忭頓首頌首竊竊以道以聖傳天惟堯則究道原之所出與天載以同宗稽古而來於今為盛恭惟 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享天心而立皇極執道要以為民彝誕契時樂式符稱頌享四海九州之備養兼二帝三王之美名盛德茂加函生昌報每切望雲之念

徒多擊壤之歌，臣頃列通，願嘗叨殊眷，一麾出守，莫陪百辟之瞻，終日戴天，難措片辭之巧。

又賀 今上皇帝表

邠禮行而百神受職，爰舉禋儀，家慶衍而四海歸仁，允惟達孝，惟舞蹈之斯極，寔溥率之所同，臣其誠懼，誠抃，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以天為宗，其道甚大，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舉天下之物，無以稱之，游正鴻名，以全備養，渙號所布，聖德蓋乎，宣騰萬國之歡心，藹播兩宮之和氣，臣久違魏闕，外領帥藩，穆 皇上，政遠天顏之咫尺，魏 湯 莫加帝典之形容。

任福建市舶謝 上表

久玷宗藩之職，遽叨使節之名，拜命凌兢，莅官惕畏，伏念某蚤緣樸學，濫中賢科，未更州縣之服勞，偶值聖神之更化，復門給札，首膺試可之求，冊府懷鈔，驟列校讎之職，冒成書而改秩，趨文陛者累年，雖既抱病，猶然竊祿，積歲時之拊養，致筋力之安強，但思農畝之生還，敢望皇恩之下逮，尚圖後效，庸掩素餐，懷德惟寧，而宗子維城，願何裨於尺寸，下斲有稅，而閔貨有燕，詎敢利於錙銖，自省遭逢，誠難報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孔情周思，堯勗舜華，極大身而養賢，備文德，以懷遠，謂臣實儒館之舊，或能通貫於古今，知臣涖閩嶺之氓，必也究知於利病，肆令朽蠹，叨此誤恩，臣叱馭非難，乘軺茲始，願言辭子罕之玉，庸戒身貪，尚

期還合浦之珠式資國富。

賀 今上表會慶節

光傳震器，夙開彌月之期。摩握乾符，甫洽期年之化。千齡會慶，八表同歡。恭惟 皇帝陛下，與日合明，如天廣運。詔歌覲德，識四方戴舜之期。神聖重華，開萬世見堯之幸。氣相求而聲相應，已瞻雲龍風虎之符。車同軌而書同文，將貽河圖洛書之瑞。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四

拙齋文集卷第五

奏議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論為君之道莫先於仁義

臣聞孟軻與人君言必稱堯舜自古為君之盛未有過堯舜者軻之言必稱焉斯為言之至也今觀其與時主論治之際指堯舜以為說者蓋寡矣謂之言必稱焉何哉堯舜禹三聖相授一道其言惟曰允執其中而已自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孟軻然後發揮乎列聖所傳執中之要以曉當世曰仁義軻之言不出乎仁義是所謂必稱堯舜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為

三者非仁義無以為也。故允執其中者，無他，惟躬行仁義之實，上以配乎天之陰陽，下以配乎地之柔剛，則中道卓然而常存矣。軻之學獨得堯舜之正傳者，其要在此。然惜其所與言者，齊梁之主類，皆狹隘褻淺而無大有為之志，是以言雖切而憂憂乎其難入也。漢朱博有言：生所言聖人道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之世，以博之言為過非也。聖人之道，仁義之言，必君如堯舜然後用。唐魏證之事太宗，而太宗稱之曰：證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此蓋孟氏之學。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也。由此言之，親逢堯舜之主，有躬行仁義之實，其於獻納之際，不能以仁義先焉，則非所謂孔孟之學矣。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本乎天，縱學問先乎緝熙，施實惠於寬恤之詔，則萬姓歸仁，攬威福於獨斷之權，則四方慕義。此堯舜之用心，而士生斯時，實萬世一遇也。臣以一介微賤，獲望清光於今日，一有言焉，捨仁義將孰先哉？臣之所言仁義者，非謂人人而撫摩之，以是為仁；事事而裁節之，以是為義也。中心無為虛一而靜，如止水之湛然不動；如磐石之介然不移，則因心所愛，愛無非仁；稱事所宜，宜無非義。允執其中，如堯舜而仁義不可勝用矣。蓋自其寂然不動而言，則曰執中，自其感而遂通而言，則曰仁義。以此事天而與天不息，以此事地而合地無疆，且不勝倦，愛君之誠，竊意聖學所傳，聖心所蘊，實在於是。故輒陳其管見，伏望 陛下堯

舜兢業由仁義行之心廣克此道成能天地使惠無不懷
威無不服寔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損文弊歸於忠實

臣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先進於禮
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其言如此
之不同何也斯文之傳由堯舜至周而備所以欲從周然文之
極則必復其初所以欲從先進至於漢儒董仲舒司馬遷之徒
遂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繼文莫若用夏之忠以是為三代
循還之道此說雖若出於董仲舒司馬遷實孔子從先進之意
也恭惟藝祖皇帝始定大業太宗真宗繼統守成其為
網紀法度簡而易用要而易守雖黼黻治具之文猶有未備

者而體要固已立矣至於仁宗增光皇猷而右文之治始
寔盛於前世乃其時世然也然臣觀慶曆中富弼等所進嘗
取三朝寶訓孫謀編類成書以為大訓每一規模一政事
必從而訓釋之謂祖宗之世如彼而今之世如此乃此在今惟
當以祖宗為法豈其誠不如祖宗誠處文之世固不可以捨乎忠之實也仁宗之治要其歸必本於忠
厚有以也夫自是以來聖聖相傳治世之文日滋月益以底于
今日凡典禮文物法令條章固已如周之粲然大備矣然百
官有司朝夕從事於期會簿書之間則往往惟文之徇而或不
究其實惟法之拘而或不求其意蓋孔子猶謂從先進而
慶曆名臣所以欲每事仰法祖宗者正謂是也皇帝
陛下灼知其然廼於通英進讀三朝寶訓固欲取法乎

國初祖宗之成憲矣。邇者復斷自淵衷。進中謹之言於廷。對
毀奢麗之飾於通衢。此二事者。海內之民舉知鼓舞歌頌。而
臣竊謂宸謨所發。蓋將損文治於有餘之後。而還忠厚於
先進之初。是以其示天下以好惡者如此。而又將不止於此
也。臣願陛下念夫斯民之心。悅而誠服。有在於斯二者。則
舉斯心而加諸彼。凡所施設注措。一以祖宗創垂之初為法。使
百官有司汲汲然。效其忠實。而略其彌文。合於孔子從先進
之意。則德日起而治日新矣。臣無任僭越皇懼之至。取
進止。

乞崇儒術黜異端

臣聞儒者之學。異於諸子百家者。惟其六藝所載。莫非
帝王致治之成法。其舉而措之。則確然有益於世。而非無用之
空言。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至於老氏莊列之書。雖推道原德
窮高極遠。蓋有出乎孔孟之上者。然空言無實。蔑棄人倫。
而不適於用。使學之者。如捕風係影。終日茫然。而無一得。
則徒能竊取其離世絕俗而不事業者。以為自便之計耳。
魏晉之際。崇尚虛無之習。賤教化。薄名檢。至使清談廢務。
以憂勤為末節。以匪懈為徒勞。風俗寢失。不可復振者。由
不知有六藝之學。而異端得以乘間而入故也。仰惟
皇帝陛下。焦勞圖治。所以立道教。誅移風易俗者。粹然一
集諸聖。肆以萬機餘暇。躬灑宸翰。編書六藝。遺文刻石。
上庠。以啟迪學者。此其為崇尚儒術。表章聖經之意明矣。

而累歲科舉取士有司或不能推明上意而所出試題間以老莊之語學者惑焉則於六藝之學未必能定於一也臣竊聞

元祐中呂公著建請兼用經義詩賦取士以盡其能而成

有司毋以莊老書出題故一時詩所得類多端良質厚之士

此良法美意也今之取士既以兩科兼用合乎元祐之

制矣臣願申勅中外學校貢舉考官所試題目亦毋出

於老氏莊列之書以排擯浮偽無實之空言而使世之儒

者一意於孔孟六經之習實名教之幸取進止

乞選求實才以備煩使

臣竊惟陛下總覽宏綱勵精圖乂寤寐英俊蒐訪無

遺求賢勤政真堯舜之用心也然而五年于茲治不加進

國威未振朝綱未舉庶事未備者有繇焉用人之道猶張

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期於不

偏而已矣人才之在天下有三其一曰文詞華藻可以丹青

帝典黼黻皇猷者其一曰持身嚴制行確所為周密謹畏

無類之可指者又其一曰端方勁直沈實通敏可使謀惟

惟專方面而能定計於猶豫之秋應變於斯須之頃者

三者皆才之可貴者也而有用之才為難得此其為文采則未

必過人以細行則未能無缺而實確然有用於世為國

而欲養才於無事之時以待一旦之用必多得若人而

後可歟今彈冠應聘而至者較相擊於塗肩相摩於朝

非不盛也然由前二者之才則多而由後之所謂實用

之才則或者猶患其寡夫有用之才必待用而後用今未用之於臨機制變之地何從知其寡乎蓋自近年以來凡任職乎百官有司者其文采蘊藉畏謹退縮常有餘而肯為朝廷慨然任事者寡也邊鄙不聳上恬下嬉惟其期會簿書之間循繩墨守規矩之不暇苟有一利之可興一害之可除雖心知其然而囁嚅趑趄遠嫌者不肯議避怨者不敢為如是而求其任患恐未易得也且是以有張弓之說欲望陛下斟酌時務變而通之損二者之有餘以益其一之不足文章行藝之士既以不乏於時閭閻秋秋如是足矣惟是確然實用之才可以備煩使而膺劇任者在於求之不病其廣得之不厭其多所得之才為無窮則其應天下

之變亦無窮矣彼駢技儷巧抽黃對白含糊不決結舌不設之人閑居暇日羽儀於朝雖曰濟然可覩然責以大節不奪難矣且之私慮過計率爾及此誠為愚戇惟陛下試以且之言而默求三者之才當不逃於聖鑒哀多寡當幹旋人心在陛下為之而已取進止

損益三說

臣聞易六十四卦莫非聖人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而孔子於易獨歎損益二卦何哉易之為易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而已於此得其要則體易在躬舉而措之事業無難矣恭惟皇帝陛下潛心羲文之道而默契孔氏學易之要適者闕殿廬之側以為損齋躬灑宸翰作為

記文發明損益二卦之奧旨。寫諸琬琰。徧賜廷臣。俾凡儒林之學易者。舉得以聖王為師。而學焉。寔多士幸甚。臣猥以翰墨。備數中秘。抑嘗恭覽聖製。紬繹斯文。竊意陛下之所欲。允臨於此者。其義有三。此皆聖學高明。得乎天縱。而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也。臣請即損益文。彙考義為。陛下別白。而歷陳之。其一日損思以益德。臣損觀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山位乎上。其暖氣實鐘乎澤。位乎下。其涼泉實接乎山。兩物咸和。而萬物生焉。心之本體。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涉於思。則物交於外。而忿慾動於其中。則酢萬變。心有所蔽。而不通者。故損之為德。致其虛

一而靜。不使忿慾之私。或萌焉。則天氣下降。地氣下騰。中虛無營。五官自治。蓋自其一思慮。一玩好。而每損之。以至於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以惟損思。可以益德。其二曰損用以益本。臣嘗謂損益卦。畫實相因而成。義損九四於上。以益初六。是謂損上以益下。夫苟在上者。每損己以益民。則損而不已。其文積而為泰矣。損九三於下。以益上六。是謂損下以益上。夫苟損在下之民。以益乎君。每損而不已。則其文積而為否矣。否泰者。無他。為損益上下之積也。人君躬行節儉。而示敦朴。以先天下。所損者一人之欲。而所全者萬民之命。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矣。蓋自其一營繕一需求。

而每損之以至於穀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以惟損
用可以益本。其三曰損華以益實。臣謹按震下巽上為益，
自春而之夏也，萬物於是而敷榮，允下艮上為損，自秋
而之冬也，萬物於是而孳斂，四時循環周而復始，如其
無秋冬之損，則何以為春夏之益？故為國家者，當夫典
章文物粲然大備之後，必救文之弊，納之於忠，使湛恩
滂沛，誠意交孚，確然務求有益於實，而不區區於繁
文末節，以緩政體，蓋自其一文采一制度而每損之，
以至於盥而不薦，有孚顛若，是以惟損華可以益實。
此三者知之斯為智，守之斯為仁，行之斯為勇，臣惟
願陛下尊此所聞，行此所知，日以就之，月以將之，
損之以馴致於無為，則堯舜恭己南面之治，可以坐致，而損
齋之訓，將與虞書精一執中之言，並垂諸方冊，傳諸萬
世，以為後王法，雖甚盛德，蔑以加此矣。臣以管蠡窺
測，妄議天地之純，全臣不勝冒昧戰悸之至。取 進止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R.O.C.

拙齋文集卷第六

劄

上陳樞密論行三經事

某有少區區管見，輒欲致塵露之益於左右，雖非所宜言者，仰恃愛予之素，不自覺其為黷也。某伏見近有請於朝者，欲以王氏三經義復使學者參用其說，而有司視以升沈多士，朝廷已有新降指揮行下，某竊謂此一事所係於治體者甚大。王氏三經義雖其言以孔孟為宗，然尋其文索其旨，大抵為新法之地者十六七，此王氏之私書也，詎可以垂教立世乎？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夷狄，本朝胡瑗內食之禍考其端倪，王氏

三山林之奇少穎

實居王何之責，其為三經義，在孔孟書中，正所謂邪說誣行，淫辭之不可以訓者。仁人君子，辭而闕之，若救頭然，尚且懼其有以惑世辭俗，亂又從而唱率之乎？此非仁賢在位之所應有也。雖然，幹旋變化以正人心，善風俗，亦願在上君子，所以鼓舞之者如何爾。某服在猷詠，聞此一事，寢處為之不寧者旬浹，輒因通書僭言及此，惟幸 樞密裁度之。

與參贊陳舍人論進取事

某昨者，兩因布綱行及饒州德清縣尉專人去，俱常附竿牘，而便中亦屢拜台翰之賜，蓋前後所承音好，舉無不達者。惟是一書云，自莆轉附而來，獨杳然莫知其誰何，殆不可曉也。某竊聞和戰之說，近已有定論，而大舉之策，皆府實任之，鋒鏑始交，既

仍有虹縣宿州之捷矣，何其神也。雖一勝一負，自是兵家之常，然兵謀所在，一日萬變，惟是不可易之規模，不可不素定于此。夫自巴蜀以臨中原，此不可易之常勢也。亘溫劉裕，昔嘗用之矣。浮江涉淮，以下梁宋，舉齊趙，平燕絕塞，徑拔虜庭，此非不可以望雋功，抑形不便，勢不利，雖如赤壁淝水之二勝，其勢固已有天下大半，然乘此銳鋒，訖不能得中原尺寸之地，是何耶？以不由進取之常勢，雖幸而大勝，若彼尚無以善其後，所謂天時不如地利也。某前書固嘗論之矣，今且云爾者，蓋聞王師之捷，而疑其未得進取之常勢，恐小勝未足喜，而大計不可失，是以越俎議庖，而持以窺管之見，以諗於執事者之聽，竊聞兵不厭權，時焉而已，先人有奪人之心，震霆不及掩耳是也。後人有待

其衰取果者，須其自落是也。今既驚泗宿，震毫汴，則彼既知掩耳於霆震，而不失為奪其心矣。則為吾計者，固當假以歲月，固吾圉，使不可犯。徐為進取之塗，以待其自潰自落，而後取之，不亦便乎？恐未宜若此，其亟也。今替府英傑如林，鷹揚有日，韜鈴畢湊，誨之熟矣。一介陳熟之談，豈宜冒昧輕進於此時？誠為犯分，顧以蒙左右愛與之素度，越流輩當門下任重道遠，且將赴功名之會，為國致命之秋，則某不敢自同他人，貢諛說之談，以為佞，而辜左右平昔期待之厚，是以狂瞽至此，僭易之罪，惟門下亮之。

上丞相論豐儲倉事

某嘗謂穀粟者，生民之大命，國家之興替繫焉。古之為國者，三

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蓋其所以壽萬民之脉，開國體之隆者，舉積諸此也。恭惟

國家永念國計，開隆治體，近於行在，創置豐儲一倉，於戶部歲計之外，廣為豐蓄，可容百萬斛，以為旱乾水溢之慮。德至渥也，某竊以為是舉也，正三代聖王所以壽民脉，隆國體，為不可拔之基也。雖使皋夔伊呂復生，所以體國愛民者，何以加此？某竊嘗俯仰農畝，觀此規模，竊謂是舉也，達之天下，則餘財餘力，蓋將不可勝用，願令諸州各准此，置豐儲倉一所，當樂歲豐年，廣行收采，專以待飢饉發散之用，則旱乾水溢，有所恃而不恐，誠為當今莫大之急務也。

論兵農劄子

某竊嘗謂魏張華善於說辭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而疾之此其為辭說可謂曲合乎夷夏之情矣魏之所以強大於中原維此之故也恭惟本朝祖宗定都於大梁聚百萬之兵轉漕江淮六百萬斛以給之承平之時大梁之兵安坐而食不知有江淮農民之勤江淮之民按堵而耕不知有西北備耕之苦兵農之勢不合不知其相為資也南遷以來兵與農合而在江左數十州之地夫既相與雜居混處則兵農分其勢兵必擾農而不念其疆畝之勞農必惡兵而不念其有兵草之

險此其所以相視藐然而莫知其相為用也某竊謂今之急務莫若明以曉譬如張華之言使兵民農民皎然心知二者之更相為用則胡越一心中外同力以守則固以戰則勝誠確然不可奪之勢也管見如此乞賜鈞念下情皇恐之至

通問虞樞密在蜀川劄

某昨者致書右府得闕徹瑩聽已聞鈞旆出為護視之役自是門牆益遠雖欲通問其道無由竊惟茲者陝路之行實膺一時之機會左右疇昔淮淝之勲烈固已著聞於夷夏震懾乎狂虜而見於已試之效矣舉斯加彼任此有餘而過計者猶未能深信也肥水之謀挫虜而奪之氣所異於謝氏者無幾矣然而使虜酋既誅成師而退匹馬隻輪之無失如符堅之斃而國不亡

者是則一時機會之失，有不可悔者。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將不在是舉手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彼者，此未足追恨也。

通問汪成都

間者經年未嘗一通記室之問。雖道路阻脩，里居僻左，勢則使然，抑私心卷卷，所以向慕乎盛德至善者，初不若是恕也。比者伏聞叱馭馳板，捫歷參井，備嘗艱險，已獲善濟，台嫺內外，均燕福履，恭惟驩慶，竊惟全德君子，心合高厚，次舍所臨，天地神明，舉欲扶持而安全之，是以履險如夷，適遠如近，其困必亨，其貞常勝者，固其所也。即日浸涼，伏惟稅駕錦城，初盼教條，未占已孚，吏民慰悅，已興來暮之謠。聞蜀同風，古語有之，某雖遠去函丈，邈在數千里之外，未聞蜀民喜譯之詳，然去秋自泉舶罷官

而歸，甫及里門，即聞里之士民稱道，豈弟仁明之政，洋洋不絕口，而甘棠之愛，緇衣之好，于今未泯，以在此之無斁，有以見在彼之必無惡也。某以去年此時到家，今既旬歲矣，杜門而却掃，且復溫尋舊學，然性質蒙蔽，疑誤未釋，其思欲一侍謦欬于門下，此情不啻飢渴言念疇昔，雖荷與進教載之私，最厚而一自都下請別之後，蹤跡靡定，雖願承顏接辭，而彼此參商，每若相避，然冥頑之質，無從啟發，天實為之命也。奈何某里居逾年，服廛井臼，諸况粗遣，抑退之所謂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每有此難，比再申奉祠之請，未知能諧遂否，某自還里，即欲一布問幅，其道無繇，子浩都幹親表中之親俊也，往依幕府，其行遽甚，失此佳便，後雖欲附致書問，愈難矣，而萬里行李，聞其頗以書

郵為撓而憚於負重。某今所附者，期於必達而不以多儀為禮。是以簡去苛細而惟以幅紙布其梗槩。所欲言者，其他固不敢一一及之。又念萬里一書，非所以通寒暄、叙睽闊而已。誠亦冀萬里有補於左右，以見忠告之勤，不敢虛施也。蜀地自今日言之，誠朝廷根本肘腋之所係，而左右方且任此重責。據此要津，其於舉措之間，悔吝安危所係，不可不深長思也。將相和則士豫附，惟平唱而後勃和。艱難時相勉以忠義，必躬動而後李應。此前識之所已試，而後來之所當法也。惟左右宜念之。毋遠近功，毋貽後患。四方善類，所以期望乎門下者也。此外復奚足道。惟萬萬為廟朝愛重，不宣。

問候陳都大

某昨在泉城，治任將歸，始知左右有浙漕之除，聞命即西。某念遠去函丈，自此睽隔，誨席蓋嘗因便一布記室之問，不審曾得闕徹聽盥否。某去秋還里，即游聞杖節入蜀，萬里出使，蓋由精忠壯節見於已試，深結媿知，寵命益厚，大用有階，履仕茲始。縉紳士大夫所共慰悅，匪直蜀人之公願也。抑正直靖共，自信不回久矣。絕準平直之下，豈無側目者。捫參歷井，膺此賢勞之任，豈曰無因而然哉。然金之百鍊，水之萬折，其性固有根乎一定，而必不可易者。豈以險夷而更其操乎。近聞旌旗西去，已踰岳陽。其距稅駕亦無幾日矣。即辰浸涼，恭惟攬轡慨然，不澄自肅，威望隱然。已介燕閒之備福，起居佳勝，眷集均裕。某里居踰年，粗安區廛之守，靜閑無事，遂得杜門壁觀，稍收放心，為自牧計。

而質弱機鈍、未釋疑情、礙膺之物、何時嘿然、頗有此嘆耳、某一
自還里、即欲布叙問禮、而介居每乏便郵、渴時玩日、坐成睽間、
以至於今、今也子浩都幹之行、而不可以失竿牘之修、又聞其
厭於書郵、且將為殷羨之舉、某念苛為禮節、而不免於自浮自
沈、則欲勤而反成曠闕、是以止於幅紙、惟布露膏素之所欲言
者而已、蜀陝形便、勢利實南、戒用武之國、於其攻取、有建瓴之
易、其守禦、有天府之固、而世之事體、有難言者、交驩平勃之策、
基於陸賈一言之間、然投機之會、間不容髮、要在察乎幾時之
宜耳、此外復何足重、勤聽瑩、

拙齋文集卷第七

書

上宰相書

時在書省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九月某日具位某謹齋沐皇恐百拜獻書於某官鈞座夫所貴乎豪傑名世之士者惟其能任天下之重也任天下之重者必能以其身當天下之患卒然犯之而不懼吾固有以待之者矣無故驚之而不動吾固有以察之者矣夫然故雍容廟堂而精神之運可以折遐衝於萬里之外誠非凡庸之見所可俄而測度也易曰雷風常君子以立不易方夫迅雷風烈有可畏之威而且出乎人之所不意在常人之情鮮不為之變色易操而由

君子處之方且優游無事其所立之方未嘗輒易何哉彼誠知雷風之所自来而識其勢之所極則雖歷萬變而吾之所立常自若也不有雷風又何以見君子之常乎符堅擁百萬之師長驅南伐為晉計者亦急矣謝安石乃於此時命駕登山圍碁賭勝鎮以和靜夷易若未嘗聞者本朝景德澶淵之役戎騎大入充斥河朔先正寇萊公實建親征之策章聖皇帝每使人視相國何為則曰酣寢中書鼻息如雷此兩賢者苟謂其漠然曾不以經濟為意則夷考其時選將厲兵秣馬儲粟以為戰守之備無一不足者而謂其誠有所圖回注措又未嘗見其為之之迹焉究其所以然者德搵而後能定能定而後能慮慮臨機制變之道固如是也不如是世亦何貴乎豪傑哉某愚不肖昧於治

道竊觀朝廷與北邊諱信修睦固結和好以休兵息民民之不識干戈戰鬪之事者二十年於此邇者道路傳聞若有變於疇昔中外人情以淺意料之以私衷度之初不能無疑信相半於其間獨幸夫廟堂之上深圖遠算固已前定乎胸中而視彼之從違去來未嘗不置之度外故其不易方於所立者如山岳之不可搖而民情賴之以安國體賴之以寧是豈徧中狹量輕愠易喜者所可涯涘哉夫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善用兵者無赫赫之聲凶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其老弱羸畜者是乃所以要利而欲戰也使彼誠有意於用兵則其謀愈深其迹愈匿必將示我以無足畏之勢矣今則不然兵之未動而其所經營都邑器械川陸道里土功之役凡道路之人舉得而知言之其然豈

其然乎。胡人之俗，安於窟穴，而以水草為生，射獵為娛，其轉而居幽燕，固已出於不得已，而非其心之所樂矣。大梁我中國之舊都也，彼何樂於是而欲亟居之乎？使其果遷而居焉，亦豈彼之福也哉？赫連勃勃亟戰有功，羣臣勸其舍統萬來居長安，勃勃曰：我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魏與我風俗畧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界裁百餘里，我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勃勃此言誠是也。都長安者虛名耳，而失統萬之實利焉，則赫連夏必不為也。汴都之距幽燕亦遠矣，而幽燕距彼之窟穴，又其甚遠，彼曾不顧兩河結集之黨乘其前，諸蕃部落之彊擣其後，乃舍實利而徇虛名，獨無赫連勃勃之慮乎？劉元海石勒符堅慕容垂皆英武絕人，且以雄

視朔漠，其所以經營中夏，不旋踵而覆亡，輒及之者，惟其不自安於氍毹之俗，而僞寓於冠帶之鄉，如棲虎豹於江湖，束猿猱於園檻，豈能一朝居耶？故凡近日傳聞已甚之談，疑似無實之迹，皆未必然也。然有一於此，天下有大信，惟中國禮義之鄉，為能守之，惟仁聖之君，忠厚之佐，為能履而行之。春秋之時，秦楚齊晉諸國，日尋干戈，以相征討，而會盟興焉，始未嘗不相要以信，而其口血未乾，渝盟以逞者，衆矣。何則？信固難守而難行也。君子能為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我之能信可必也，其安能使他人之心亦如己之心乎？委敬為漢建和親之議，以謂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冒頓在固為子婿，歿則為

外孫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司馬溫公論之曰：骨肉之恩，尊卑之序，惟仁義之人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頓哉？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此其意蓋謂冒頓禽獸之心，固難以信義望也。使彼誠能推信義於人，而必不肯殘民於鋒鏑之下，則固不忍為鳴鏑之事矣。彼則有大不忍者，而吾顧以常不忍人之心望之，婁敬之術踈矣。今之南北通和，蓋二十年久，於和而不欲復戰者，亦人情之常也。苟不欲復戰，則其所賴於和者重；彼知吾之重於和，故每出其虛聲而示吾以欲戰之意，非其果欲戰也。將以堅吾和也。是以常執其機以要吾，而吾必黽勉以從之。如是而和，故信不可保，而其和難必也。欲和之可必，則宜無憚於戰，以戰而和，其機在我。然後操

縱予奪，惟吾之所欲為。章聖澶淵之役，既與契丹約和之後，中國長無北顧之警者，用此道也。當契丹擁兵南來，其意固以中國為厭兵而憚於戰鬥也。曾不知吾中國所以為戰守之備者，有素矣。當是時，雖朝臣有獻避狄巡幸之策者，而獨畢文簡公、寇萊公力贊章聖為親征之舉。虜人既不利於北平，又敗於保州，又敗於定州，知中國之有守備而無畏乎戰也。於是情見勢屈，而王繼忠致書石普，始以虜人之意來求和。由是曹利用銜命出使，以議和好，而親征之行，初不為之少輟也。夫始其為親征之計者，以虜之欲戰也；彼其既請和而通使，則不戰必矣。鑿與固可以無動矣。章聖皇帝方且謂輔臣曰：戎人雖有善意，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已許之。然亦宜為之備。朕已決

成筭親勵全師况狄人貪憚不顧德義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於一戰可再督諸路將帥速會駕前仍命陳堯叟乘傳赴澶淵北寨密諭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由是大駕順動親督六師臨幸澶淵歡聲沸騰士氣百倍虜人再失酋帥褫氣奪魄求哀請命惟恐不免至是而後許之以和故能使狼子野心審知戰之為害和之為利乃可長久也彼其人懷章聖之恩而不忍負畏章聖之威而不敢犯雖百年無戰可也由是知和則不戰戰則不和而無憚於戰者是乃所以為和也今之欲使北邊保其和而不失者惟其以章聖澶淵之役為法無憚於戰而已矣苟無憚於戰彼其萬一不顧和好之重而稱兵以南來則吾所以待之者亦惟聲其背盟之罪而會師以北討有

進而無退此不易之至計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將欲有事而無憚於戰必於無事之時先為可戰之備以待之戰之所須者不一而足士馬也器械也城池也資糧也芻茭也舟楫也俱不可以無備而其要則以人才為先兩軍相交惟人材之裕然有餘者勝而勢之強弱衆之多寡不與存焉謝安石挫苻堅於淝水議者以為幸而勝非也堅之發長安戎卒凡十餘萬騎二十七萬號稱百萬旗鼓相望水陸齊進其勢非不盛而安石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幼度為前鋒都督與謝琰巨伊帥衆共八萬距之雖衆寡不敵而較其人才之優劣則幼度之後固足以吞苻融姚萇輩有餘矣堅之登壽陽望見晉兵部陳嚴整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觀此則晉之人材可知

矣。是以雖有如林之旅，而其將士不競，則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而聞風聲鶴唳，舉以為王師。又奚以兵多為哉？故養人才於無事之時，以待有事之用，不可不以為急先務也。凡天下之所謂人才者三：其一曰文章華麗，可以丹青帝典，蒸飾王度者；其二曰持身嚴撻，行確所為，周備謹密，初未嘗有纖瑕微類之可指者；又其一曰沈實通敏，可用之才，可使謀帷幄，專方面，而能定難於猶豫之秋，應變於斯須之頃者。三者皆才之可貴者也。而有用之才為最難得，此其為才，以文采則未必過人，以細行則未能無缺，而沈實確然有益於世，故為國家者，養才於閒暇之時，以待倉卒之用，必多得若人而後可。由前二者之才，其文非不工也，其行非不謹也，以之當平居暇日，羽儀朝廷。

可笑。一旦乘之以緩急，往往如賈誼所謂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非所與共患難者也。龐士元曰：儒生文士，豈識時變？識時變者，在乎俊傑。然則考其可與共患難者，亦在多得夫識時變之後傑。詎可以專仗乎儒生文士哉？今之人材，彈冠應聘而亟，星列棊布乎職位之間，可謂甚盛矣。然由前二者之材則多，而由後所謂實用之才，則或者猶患其寡。夫有用之材，必待用而後見。今其未用之於臨機制變之地也，何從而知其為寡乎？蓋以近十餘年來，凡任職乎百官有司者，其畏謹退縮，常有餘，而肯為朝廷慨然任事者寡也。事無難易，惟在乎任之而已。平居而肯任事，是乃有事之日，所以能任患也。邊鄙不聳，上恬下嬉，惟是簿書期

會之間、循繩墨、守規矩之不暇、苟有一利之可興、一害之可除、雖心知其然而囁嚅趑趄、畏首畏尾、遠嫌者不肯議、避諂者不敢為、如是而冀其任患、未易得也。用人之道、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文章行藝之士、不乏於此時、閭閻秋秋、如是足矣。惟是實用之材、智謀之士、可以脩龕使而膺劇任者、要在於求之不病、其廣得之不厭、其多所得之無窮、則其應天下之變、且亦無窮矣。章聖澶淵之役、其一時人才、所賴以制敵者、以其文章言之、則未必工、以其細行言之、則未能無缺、所以能挫強敵而奪之氣者、一皆可用之實材爾。故其扈駕、則王超、李繼遷、高瓊、其守禦、則魏能、石普、張凝、田敏、王與、賈宗、李延渥、其漕運、則張齊賢、丁謂、董龜正、李亞苟、其約和

則曹利用、此其大畧也。若其他姓名、見於國史者、甚衆。凡此人才、非其至於有警而後求、臨戰而後得也。其養之有素、則縱橫顛倒、惟吾所用爾。蓋天下之才、隨叩而鳴、隨唱而應、未有吾以是求而彼不以是應者。特患不知養之於無事之日、而欲用之於有事之時、則倉皇四顧、莫知所為、果能定大業而立大勳乎。譬如養木者、必有以灌之、溉之、則可以冀其為棟梁之用、養馬者、必有以芻之、秣之、則可以冀其為攻遠之用。彼其蹄為實用之才、智謀之士、亦必翹然有以自異於人、而不甘與凡下者伍也。如能養之於閒暇、則為机益深、為力益銳、為志益廣、出而任國家之事、宜其綽綽然有餘裕矣。不養而求其用、是何異不灌不溉而欲木之支大厦、不芻不秣而欲馬之致千里、胡可得哉。

伏惟秉鈞之下，以章聖之既效者，創為一定之規模，主張而力行之，則吾國益強，吾政益舉，內治已立，何外攘之足慮哉！區區管蠡之見，幸賜鈞念，某下情懍惕之至。

上宰相書

時任福建市舶

某冥頑之質，疇昔荷門下知獎成就之大賜，缺然未知所以報稱。洪造之萬一者，而疾病痼之，俾不獲以駑鈍自効。今者恭遇鈞旆還朝，再持魁柄，以彌綸海內之務，贊翊聖主，登崇英俊，以開創太平之基業。某當此千載難逢之會，幸而沈痼有瘳，誠願伸喙披臆，一展胷臆之所欲言者，以圖報恩造之萬一，豈敢泯默以自棄於妄庸無取之域哉！某切觀聖朝近日，厲兵積粟，脩車備器，圖為大舉，將欲感牙犁庭，深入朔漠，禽頡利，朝呼韓，以

紓吾中原士馬之憤氣，盡還祖宗之土壤，蓋有日矣。廟朝之上，宗工碩德，誦之既熟，策之既精，方且旁諏博訪，不遺一介之善。此正儒學之士披肝膽，露情素，以自竭智勇之秋也。果宜隱情惜已，自同寒蟬哉！某切有區區管蠡之見，願借竿牘之勤，致諸門下，自謂稍合時宜，未知果可以裨助朝議之萬一乎？姑試陳之。惟門下擇焉。某切嘗謂天時有機，地理有宜，行其機，天不能使之敗，失其宜，地不能使之勝。是以自古英雄之大有為於世，豪傑將欲出而赴功名之會者，固自有進取之常勢存焉。唐一行合兩戒，山河分為南北二紀，南紀之地，經緯吳楚，纏絡江漢，雄據山河之半，而惟以巴蜀為負險用武之國，蓋巴蜀者南紀之首，而江漢上流，固其尾也。昔者三國鼎峙之時，劉備得其

首而尾不掉，孫權得其尾而首不振，是以兩無成功。孫權之於吳，非無賢能，非不英武，然而算計見效，卒以不贍者，何哉？蓋由江左以圖中原，非所謂進取之常勢，而其進取之常勢，實在南紀負險用武之國，則巴蜀是也。古之人由江左而得中原，收成功，蒙顯效，蓋有之矣。劉裕、苻溫，其人也。溫之舉也，以先得李勢、裕之舉也，以先平梁、益，莫非用以為資也。然則由江左以圖中原，必以巴蜀為進取之常勢，其理昭然無疑矣。譬之人之四支百體，平居暇日，脩容儀，飾言動，固不可以闕一，至於與人鬪，則用力舉在其首焉。有與人鬪者，不由其元首之力，而求以求勝乎？由江左而圖中原，縱使其兵謀將略，能以僥一時之勝，如周瑜之赤壁、謝元之淝水，論其勢力之所至，固宜有天下太半，而

曹操符堅，厄於此時，一敗塗地，瀕於死亡，不能自振，宜其乘勝席卷中原之地，以全三光五嶽之氣，立成帝王之業，為萬世社稷永永之傳，此破竹之勢也。然而吳晉之所幸者，惟此一勝耳。一勝之外，曾不得中原尺寸之地，是何耶？蓋由江左而圖中原，必非進取之常勢，雖乘此二勝者，尚且無以善其後，而況其瑣瑣者乎？朝廷比者，肆六月北伐之師，前茅所指，曾未旬浹，遽已有虹縣符離之捷，捷音所暨，驩聲喜色，周浹寰宇，某於是時，實持此窺管之見，固執不變，方且以平昔冒臆之所懷者，為王師旦夕慮之偶，有專介部本司綱運至淮上，某不避僭越，遂以區區此言，為督府參贊舍人諸公言之。未幾，忽聞王師覆於符離，其所挫衄，視疇昔之勝，有不足償者。某妄庸人，豈敢繆謂未戰

而能知敗證，蓋以天時之機、地勢之宜，而審觀之，實見夫是理之昭然，是以設為不易之論如此。今既噬臍之不可悔矣，敢復以是為門下獻，切謂王師他日必欲北首以圖中原，復故壤，其勢必宜用巴蜀為資。諸葛孔明所謂天下有變，則一軍向宛，一軍出秦川者，此實不易之常勢也。巨溫劉裕之功，可觀矣。或乃浮江涉海，以下梁宋，舉齊趙，平燕絕塞，徑拔虜庭，此非不可以望雋功，抑形不便，勢不利，非所謂進取之常理，則必不可以一望十全之功也。夫兵不厭權，時焉而已。先人有奪人之心，震霆不必及掩耳是也。後人有待其衰，取果者須其自落是也。王師曩日既已驚泗宿，震毫汴，一勝一負，更相乘除，則彼既知掩耳於霆震，而不失為奪其心矣。為今之計者，固當與以行權，導養時晦，假之歲月，謹吾內脩，外備，使江淮藩籬之圍，截然有不可犯之勢，然後為進取之常勢。因用巴蜀為資，出於負險用武之國，以乘其自潰自落，然後取之，不亦便乎？政不宜若是其亟，某眇才踈遠，率爾有言，遂僭干于庶議，誠為犯分，誠為躐等。顧以受門下深知政圖，所以裨補萬一用之所在，遲之歲月，不可追悔者，是以屬因專介，即遽為門下言之，誠冀愚者之一得，或有以裨高明之萬一耳。冒黷威嚴，下情不勝皇恐之至。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拙齋文集卷第八

書

上王參政

某嘗學詩於三百篇披之味之習之熟之詠之歌之竊以謂無如衛風淇奧之詩為最美最善也夫三百篇之詩出於溫柔敦厚之作皆古詩也其被於國風雅頌之音則皆古聲也刪其不合於理而存其合於理者則皆經夫子之手也而獨有取於淇奧之一詩者何也蓋是詩實具六義四始之體而他詩無有也雖文武成康雅頌之詩為治世之音然雅止於為雅頌止於為頌而已俱未若是詩之備也某嘗潛心於是詩而商論之矣觀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其序謂是詩也。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序之此言。其發明此詩之旨。可謂深切著明矣。武公為周之蕃宣於外。而德盛業崇。其一時之諸侯莫加焉。故舉斯衛國之政。達之天下。而進為天子之上公。其政亦猶衛也。詩人作是詩以美之。而序者撮其樞要。為之發明。以謂武公之所以入相於周者。其德有三焉。有詞章一也。能聽規諫二也。以禮自防三也。三德而有一於此。已足優於天下矣。而况衛國乎。此序詩者之所以為善學詩也。今推序之所明。以求於詩。蓋有可得而言者。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蓋所謂有詞章也。斐者。詞章之可見者也。他人之文章。能取况於一物。已彬彬然而

可觀。武公兼是數者而有之。美孰加於此乎。寬兮綽兮。倚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則所謂能聽其規諫也。武公之在春秋之世。最為能聽規諫者。國語載其年數九十有五。猶箴警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彼其在耄期之歲。居輔相之位。猶孳孳於箴規如此。其至况當其春秋鼎盛之年。方如綠竹之猗猗。青青乎。寬仁也。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言武公之待卿士。有寬仁綽緩之度。凡以規諫來者。無所不容也。或其言之有過。而推其樂與之誠。方且以一張一弛之道。亮其善戲謔之不為虐矣。此武公之盛德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夫以武公之年高。德劬。為世壽俊。當世卿士之乘重較者。孰有出其管蠡之見。而

能補其德善之萬一乎。而武公方且恂慄根乎其中，威儀華乎其外，惴惴焉若有所甚畏焉。想其威儀之赫，咥其必如鄉黨之稱孔子，有所謂翼如，瞻如之容矣。其自防以禮，至於如此，則其德之所就，又為如何哉。詩人以是形容武公之盛德，而言其所以入相於周者，由此蓋舉衛國之人，咸稱願然而樂其如此也。故是一詩之在三百篇之中，獨為具六義四始之體焉。詩之六義，一曰風，風也者，有以風激而微言之也。此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為虐兮是也。二曰賦，賦也者，有所鋪陳而歷言之也。瑟兮僖兮，赫兮咥兮是也。三曰比，比也者，有所形容而喻言之也。如切如磋，如金如錫是也。四曰興，興也者，有所感動而借言之也。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五曰雅，雅也者，有所稱述而正言之也。

寬兮綽兮，猗重較兮是也。六曰頌，頌也者，有所形容而美言之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是也。蓋不必乎闕雉鵲巢之類，而後謂之風，不必乎鹿鳴鴻雁之類，而後謂之小雅，不必乎文王生民之類，而後謂之大雅，不必於清廟那之類，而後謂之頌。由詩人之詞，分是六義，而四始在其中矣。此淇奧之詩，所以具六義四始之體，而在三百篇之中，為最善最美焉。學者之所宜盡心焉者也。不惟後學者之所宜盡心，雖孔門之學詩，亦尤留神於是一詩焉。夫子於大學之篇，蓋嘗舉是詩而為之訓釋其義矣。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咥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蓋言武公之所以入相於周者，無它焉。唯其有是

盛德至善，民之所不能忘也。子貢之學詩亦然。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夫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則有得於此詩之義，而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夫子從而稱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蓋亦言武公之所以入相於周者無它焉。惟其富而能好禮，是以其能聽規諫，至於如此也。夫惟淇奧之詩，見於孔門之所稱述者如此，見於作序者之所發明者又如此。武公之所以入相於周，耄期道以居天下之廣，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享天下之備福，而不為過者，豈偶然哉？某愚不肖，自弱冠知書以來，固已三復是詩。如南容之三復白圭，心滿意得，而不能釋手矣。年日加長，閱世浸熟，而益知初心之可信。每謂在

三百篇中，若召南之甘棠，衛之淇奧，鄭之緇衣，皆盛德事。人之所欲致意，學者之所宜盡心焉者也。然觀近世之為政者，因陋習簡，鮮克由此。蓋嘗掩卷太息，而浩嘆夫盛德事之不可復見矣。伏自判府端明參政之為政於此邦也，一年而民畏，二年而民愛，三年而民樂。行將以政平訟理之課最闕，徹乎明日達聰之朝，而入相天子。某採諸輿人之所稱頌，而退揆乎愚昧之所沾蒙，輒以淇奧之所稱道者，而擬倫焉。竊謂淇奧之美，衛武其所以入相于周者，惟其有詞章也。惟其能聽規諫也。惟其以禮自防也。是以上獲乎君，下獲乎民，昭升敷聞，咸臻其壺焉。今某官之所以藹民譽，對主知，將遂入相於天子，以鈞陶乎四海九州之衆者，亦是物也。某在閩俗比屋之中，所以知盛德至善

之舉合乎淇奥詩人之所詠者，蓋身親而躬履之，誠知夫有此三德之備，而非得之臆度之餘也。是以形諸翰墨，不揆狂瞽而冒獻此詩之說，以預為自衛相周之慶，不自覺其為辭之費，禮之黷也。昔駿蔑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駿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馬，某自聳觀神明之政以來，懷此淇奥一詩之見，欲陳諸門下久矣，而未得堂下收器之便也。今既可以言矣，不避夫辭之費，禮之黷，輒冒昧而僭陳之，姑令足以表見夫言之不可以已焉者而已，非敢有他冀也。

上何憲

某嘗觀孔子有言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誨，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雖四言而實一言也。其大要為誨學而言也。誨學而明，則德之必脩矣。聞義之必能徙矣，不善之必能改矣。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其惟誨學乎。夫學者聖人之盡致，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無非學也。六聖人之所以汲汲者，以彌綸天下之事業為學者。仲尼環轍天下，卒老於行，於事業無所施設，則惟以誨學為其事業。六經之書，皆誨學之所成就也。論語之書，皆誨學之所見聞也。三千之徒，七十之士，四科之目，其朝夕所以肄習乎洙泗之上，杏壇槐市之間，閭閻秋秋濟濟翼翼者，捨誨學無餘事矣。故誨學而盡其道，莫夫子若也。今其言方且以學之不誨為憂，豈夫子於誨學之功而果歛然有所不滿於心乎，非然也。聖人之言此，將以啓發世之學者，使之進

進於是則無所復憂也。夫子之於禮經，蓋嘗盡論夫誨學之功。以曉學者矣。其言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藝以種之，誨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政樂以安之。學之必有誨，猶耕之必有耨也。耕而不耨，雖有善稼，而荆棘草莽，雜然生於其中。求其邑茂叢密，沒世而不可望矣。惟學亦然。禮以耕之，義以種之，良田美種，既得而施功於此，不有誨焉。此茅之所以塞其心也。此學殖之所以將落也。此鹵莽滅裂之所以報予也。雖欲聚之以仁安之，以樂亦無因而至矣。故繼以治情田者五，而誨學以耨之者其要也。古之善學者，有弗學，學之而其不能，則必不措也。有弗思，思之而其不得，則必不措也。有弗辨，辨之而其不明，則必不措也。有弗行，行之而其行不篤，則必不措也。人一能

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夫既於常人之情，用其千百倍之功，則豈以少有得而措之哉。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道也。愚猶可得而明也，況於明而益明乎。柔猶可得而強也，況於強而益強乎。博學審問，深思之於其始，力行之於其終，而必其辨之之明於其中，然後見善明而不為異端邪說之歸，故所以為誠明之學者五，而誨學以明辨之，亦其要也。然則學之不誨，豈非聖人之所宜憂乎。學於聖人者，雖其所得之粹駁，所入之淺深，固自有差等，然究其處心，無非以誨學為其急先務者。如子貢之於詩，是其師弟子之間，相與誨學之尤深切著明者也。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則有悟於詩之切磋琢磨之義，夫子許其進於誨學。

之益而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則有發於詩而曰禮後乎夫子亦許其誦學之益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此二者其為誦學之功深矣然猶必有所答問辨論而後能推明道學之益焉其辭費矣非其至者也德有進於是者則無所事於答問辨論而深造自得之者曾子是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此則於一唯之間心通而默識之雖一辭不必措也其為誦學之功抑又深矣然發於一唯之間以會一貫之理猶且容聲也德又有進於此者一唯之聲亦不可得而聞也顏子是也夫子稱之曰吾嘗與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

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殆不容聲矣曾何一唯之贅乎此其為誦學之功深之而又深矣回雖不容言而夫子猶有循循然善誘者存德又有進於此者則兩忘言矣溫伯雪子是也其見仲尼初不言也仲尼亦不言也相得於目擊之間而道存焉如以燈對燈光光相涵以鏡對鏡照照相入至於是則無講亦無學也蓋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耳順而目擊焉者此夫子縱心踐形之地而溫伯雪子亦進於斯此其所以與夫子並立於至聖之域而無以復加焉者也雖然此聖賢之所獨進者非可以常理期常材到也惟子夏子貢之有所答問辨論以推明其理而輔益其學者此則中人以下之所能學也某之愚不肖碌碌無以喻人者而自知書以來獨嘗刻意於是雖窺及肩之牆不得其間

而入然啖甘柘之境則已漸知其味矣頃在三館所從者多得海內之耆英而朝夕與之周旋蓋亦忘寢與食廣求博取以究心於講學之益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去國南來塵俗汨沒世故侵奪甚矣方且離群索居聞見單狹而掩杜於環堵之室學之不講蓋而私以為孤陋之憂者蓋十年于茲矣當此之時如逃虛空之久聞人足音固已跫然以喜况兄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不自意茲者一見大君子而受知於顧揖之間剖心於立談之頃聲氣之同臭味之合有不期然而然者遂蒙台慈洞照其衷略去勢位謙光下濟特榻延之高軒過之開以親炙之期許以直諒之益俾得日奉燕申以商推此道退自循省某之所以一旦遽然得此於左右者豈非偶信其區區講學之功而望

其或將有以致涓塵之助手某之寸心誠知夫有講而後有學也苟無講則無學矣故凡某之所為多識前言往行以為蓄德之具者會歸於講學之一理而舉無遺者不可以歷陳而縷數也姑以其一二尤章章者言之論語之開端既以學而時習之為可說矣然必至於朋來自遠而樂之者蓋講學之樂也學記論士之為學必在乎博習而親師論學而取友然後謂之大成親師而必其博習取友而必其論學者蓋講學之資也論師友淵源者以為大川三百必求之師支川三千必求之友師所以教其大友所以輔其小皆如川之方玉焉者蓋講學之衆也前輩論作文必具三多而有所謂持論多者講學之持論也古人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者講學之夜話也先達云世之君

子凡見前輩者其淵源自別雖不及見而喜商論前輩言論風
旨必與常人不同者講學之商論也邵康節之觀物內外篇窮
盡天地萬物之理者講學之觀物也張橫渠之正蒙書發揮內
聖外王之業者講學之正蒙也夫惟一講學而有如是之多益
焉某之今日乃實得是多益於左右何其幸之多也某之軍氣
其不競也久矣茅塞此心學殖將落且將入於鹵莽滅裂之域
而為下流之歸者其塗窮矣今左右實以鼓噪作之以介冑先
之某雖不敏起懦志於棄甲曳兵之後賈餘勇於任重道遠之
塗請事斯語於此拳拳服膺於此欲罷不能於此殆將推洪毅
之寸心努力於斯道冀其萬一之有聞者是某今日區區之志
願也閣下既矜念其愚而樂與之進則某方將朝夕求侍博約

之誨於函丈以深究商賜講學之益庶游進於默識忘言之地
豈不躋歟蒹葭之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
方溯迴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某嘗竊謂是詩
也亦講學之詩也蒹葭蒼蒼白露為霜云者此言學者之待先
生長者之教誨以收歛成就之猶蒹葭之待霜露而蒼蒼然也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者先生長者之所在寔道之所在也溯迴
從之道阻且長者先生長者而或在王公大人之位苟願學焉
者方且以勢位之私求之所以求者非其道則孺悲之欲見且
將辭以疾滕更之在門且將不見答矣溯從游之宛在水中央
者求之以其道故王公大人之所樂得而教育也某之卷卷之
愚所以求於門下者意實在此惟閣下念其慳慳之誠如是之

不苟合也。而嗣與之進。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拙齋文集卷第九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書

答劉先生

某晚生無所知識，懷居里閭，方且以不得從師學問為歎，豈敢受徒講學。惟士人相與習場屋事業耳，偶誤來者稍多，出題讀課，遂至罷費心力。去冬瘧寒之疾，正坐此也。然以事有未獲已者，故心知其非而猶為之，每以自愧。果以上貽先生之念，茲蒙誨諭，諄々仰認愛存之厚意，且知其得罪於先生者大矣。三復斯言，感愧感愧，謹當遵承，庶以不忘先生之大德也。某比因經界執役之勞，切因自思學者之為學，不專在書冊子上，要須事

事是學方為有用工夫。舜之在歷山，伊尹之在莘野，顏子之在陋巷，豈以文字語言為學哉？正惟事無非學者，夫喜怒哀樂，貧富貴賤，從違得喪，安宴勞苦，日接于其前者，紛然萬變而不窮，不知古人之學果何以至此。小用之則為委吏而會計當，為乘田而牛羊茁壯長，大用之則謹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此雖大聖人之事，然學者所馴致于此者，蓋必有所入之塗矣。愚暗未知其說，敢求先生一言之誨，釋此蒙吝，下情不勝蕲望之切。

寄遺逸先生

某昨者春夏間，連辱先生賜書，誨以為學之大要，諄々開諭，不啻若親提其耳而命之者。私所慰懌，無以云喻，方欲布謝。

適遭李表兄之喪，哀切惶惚，是以雖欲請益而未遑也。因循及今，且復累月矣。胸中茅塞，卒未能有所啓發。敢因通問，輒復伸布區々之懇，重念某以至愚極陋之資，加以離群索居之久，蓋嘗以學問之不進為疑，然反而求之于心，則懵然莫知其所。以受病之處，中奉先生二書，皆以剛健之德為教，三復太息，始覺其學問之所病者，正在于此。先生之言，可謂見其肺肝矣。蓋由某器質昏囂，而加之柔懦，是以臨事類多乖誤，縱或有審知其是非所在之時，而其勇又不足以有守，亦徃々知其非而為之，比其為疾，固已入之深，積之久而不可救藥矣。因先生之教而稍自覺焉。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信哉！此言也。謹當以乾之文言彖象朝夕誦之以無忘，先生之大德，而冀以起此昏

懦之疾也。然切意以謂始于君子之自強而成于文王之不已。此實聖人之學也。而學者之進於此。所以為日用之功者。必將有本末先後之序也。諸文文意。類皆以學問進脩為說。不知當以第幾文之所言者。為始學進脩之階。其逐文之次第。積累以至于位乎天德者。其先後等級。當如何也。夫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惟天下之至正。為能充其大丈夫之實。某因先生之教。切不自揆。將欲有志于此。而念古人之所以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蓋有至要之道。備于此矣。求先生之一言。以為據。使歲月之久。或得以稍變其氣質。不至甘自棄於昏懦之歸。實先生循然善誘之賜。某欲求益于師門。不能言。願振衣以問。而數問以書。誠知罪矣。惟幸矜察。

上胡教授

某侍旁。諸况如昔。俱不足道。惟苦於離群索居之久。學問殊未有得力處。以是愧于先生之門耳。去春蒙先生賜書。因其有寔頭下工天之間。為舉上蔡先生之言。以謂讀書惟用得者是。當時啓緘三復。深難斯言之簡要。真所謂著實工夫也。朝夕諷道。以事斯語。然某之愚意。猶有所未喻者。不敢自措。即欲以書求益于左右。適遭李表兄之喪。哀切倥偬。故雖遇便而不獲一言。既而聞先生遭罹憂患。未終大事。又未敢以此浼瀆先生。遭之聽。因循及今。且復一年矣。胸中茅塞。卒未有所啓發。敢因通問。輒復布盡其愚。夫讀書用得者。是要在乎以其所讀者。體而用之。不在乎區々之誦說也。不知

所謂用得者為復是纔下工夫之時便取諸古人之一二言而固執之致力行要之以久而後成如張橫渠之恭而安十五年學劉待制之不妄語二十年學之類乎抑且潛心玩索優游厭飫以要其自得之功然後以其所自得者而終身受用之如尹和靖心廣體胖之類乎某嘗聞范監煎三文叔儀伊川嘗令尹和靖看心廣體胖一句和靖潛心數日忽有所入往見伊川伊川問如何看和靖長哦心廣體胖四字云某到這裏有樂處說不得伊川首肯之和靖云某平生受用惟在此四箇字此二者雖要其至處則同然其下工夫之時或用之而後得或得之而後用則若有不同者敢求先生教言以決之庶幾得以服膺先達之格言以為著實工夫或有

所入以無忘先生之大德實早懷懇切之望也率意以陳甚多悖於理者然如頃者妄意以謂若不求之文字語言而強索之則至或相忘而無日可見之效有此垂繆之論然後有以發先生至當之精義是以不避喋喋惟幸先生垂察

荅黃晦叔仙尉

頃辱惠書閱之為下問之勤卷之為進學之篤發于辭翰甚善甚善某是時門戶適有嫁遣之役事之方殷不遑以書報也今既可以言矣試遂畢其說而晦叔聽焉諺有之曰世無科舉人不教子朝無利祿士不讀書今天下閨門鄉黨之間父詔其子兄詔其弟者何嘗無教而家塾黨序之內日讀百紙月讀一箱者何嘗無學豈其所教所學舉皆

為科舉利祿設哉。豈其無科舉利祿，則教學俱廢哉。此言疑于厚誣天下之人，然而亦非過論也。今之父兄之所以教與夫子弟之所以學，雖不皆為科舉，而其本心豈有不由科舉利祿而來乎。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為利而學，此其本心也。其本心在于為利，而能推為道之心，充之以為大人之學者，非其理勢之宜也。某弱冠而入場屋，強仕而從吏役，某之於士之趨操志願，聞之熟矣。彼其平居暇日，懷鉉提槩，以從事於燈窗之習，孜孜汲汲，不暇點，席不暇煖，而每以為不足者，孰非為科舉利祿計哉。及一旦功名成，遂得一第，如針芥許，而回視平昔所學，固已如魚之釜，如兔之蹄，而視為死用之具矣。其棄之惟恐其不速也。由是束書於高閣而不讀之矣。其朝夕

之所從事者，非枉後惠文之習，則禽犢刀筆之智也。未歷數年，而風散氣習之所移，口體居處之所養，已不啻如膏梁子弟之為，而無復寒素之故態矣。由是知今世之士，讀書為學，以取科舉利祿，其未得之也，既出于不得已，而不可以已，則及其既得，豈有得已而不已者哉。諺之云：爾者，雖若過論，亦非厚誣天下之人也。今晦叔以宏材博學，發為彪炳之文，擢榮科，登臚仕，以光耀其鄉閭之觀，酬答其燈窗之勤，號為邦之俊彥，而後來者取法焉。自世之常情觀之，其于學也，可以已矣。其于書也，可以束之而不讀矣。迺且安于衡泌之棲，遂甘于薺鹽之淡泊，其讀書為學之意，方興而未艾，是以粲然見于辭翰者，勤懇懇，其所願學之志，甚乎飢渴者之于飲食也，抑不知晦叔之志，其于

學也，可以忘矣，而念之不置，其于讀書也，可以略之矣，而講之益詳，果欲何所用之哉？果何所志而能不已于學哉？九晦叔之所為汲，然有求于某者，皆過也。某私自循省，其胃中之所記憶，紙上之所獵涉，而偶為鄉黨之所信重者，皆場屋腐蠹之餘也。芻狗既陳，不足重尋之矣。將何以應晦叔之需求，滿晦叔之願欲乎？雖然，有一焉，歐陽子有言曰：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黃太史有言曰：素書冊而游息，書味猶在乎胃中。此則大人為道之學也。晦叔之所願，豈非將欲樂歐陽子之所樂，味黃太史之所味乎？歐陽之樂，無絲竹而娛，非世俗之樂，蓋至樂也。黃太史之味，無益梅而適，非常羞之味，蓋真味也。樂此至樂，味此真味者，靡不有初而終，鮮能克終也。晦叔試知此樂，此味之淡而不厭焉，必遲之而悠久，然後有以見其高明光大，皆由此而進矣。某嘗有志于是，而未得其門而入也。方且願為副車別乘，以共推于九達之遠，如砥之周道焉。晦叔姑且遲而待我，我將俟其奔軼絕塵，而瞠若乎晦叔之後矣。瞽言如此，未知是否，惟晦叔裁之。

答陳景衛

景衛祕書尊兄，昨者王增城之官，以尺書附其行，尋聞既徹視聽，而隨有報章之賜矣。不意見奪于波神，悵恨經年未已也。今茲增城介來，既辱教問，且復以故歲所賜者為覓，得之驚喜，又不意去珠之復還也。披味再三，辱眷予之意益厲，而教載之誠尤篤。自惟亡似，何以數千里得此于景衛，雖不以時蒙，其何後

之有感，感感慰，即日膈寒，乘烈尊體復何如。恭惟涵養之久，造道益深，某里居奉祠，諸况粗適，病體年來浸以強固，雖體力猶有少虧，然起居動作亦幾乎全矣。兒女之累，近畢安貧，委分遂覺日有餘閒，晏然無事，幸莫大者。聞景衛近失中壺之助，此亦古人進道之一塗，願所以處此者如何。某年益加長，而日新之功缺，然學之不講，其殖將落矣。永惟前修益遠，世論日卑，為善者少，索居孤陋，當此之時，在朋友善類中得失一兩人，便覺有低昂輕重之勢，其于己事所繫者非輕也。是以思見景衛，不啻調飢，每得景衛書，則至于喜而不寐也。所示論語解義，誠哉是言。某昔者聚學里巷，鄉人誤相聽服，此說本為青衿之子言之，非所以喻成材之士也。先輩遺教記錄，遂至成書，形于刊錢，豈

某之本心哉。自有此書，某每一見之，輒有屬垣之悔，雖欲滅跡掃除，已駟追無及矣。更沐開喻，何愧如之。龍斷之論，尤為精確。然某之繆戾，形于此書者，顛末皆然。景衛既不我遐棄，尚願一垂示，雖既往之悔，尤已難湔洗。抑聞過而改，在淺陋猶有望也。增城持書者自長谿來，索報字，苛甚，忿遽布此，少見卷之仰德之私。歲晚惟靳任道多愛。

復李文授

傾蓋雖新，耿耿良覲，如懷故舊，忽辱貺書，慕上之意甚勤，而問學之念逾篤。甚為禮際善矣。願如某之不敏，其何以稱之。悚側悚側，某生身介僻，困學最晚，加以從師友之自淺，資稟涼薄，汨沒世味，十寒一暴，無深造自得之功。竭來此邦，索居孤陋，儼然

其躬日懈日忘，愧負初心多矣。不自意左右過聽，猶用故意求之。惠然肯臨，以道學相磨切，期將共進乎？是懦衷淺志，此勇不作久矣。今左右復援耜而鼓之，忸怩動乎中，憤悱激于外，始復振發竦動，慮衡心困，勃然有任重道遠之思，不自知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左右天資粹美，而少親過庭之訓，蘭馨玉潔，目濡耳染，其絕去常人遠甚。且將虛己好問如此，此其于道也。如水東注而車南指，苟不息之誠加焉，其至可必也。三復來音，陳義甚高，而允執謙柄，汲々然若將有求于不肖者。願某方將求益于左右，其安能有益于此乎？雖然，厚意不可徒辱也。輒以管穴之見，率爾為報，而左右擇焉，非敢以為是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學，所以養之者，如何耳。古之學者，其禮樂聞見

視聽之所接，莫非養也。去古既遠，凡學之所賴以為養者，銷亡殆盡，無其具矣。獨有多識前言，徃行以蓄其德者，今猶古也。譬諸草木，苟植之得其地，無復傷其根，無搖其本，倍壠灌溉之功，既至，則其枝葉遂茂，日加益而不自知，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矣。吾儕既不生於中原衣冠所萃議論所出之地，又不及見承平無事大朴未散之時，惟其前輩言行出處之大節，得于所傳聞者，要在好古敏而求之，如飢食渴飲之急，如農之于穀，工之于器，商之于賄，無斯須可離，以是為學，則日新之功可期也。某躬所不逮，言之有忤，而輒以貢于左右，蓋念非是無以荅左右之勤，亦相與左右共致力乎此也。抑來書所得，復有某淺陋之所未喻也，復不敢苟同也。試為左右辨之，夫道不可須臾離，可

離非道也。釋老之學，絕滅人倫，其過大矣。吾儒所以辭而闕之，無它專為其高遠矣。左右以儒為學，其出入于詩禮過庭之訓，孰矣。今其論學，方且以有室家為累，以仰事俯育有所應接，酬酢為妨于道，超然有絕物畸人之意，抑不知左右之意，必以讀書，然後為學耶。其無乃出與物接，則喪其所以學耶。吾儒之道，無所擇也，無所離也。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五者，而道行乎其間矣。必將有所擇，有所離，棄而人倫，反而天叙，然後為道。此則流於清靜寂滅之歸矣。不願左右者之為之也。橫渠先生正蒙，呂博士解釋，頃在閩中，每所誦習，行役未嘗持携，夢想所念，欲遣取將而來也。張侍郎中庸說，尋當取以寄左右，惟少須暇之，書府所藏，有可以表見前輩邪正是非之分，學自愛。

答王子由

子由知縣，賢友稍不聞動靜，遠辱惠書，勤懇且蒙轉送景衡陳文，所貺誨音，累紙念非子由好賢樂善，孜孜不勸，則其何以數千里得此于長者，感德無已。即日膺寒，德履復何似。諒惟豈弟正直，神所介聽，履況日勝，不早小官，政是前輩為學致力要切處。居下位而盡心于職事，與夫在上位酬酢天人之變者，無二道也。大學之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語所以誨喻為政者，明甚。子由之所當念也。承諭邑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不免于惡，何以使善不善者併好之耶？某切以謂當觀其所以好惡我何如人也。惟君子能好人，能惡人，則其好我者為可喜，其惡我者為可懼。若乃流俗之好惡，則兩不足卹也。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矣。子由之為政于斯邑，誠使邑之君子能好惡人者，以子由之政為是，此外雖舉國之人皆非之，吾行而不顧矣。尚何尤悔之有？還介自秦谿來，立需回字，迫歲多事，忘布此，莫究願言，承瓜期不遠，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惟多多為重親自愛。

荅張安國舍人父子書

某疇昔初官都下，所閱時髦國士多矣，每惟以間見長者

獲識實才為幸，何慰如之，何慶如之。故歲請違，未幾某抱病奇廢，偶于死中得活，延駐及今，餘毒猶未盡也。遠蒙台慈，遣介存問，既示誨翰，所以慰薦矜拊之意甚厚，自非德愛之誠發于忠誨，何以及此。披誦感激，無以名喻。即日庚暑方隆，其惟豈弟君子，神介所聽，台體起居萬福。某頃得外補，渡江此來，宗司職事，殊為稀簡，而紹興應接亦少，蓋可以終日杜門，靜以補病，悔以補過，昨則非矣。又未知今之果是否，思見君子，求開悟之悔，願邈然千里，未易遂也。淮壖之園，以人而固，吳人云，防護風邪，不過數處，鄭語云，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固長者之所素講而熟知者，尊所聞，行所知，將在今日，日日見諸行。

事深切著明矣。空言云乎哉。所欲面剖，非一而是。瘁暑力疾，姑此以為門下謝且敷方寸之拳。惟萬為德業，洪毅自愛。式尉公願。

某三年冊府，從諸彥游。知我愛我，無如舍人之厚。感著在中，未易以筆舌窮也。交情急難，乃見當某抱病瀕死，喘息僅屬之時，舍人以從臣之貴，日垂存問，區處醫藥，念慮甚勤，不翅如兄弟之親，手足之助也。末疾得痊，實繫舍人之賜。舍人去國未幾，某亦請外。此來抱病切廩，且將期月矣。自顧眇然，初無毫髮有補公家，其怛怛與在館閣時不異，而有甚焉者。然于私計，則實便矣。職事既簡，又無應接奔走之勞，惟是以掩門讀書，一意靜默，以求其在我者。第愚拙無所省發。

猶夫人也。賤疾自今歲來，日以佳健。起居食飲，浸已復常。此豈始願之所敢及哉。每思故眷，瞑眩之頃，向微舍人泊諸同舍，力主所投之藥，豈有今日邪。此德未易忘也。疾雖去體，氣力猶未全，實不敢令勞。故書尺牘，廢雖輦下諸公，猶且不講記室之問，缺然至今。惟此之故，有愧有愧。舍人惠念之深，不減疇昨。特賜書翰，所以記念矜恤者，甚寵且專。令此介跼踰遠來，此事今人所不講。蓋三二十年來，所絕無僅有者。舍人高誼絕俗，視此何足道。某寔何人，可以當此。三復感歎，非所望也。幸甚幸甚。地仙丹遣致，尤見愛與之厚。某見所服藥方，惑于衆說，未知所決。得此遂于日下，依方服餌，甫數日，已覺差勝矣。然此藥有大熱毒，資以扶弱，持危可也。舍人昨來所苦自疾，計今已瞭然矣。

耳目手足人之四體，俱不可以有病。耳目神之所受，神定則通，手足氣之所運，氣盛則彊。有病于此，正惟絕慾，是第一義。故某屢以此為左右勸，而亦願允蹈于斯，惟舍人留意，共進此道，以冀勿藥之喜如何。舍人異日，復以黑髮碧瞳，侍明光，坐廟堂，享壽寧期頤之福，始悟小人之為忠告也。舍人春秋富，器識絕人，遠甚某區區之愚，所望乎舍人者，豈徒欲勝于人取于人而已邪。畫手者前輩吳生，遠擅場，惟自強不息，務其遠者大者，為功崇業廣自愛，暑甚投筆，有汗如濯，未能多談，臨風企向之切。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九

拙齋文集卷第十

啟

館職謝啟

三山林之竒少類

詞林待問，誤膺試可之求。冊府儲材，輒預兼收之數。仰幸樂育之有地，俯慙進取之罔功。冒昧以居，凌兢為甚。竊以自古在昔，繇周而來，雖何才不資世，而何世不生才。然所養非其用，而所用非素養。尚介胄者，倥偬弗給；字罕識丁，抱鉉槩者，疑信相傳。經無全亥，遂使四代右文之化，幾為百家左道之歸。歷魏晉南北朝，培塿難求于松栢，惟漢唐先後一轍。江河自美于臯瀕，外庭內禁，以列居甲。經乙史而分部，藏書于群玉崑崙之府，作

人以道家蓬萊之山。騰實蜚聲。遂掄揚于兩都之賦。筭計見效。宜發揮于三夏之文。逮本朝始集其大成。肆主上克紹於先烈。九域共貫。十聖同心。惟韞玉藏珠。汲、乎國家閒暇之際。故川。蘭慶桂。彬、然將相文武之資。自非業足以造游夏之淵源。辭足以發李杜之光燭。研窮小學。能箋角雅之蟲魚。是正古書。盡知孔壁之科斗。則何以希蹤前哲。接武英游。如其者。緒本單平。學惟膚淺。少年好賦。祇知有篆刻之為。壯日窮經。亦不離糟粕之末。已獲叨榮乎科第。且將待次乎尉曹。親燈火於韋編。屢絕之文。聊以卒歲。負弩矢于桴鼓。亟鳴之地。敢不盡心。初無慕外之思。每念執中之戒。何乃衮。監及。綸命鼎來。躡多士明盍之階。舉積年久曠之典。以一介寒儒。而輒射策于玉堂之邃。以九

品賤吏。而欲致身于天祿之巍。寔五技以皆窮。豈千慮而有得。岩廊博采。好爵優加。僅堪問于何如。能知正于幾字。願不及此得之。若驚。此蓋伏遇道覺天民。功熙帝載。房喬藏用。得彌縫輔贊之機。裴度忠謀。顯果斷剛明之德。恢再造之業。以作新庶政。闢至公之路。以任使群賢。與人不務于備求。稱物因愆于平施。遂令凡骨。輒角登瀛。寔愧頑金。徒然躍。某敢不激昂此志。增益所聞。讀平生未見之書。往勤學殖。條當世可行之策。願效忠規。

謝進書改官啓 預修 神宗寶訓

鯁生末至。無補成書。綸命鼎來。有慙醜賞。既積素餐之懼。更懷冒進之嫌。惟皇朝寶訓之聿修。以唐人政要而為法。然嘗攷正

觀所載遺芳止于當朝。豈若繇建隆以來。疊鉅存乎奕世。文謨
武烈。各擅創垂。孔思周情。繼專論纂。迨茲接五^帝常而為六。固將
襲二典以成三。撮機要而摠宏綱。貽孫謀以燕翼子。茲事體大。
自昔才難。允資蘭臺麟閣之英。俾為金匱石室之助。如某者。賦
才甚陋。筮仕惟新。三館鉉黃。便食無功之祿。二年燈火。難窮未
見之書。祇知服事于官箴。何意攝會于史牘。鴈集湖而秉非加
益。羈在梁而翼且不濡。豈繫十旬納繹之勞。能完七閩鋪張之
旨。麟經甫就。何所措卜商之辭。象注雖傳。率多因向秀之舊。竊
嘗執管蠡而窺測。聊復議天地于純全。滲漉乎仁澤者。祖宗之
心。堅凝以義氣者。熙豐之政。如彼四序會于一元。肇修官制。則
都省六曹之職分。崇右經術。則上庠三舍之科立。減宗子恩澤。

而無怨。汰冗兵廩食而不詳。惟斷乃成。有條不紊。矧法度更張
之始。正謀猷交進之秋。恢乎能受于謹言。卓爾固牽于曲說。或
謂病不廣大。終弗替勤儉之心。有言勿語。恠神曾無忘黃農之
戒。推此類規模悉備。迺是書筆削大凡。寔推轂之有初。顧濫竽
之何力。恩疑與重。功適會成。曾是超遷之來。誠非始願之及。茲
盖伏遇國史中書僕射相公。德全命世。志切致君。條漢家故事
以施行。進克野遺賢而明試。平施何須于多寡。曲成一本於範
圍。雖房相奮庸。惟恐用人之不及。然范宣辭寵。豈曰其下之能
違。願藁角之罔功。方居然而受爵。強顏若此。內省謂何。某敢不
圖以報于萬分。誓永肩于一節。習立明之傳。或能窺好惡之
同。述方朔之聞。且將推道德之麗。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賀湯右相時任正字

擢自樞庭，進當揆路。文命夙承于帝，劍見奮庸。膏澤盡加於民，益章得志。縉紳百辟，舞蹈一詞。竊以天佑民而作之君，師王立相而置諸左右。遠則伊虺旦奭，叶贊商周之業。近而丙魏姚宋，交修唐漢之隆。儻冒中素蘊之必行，斯海內具瞻之所係。恭惟僕射相公，才兼數器，學造一源。炳々然溫厚爾雅之文，斐々乎猷納論思之任。陸贄功多于內相，迺與政幾。絳侯地密于本兵，宜分國秉庸。補闕于衮職，戎齊色于台符。二人同心，輔弼定金蘭之契。千載一遇，君臣萃魚水之歡。豈惟十年之不出都城，抑亦片言之曾寤上意。居潭府而祿養，蓋人子之榮。莫能加。歷道山而登庸，由中興以來未之有。某濫從冊府，快覩除書。

願因賀厦之公言，輒獻美芹之私見。非敢持愚慮之千，以助智者之一。姑將推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主職以論相為能，相業以宜民為本。伊欲勤施畎畝之志，會周知閭閻之情。飢溺在慮而績底平成，規隨相頌而治載清淨。論韓愈以文視班馬，殆見善者機。期孟軻以功如威文，孰能為之大時哉。易失名下難居，命新則觀聽獨詳。位高則負荷愈重，况春秋之則筆則削。聖人每以責備于賢，必冬夏之一暑一寒。小民無或曰咨于下，師言所與天監自孚。秩々大猷，既陳風化艱難之業。濟々多士，請賦中和宣布之詩。嘉與函生，翕歸元化。

賀葉樞啓時在書省任校書

拜命中宸，奮庸右府。已驗仁人之有勇，獲盡其言。更觀儒

者之于兵，善藏諸用，朝綱分總，人望交孚，竊以事辭之適，有時弛張之用，不器汲黯，正直能寢淮南之謀，山甫柔嘉，六成獫狁之伐，文而有武，迺彬然言則必行，斯慥爾角，恭惟剛大以直，靜一而虛，屬在權綱，總覽之初，首居風憲，彈擊之地，豺當路而畢逐，遑問狐狸，虎在山而有威，誰採藜藿，繇望寔之愈，稱格眷遇之彌隆，進與政幾，允惟心協，擢顯樞柄，庸示才全，俎豆有聞，寔兼乎軍旅之學，諫諍無隱，復濟以善兵之長，除戎器于萃聚之秋，績武功于艱難之業，至仁厚澤，既以贊九重聰明不殺之神，遠慮深謀，又將垂萬世社稷無疆之福，某猥以庸瑣職，茲校讎，願登門之惟新，豈賀厦之敢後，忠嘉所發，願藉行事之著明，謨烈想湏，允為並用之長

久

賀湯左相啓 時任西外宗丞在越上

得享天心，庸熙帝載，光膺冊命，登冠台躔，郵置甫傳，中外胥慶，竊嘗謂欲知自古相業之優劣，莫若于其治難之汙隆，惟質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自可見，當時之設施，注措九州，同而降丘宅土，乃夏禹之成厥功，四國皇而奠枕于京，寔周公之所以聖，所過者化，至誠如神，舉非空言，此其明驗，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嘗覩以斯道而覺斯民者，莫不然，漢之內魏，蕭曾，唐之房杜，姚宋，咸有成績，載在遺編，由後世而觀之，皆一見而決矣，矧茲譽處，得乎身親，所閱最詳，斯言益信，恭惟國史中書僕射相公，素高入望，蚤結知，主天民之先覺，有待而行，王佐之通

才無施不可，代言詞掖，盡除書德之膏長，決策樞庭，兼文備武，事之柄，自膺爰立之拜，浸成於錄之功，日雖不足，而歲則有餘，威寔無用，而德為之本，教色不動，廟朝自尊，視此三年，政化之成，寔繫一相，變調之效，問其天時，則年穀屢豐，而田野闢，質諸人事，則兵革遂偃，而邊鄙寧，款外攘于內修，教遠懷于近，悅鄰寶愈重，民瘼悉聞，文學法理，精其能，固已恢恢而無事，輔贊彌縫，藏諸用，未嘗赫赫以為名，卓爾可繼，而可傳，歛然不矜，而不伐，乃論功于次輔，並正位于首台，既酬前勲，將責來效，一新觀聽，再茂經綸，此誠君子見行可之時，宜副真主大有為之望，深惟其始，既存挈矩之方，嗣圖厥終，夫豈執柯之遠，某受知久矣，報德缺然，比繇抱病，僭請補外，非敢望也，方切譴何之

憂，賤言頌之，俾即便安之所，無功竊太倉之粟，不失為中都之官，庀職宴閑，舉家飽煖，際幸若此，報塞謂何，願因竿牘之修，輒獻芻蕘之議，不自覺其僭也，姑試言而聽之，用蠡測海，而用管窺天，見者小而于大不盡，以鹽洗金，而以魚濯錦，物有賤而為貴，所資惟國家百年之治安，承祖宗累聖之忠厚，仁心仁聞，固已洽矣，弱政弱勢，未嘗無之，比年以來，此弊尤甚，士氣銷而直教罕，繼軍政弛而戰功寢微，公卿多務于因循，中外率由于姑息，督責輕則首公者少，期會慢則明信不行，黠吏饕餮食，貴寵豪奪，錐力之末，輒形于造請，膏梁之胄，浸冒于超昇，佞諛成風，畏悞避事，教雖成而患更由于不肅，政已治而失乃在于不嚴，是以蠻夷猾夏者三紀，而天討尚且有稽，權綱總覽者五期，而

皇威猶然未立道必通而後久法無弛而不張究觀天地一元之運行每以陰陽二氣而蒸濟既已極春夏之溫厚必繼以秋冬之嚴凝氣歲功乃成物宜咸遂理所必至天且弗違最爾腐儒昧于治體不腆芹獻所望瑟調固非祖崔寔議論之餘尚甲子鏗薄之習勸上用刑若于頓為國生事如賈生蓋謂熙以凝成寬由猛濟必也曠然而大變然後巍然而有成當今所先其要有在體仁以立伏羲而行奮唐憲剛明果斷之威何思不服行漢宣信必總核之政所為而成如大冬大夏之密移非一朝一夕之驟致聖人通變以無倦天下日用而不知茂隆中興之功乃成顯相之效百里之行半于九十當念貴全初筮之告不俟再三在乎善聽雖賀厦獲申燕雀之志然移白已失蚤晚之

時出位以謀僥言非禮愛之莫助願補袞于仲山敝又改為請賦緇衣于鄭武

賀葉元樞啓

仍居右府進位元樞夙夜推基命之長帷幄專運籌之任置郵傳命夷夏歸心竊以自古以來兵民無異業任人之要文武非兩塗逮^衰周始辨乎軍國之容乃出入之迭用豈晚唐遂分以東西之府每離合之無常私立藩籬互相矛盾馴使弛張之柄浸成冰炭之分然神而明之存乎人故通而變之無弊法皇朝損益前代之制主上祖述孫謀之貽中書政本之攸歸樞府兵符之所出並選賢哲共持領綱如日月並麗乎九天若手足相資于一體必繇公選每得真才共惟某官學洞聖真望高王佐

自為州縣已有慷慨不屈之教及在朝廷尤見剛大直養之氣
雲龍會于千載針芥投予一言適逢行可之時徧居言責之任
明目張膽翕令士論之歸緩帶輕裘坐致敵疆之畏自繞朝贈
策之後秦為有人伊婁欽持節而來漢非無算眷汪愈重聞望
益隆遂繇共政之聯寔冠本兵之地大忠復德孰能知之上兵
伐謀亶其在此種彝分內外之任越霸可期韓范制西北之兵
虜亡無日抑非爰立莫慰且瞻鴻由漸升龜可預卜某天資素
拙地胄甚寒雖抱膝隆中初匪有求于聞達然滌器堂下嘗蒙
默察于心期傾茲賀厦之初適在負薪之役鳧趨尚遠雀喜徒
深未遑報國士特達之知詎敢為小人姑息之愛竊謂能言與
躬行有異傳聞與親見不同能言于初要在躬行于其末親見
之可必毒藥苦口誠知非巽與之言太山微塵猶有異絲毫之
益

賀汪侍御啓

中宸眷深南林位進龍光洊出風采益尊惟本朝一祖七宗委
任臺諫之孫謀得自古二帝三王維持國家之深旨永惟朝廷
所以綱紀常與宰相更為重輕假以繩糾彈劾之文而每用公
忠正直之士在下者或旅進或特進初無苟徇曲止之私在上
者有亟從有終從莫非公聽並觀之美國史所載遺風具存揜
映六經冠絕千古矧惟英王之勃起集此大成之永垂更化以

來擇材尤謹。觀其繇三臺以極中執法之選，亦猶踐兩省以為
大丞相之儲，苟非其人，不在此位。恭惟侍御望高東魯，業富西
崑。蚤為瀛洲方丈之游，久顯金匱石室之藏。一言而合，浸當行
可之時。千載相逢，徧居言責之任。猶縫輔贊，孰見用臧。饜餒優
游，自令理順。果以特立之譽，游為獨坐之階。迨將奮庸，並躋共
政。某夙有際會，昨忝同升。日陪群彥之居，浸歷三年之久。談塵
落屑，樽酒論文。白雪陽春，惟為寡和。高山流水，允謂知音。當茲
賀廈之辰，適有負薪之役。鳧趨尚闕，燕賀徒深。靜惟自昔，德愛
之多。輒既今日，忠告之補。敢竭管見，冀有塵裨。既得君如彼
其專，而居位不為不久。願與同時之並進，益行前輩之所難。
寢淮南之謀，正惟憚汲黯之直。落金吾之膽，詎可無溫造之

枰。勿憂嶢者之難全，宜念時哉之易失。茲以盡言之，益
合乎容德之洪，屬秋序之浸高。異冲襟之善葆，茂介戩
穀永固冲和。

賀張子公啓

肇新政塗光，執樞筦允武。有賴斯文，益光竊以。君子邦
家之基，不有君子，則何以能國。善人天地之紀，能用善
人，則可以長人民望。所從國體自重，共惟任由。天降覺
自民先，棟梓待用於十圍。裒麟全剛于百鍊，蚤馳逸驥
騰夷路以安行。晚任虛舟，逝急流而勇退。雖三聘能移
伊尹之志，然萬鍾不動孟軻之心。更艱難險阻之百為，
盖用捨行藏之一致。招麾不變通介，莫窺汲黯在朝。自

能致淮南之畏，安石不出，何以拯蒼生之窮。逮茲真主
之龍興，果見大人之虎變。仁人在上，真成道德之強。天
下歸心，共仰精神之運。抑非爰立，莫慰具瞻。鴻由漸升，
龜可預卜。某生身最晚，去德寔遙。每懷取履之私，莫遂
摠衣之願。雖未獲睹隆中之諸葛，究觀原上之設施。然
聳聞拔江左之夷吾，已慙華人之願欲。喜而不寐，樂固
未央。悵莫預于鳧趨，詎敢稽于燕賀。小草無用，豈能有
益于良醫。大鈞所陶，諒亦不私于一器。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十



拙齋文集卷第十一

啓

三山林之奇 少穎

賀開府史丞相帥閩

被袞繡而位上公、四海久欽于德望、擁節旄而鎮南國、三山甫
借于威毅、行將沛霖雨之仁恩、坐致塞乾坤之和氣、歆謠四合
輿頌一新、恭惟某官、醞藉含洪、操履剛正、立忠孝之大節、抱
文武之全材、鑄就襄麟、金常經于百鍊、養成梁棟、木寢底于
百圍、繇要路之荐更、挺宏規之屢試、藹甘盤之舊學、皆正心誠
意之淵源、富伊尹之先知、摠致君澤民之底蘊、嘉績已垂于竹
帛、殊勲列在于鼎彝、謝安石蚤為東山之游、裴晉公尚賴北

門之護分陝以治、仗鉞而行、百粵承風可愛、甘棠之蔽、芾三台
近日、重期梅鼎之和調、闕地增光、帥旌俄指、父老翕然而相慶、
慰岩石之具瞻、吏民晏若以交孚、快景星之先覩、隆私莫比、厚
眷有加、第恐思納誨之功、不容處承流之寄、再恢宇宙、永會風
雲、某蹉躑微蹤、跼蹐弱質、蓬山備數、猥蒙顧盼之榮、宗邱負
丞、便有升沉之隔、嘆槐庭之深邃、幸梓里之依歸、塊北大鈞行
遂、二天之託、早微小吏、敢憑一日之知、輒修竿牘之誠、少叙門
牆之舊、高秋澄肅、潭府優游、願迎玉燭之和、重赴金甌之選、

賀陳左相啓

光膺制麻、登冠台席、中外百辟、驩喜一詞、晉德盛而朝廷愈尊、
恭道亨而君臣自合、竊以輔相之任、明主所以立政化之元艱、

難之時、皇天所以開賢哲之業、非艱難何以顯所降之大任、非
輔相何以使勃然而中興、振古以還、此理明甚、五胡接武而雲
擾、王茂洪謝安石由此奮庸、兩河裂地而虎爭、裴晉公李文饒
因而底績、蓋惟震風凌雨、始知有棟宇之安、苟皆坦塗安流、何
以見舟車之利、故銷金石無俟累月、而有磁基不如待時、夫
豈人力之能為、莫非天命之所在、恭惟 蚤由德進、浸以時亨、
恢々每謹于大軌、斷々不循于他技、畢公正色、既成彌亮之
功、山甫令儀、未究將明之略、逮茲雲龍千載之遇、復契啐啄
一時之機、乃論功次、輔之聯、乃正位首台之重、一新觀聽、再
茂經綸、此誠君子見行可之時、况值真主大有為之日、郵命
甫播、羽檄適馳、屬寶運之將新、肆黠虜之匪茹、使命夷俗、

邊僻繹駟神奪其衷孰可忍也天之所啓其在茲乎去兵去食而信不可無彼既畔盟而固頌知彼知己而戰固不殆予豈退舍之能安願潛先物之幾益謹折衝之筭蠢彼犬羊之最爾政惟談笑而道之吾何畏哉必也師直為壯我則異是所謂道御而王鬼神理顯于惡盈夷夏心同于助順元魏東遷而都洛殆欲速亡秦符南舉以度江何殊送死虜穢無日吾圍何憂劉項之勢宜決于雌雄袁曹之爭豈繫于強弱惟人謀之咸贊廼帝命之不違攻不足者守有餘亟宜伸于廟筭壹大治則終身創果何憚于武功蓋威惟斷而乃成事必忍而後濟其也運甍卒日擊楫此時每忘恤緯之憂願奮死綏之勇念門下新騰于揆路方士者爭馳于賀緘懼求苦語之

缺然惟騁諛辭之紛若敢推德愛冒獻忠規竊謂聖籌當決于帷中奇兵宜運乎堂上投機之間不容褻矣俟狐疑掩耳之前有震霆惟貴神速上策莫如自治先發乃可制人異乘茲爰立之初即助為于錄之舉佇聞勒騎一洗唐太宗渭上之盟當務磨崖重勒元次山浯谿之頌

上朱中丞啓

益隆上眷進位中司國論求衡石之公鄉邦增泰華之重竊以三臺鼎峙自古惟御史無以加五院緯連在今以中丞為之長引人主耳目之所不接達乎四方合天下腹心之所欲言出于一口勤求民瘼以安萬姓繩糾官邪以肅百僚獻納之責寔通于諍臣董正之權或重于宰相茲事體大舉

世才難共惟中丞事君無私許國有素木將用于梁棟必待
十圍金未鑄于裏麟嘗經百鍊退而處約藏以待時筆下掃
千人之軍冑中蟠萬卷之讀優游莘渭身為十載之閑密勿
唐虞道有一言之合擢引諫省荐領臺綱蓋應龍翔則雲
霧滿然而興故猛虎在則藜藿為之不採介然特立之譽
允矣獨坐之除申錫龍光一新風采雖官守言責之逾大抑
任重道遠之無逾郵置甫傳中外胥慶某桑梓晚進斗筲
小才金蘭瞠後于同心草木繆當于吾味志惟晞孔卜商
何以起予哉身則去齊鮑子誠為知我者政闕掃門之便徒
傾賀厦之誠所望謀臧敢稽忠告方將以洪毅而厚望于君
子豈敢徇姑息而淺為之丈夫仁豈遠哉惟力行而必至時
則可矣非茂對以奚為願斟酌于民言更扶持于善類力辨邪
正深明後先歎外攘于內修致遠懷而近悅落金吾之膽詎
可無溫造之抨寢淮南之謀正惟憚汲黯之直仰以尉愜九
重大有為之志俯以壓塞四海士大夫之心公議所孚民望
咸屬當令泰山逸士作慶曆聖德之詩毋使昌黎夫人著正
元諫臣之論

上何諫議啓

茂簡深衷延登大諫直聲風播公論永孚窈以百官皆歲王闕
而職有司存七人俱號爭臣而事從其長唐虞勲華之史謨
必別于禹臯房杜謀斷之長直猶遜于王魏自非忠嘉出乎
天性議論當乎人心則何以自結于九重之知隱然為一世之

重。共惟諫議才高絳緯，識貫古今，力探聖學之源，深明王事之體。蚤據素蘊，峻涉身衢，聿逢行可之時，存居言責之重。彌縫輔贊，誰識用藏。饜飲優游，自令理順。惟默存諤之實，豈顯求赫之名。正直天通，靖共神介。益光夙夜永終之譽，將膺左右圖任之求。容勿太和之朝，雍容正觀之治。膏澤遂覃于四海，雲龍永契于千齡。某下走駑材，末學膚受，非直興起于聞風之久。蓋嘗唯諾于摠衣之餘，惠然國士之知，申以君子之愛。際辛若此，報塞謂何。願因賀履之誠，輒獻美芹之見。聖王在上，豈憂魏證之難全。輿議所期，但覺陽城之有待。

上都司諫啓

簡在宸衷，序遷諫苑。邦之司直，民其爾瞻。郵置甫傳，中外胥慶。

竊以責難陳善，在古人不立于常負。補闕拾遺，及唐世始分于職守。並肩而立，易地皆然。屬當行可之時，尤貴美成之久。恭惟司諫識該今古，學際天人。擬玉質之粹溫，擅金叡之宏遠。直養浩氣，信悃幅之無華。入告嘉猷，每優游而不迫。諫行言聽，謨明彌諧。雨露九重之恩，羽儀增兩者之重。導人使諫，既成諤諤之昌。責難于君，尤見卷之之愛。一言甫出，四海同休。將繇政途，游升揆路。沛膏澤而益遠，鞏蘿圖而浸昌。某最爾蠢愚，踏然踈遠。生平無雅素之分，一見蒙特達之知。薰之沐之，博我約我。君子之愛固當然也。國士之遇，何以加諸。戴此恩私，若為報稱。願因賀履之始，輒陳窺管之愚。居王魏之官，當念時哉之易失。事唐虞之主，奚憂峴者之難全。

回徐教授啟

思見古人若懷飢怒遠承書問如對面顏既聞旅次之密移復
仰謙光之下逮願不及此慰何如之共惟某官學洞淵微氣涵
剛大望高仁里聲滿賢關得雋翰墨之場投機功名之會斬蘄
頭角已發見而非潛恢恢及酬猶善歲而未試挺出要路凡謂
奇才獨冷廣文詎為久計諒養成於華貫當亟奮於身衢願如
憊愚忝有雅素閩嶺嘗覘於半面武林又枉於高軒雖邂逅適
願之偶然無幾相見然踟躕搔首者久矣靡日不思豈量際會
之來迺有親依之幸且將進躡無羶之坐薄采在泮之芹挹彼
汪陂即異各疵之一洗式時德宇終期通介之兩全屬祥暑之
云初願冲襟之益固永綏福履縣介壽祺

到任謝宰執啟

假使節於全閩猥被過家之寵董舶征於互市濫承柔遠之流
臨履云初戰兢尤甚惟東南要荒之地最廣實天地溫厚之氣
所鍾在諸番之中最為恭順自上古以降常用綏懷非如西北
之二邊每接干戈之百戰故因其仁氣義氣之別則待以周索
戎索之殊卉服蠙珠任土嘗脩於禹貢南金象齒獻琛亦頌於
魯詩極舟車之所通示羈縻之有漸不取武功之用粵惟文德
之敷威責有令而文告有辭在周雖列職方之掌下碇有稅而
閱貨有燕至唐始立市舶之司許以通商為之置吏考諸歷代
惟皇朝職守之尤詳列在三方蓋溫陵事任之甚重引賈胡之
往返幹泉貨之低昂自非蔚有重望如孔毅素立清節如宋璟

不以粟金入懷如張屬國不以貪泉易心如吳隱之則何以被
皇華之遣而不慙攬澄清之轡而無歎如某者學惟牆面質但
蓬心半生連蹇於詞場四載優游於丹府字雖丁識誠難兩石
之彎經匪亥全尚迷三豕之渡蟬蠹書而何用馬賦粟以何多
當邊防羽檄之交馳撫書生鉛槧而有愧縱欲投班超之筆於
我何加俾之請終軍之纓則吾豈敢閱百計以皆拙省一日之
無長豈把關擊柝之敢辭矧委吏乘田之有守敢遺餘力不務
竭誠願言謹始以圖終姑且用勤而補拙沛朝廷之膏澤於是
達疊疊焉總蠻夷之綱條所言但平平爾雖微高論庸竭寸心
共惟某官開闡壯猷翼扶興運誠明並格於高厚聲教旁通於
朔南寸刃不施藁街授單于之首尺書所暨鴻臚列尉佗之珍

欲威懷兩用於域中故文武並施於術內肆令躍冶冒此乘軺
取械樸而薪樵之俾克生於王國惟桑梓而恭敬止復推本於
人情某敢不憤啟於中視鞭其後雖未能尺董以答行說奮為
賈誼之大言猶庶幾重譯以致越裳庸顯周公之雅美化

謝汪帥啟

小智自私久竊祠官之祿大鈞播物俾從帥幕之游既出於公
舉之推復遂其私計之便措躬無地錫福自天竊以人多急於
身營智莫難於物徧位望尊而願忠者踵至土地廣而造請者
沓來耕或遇雨則穫以為憂泝者得風則訟非所欲楚越南北
之殊軌冬夏熙凝之異情積其一二日之所求雖使千萬變而
未歎故於謙有平施之稱而在易無曲成之遺溺己之溺而飢

己之飢此禹稷之所自誓憂民之憂而樂民之樂雖孔孟以為難能蓋以至無供萬物之求以大公任四方之責其道甚廣所應無方惟在其橐籥之中始知有併蒙之賜如某者器非適用學不知方既邁壯齡始叨末第委身義命絕意顯榮馬足車塵初未服從於吏役鸞臺鳳閣固已躡升於俊游所研窮者千古浩渺之書所交結者四海豪傑之士大則元元本本之弗昧小則怪怪奇奇之罔遺識元紫芝潛自消於鄙吝揖黃叔度初莫測其淺深諄諄然忠告之勤閔閔焉德愛之益景星先覩之為快行露蒙潤而不知目擊所在心期自遠失身一疾去國十年力僅勝於匹雛行幾類於跛鱉隨風逆反恍神山之曾游霖雨漂沉遭土偶之屢笑還歸里閭粗理生涯鄉鄰或鄙於東丘親

黨誰憐於北阮爨無欲清俸祿罄於久閑盜不過門貲財困於多女猶叨廩食未即溝捐徧歷十全之醫盛蓄三年之艾既大綱而小作紀遂月異而歲不同昔遭末疾之風淫將食之既今競分陰之尺璧殆幾乎全存有寅緣復茲際會博我約我薰之沐之飛鴻在冥冥之中綈袍有戀戀之意為黃堂之重客榮幸已多陪碧幢之上游叨逾孰甚俾積餘力庶為全人既無需次歲月之延復省裹糧道里之費使其自擇所處者何以復加於此乎願此困窮之中有此遭逢之幸此蓋伏遇某官天民先覺吾道主盟文經武緯之旁通吏才將畧之兼備自分民於閩嶺將報政於期年佩牛俗改而成慶秋成抱牘吏稀而坐觀畫永俯念麟臺之舊肆騰鶚薦之章一諾重於千金片字榮於華袞

暮思寵錫，俞旨曲從，頓令尾磔之資，居有鼎彝之重。縉紳聳動，歛令公議之伸，里閭喧傳，足視交情之厚。某敢不脩身謹行，宿道向方，務恪守於官箴，永矜持於行檢，貨財筋力，既曲全老病之安，會計牛羊，敢或廢委乘之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劉丈舉自代啟

方慚鉛槧，難陪三館之英，敢意姓名，輒與九官之遜。譽過其實，得之若驚，竊謂拔茅必以彙征，避路不枉一步，蠹不如種，豈其韜略之必長，賜賢於丘，曾匪淵源之少貶。既分而已，則愈有自下而人以為高，此先進後進所以相資，故大賢小賢均於自得，允為美事，豈曰虛文。如某者，行則迂踈，文惟骯骯，雅宜服州縣奔走之役，顧乃從臺閣清切之游，讀未見書，浩莫窮於涯涘，正

得幾字，初無補於絲毫，雖實碌碌以素餐，獨有區區之墨守，金方就鍊，詐敢為繞指之柔，璧未嘗投，自應無按劍之怒。每粗求於己志，固絕望於人知，迺辱哀褒，俾充鶚薦，庖人已治，烏用越而代之。大匠雖勞，豈能傷其手者，徒借鹽車一顧之重，俾有弊帚千金之酬，遂指此名，俾重於世。此蓋伏遇某官，中立無倚，久要不怠，身從傾蓋之驩，每加持榻之遇，揄揚有素，何嘗許邵且評之更汲引，惟新復居山公啟事之冠。雖達能固無私謝，而知己所以求伸，顧非土木之心，寧無門地之感。某敢不益勤樸學，分處散材，念惟賢知賢，何以稱至公之舉，將以德報德，庶不負平生之言，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士人謝孫憲啟

猴佩雞冠自愧仲由之鬪狼鼠牙雀角幸逢召伯之辨明罪大
罰輕思深感極伏念某等童心未變庭訓莫遵業弗戒於荒嬉
氣謾矜於在鬪比因初斡之暇輒追重九之驩但虞一夜秋香
之衰豈料今日人心之別初由毀瓦以致怨繼遭鳴鼓而見攻
德山棒行非由機契孟嘉帽落不待風吹要為蒲人之盟不啻
淮陰之辱尊拳可畏信難肋之難安編鬚甚危幾虎口之不免
遂成飲食之訟以貽父母之憂既在乎縲紲之中惡得無罪苟
寘諸箠楚之下其何以堪豈曰意全實由天幸茲蓋伏遇某官
恩流冬日明察秋毫聽駿明堂下之言攬鄆陽獄中之疏黥布
之身入漢壘思威並施孟獲之戰遇蜀師擒縱兩用洗其既往
之咎開以自新之途屢校以懲是謂小人之福也姑息弗用得

非君子之愛乎顧慙螻蟻之微曷玷丘山之賜某等敢不志懷
結草事必吹藿佩婁公唾面之箴豈忘懷恐報晏子脫驂之德
願畢驅馳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拙齋文集卷第十二

史論

論通鑑與左氏相接

孔子於春秋盡於哀公之時左氏引而伸之盡於二十七年其
篇末又引而伸之至於悼公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
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杖之門鄭人俘鄆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
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
何以為守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襄子由是
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是左氏之書盡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於韓趙魏之滅知伯也。此書繼左氏傳所作，故始於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蓋所以接左氏之體也。韓趙魏之滅，知伯在於周定王之十六年，上距左氏之篇末，凡十有五年。下取通鑑之初，威烈王二十三年，凡五十年。左氏引而伸之，以及於韓趙魏之滅，知伯通鑑又反而進之，以追及於韓趙魏之滅，知伯此此其文勢雖前後而實相應也。

論作史之體

某嘗聞之先生曰：自春秋筆削之後，春秋之法不傳，歷代史官記事而已。其褒貶不在焉。惟司馬文正公於通鑑首載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范內翰之於唐鑑首載唐太宗之陰結豪傑以晉陽宮人劫高祖，且稱臣於突厥而求其助，蓋孔子

之作春秋，惟以為君臣上下之不明，義利之無別，所以記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詔後世。司馬公范內翰得此說，故其著書立言之始，首辨夫名分之際，以正天下之大綱。謂威烈王當正其分，不當封韓趙魏為諸侯。唐太宗寧不得天下，不可稱臣突厥。此則明乎春秋之大旨，而得夫子之正傳也。夫晉之大夫止於韓趙而已，命之以為大夫，猶可言也。安得晉國猶在，而以晉之大夫立為諸侯乎？周之名分之亂，蓋始於此。世之論封為非者，往往借周唐以為說，謂周之亡以諸侯，唐之亡以藩鎮。某獨以為不然。諸侯藩鎮，非能亡周唐也。而其所以亡者，實自亂也。威烈王不能討韓趙魏之罪，而反封以為諸侯，唐自肅代而降，藩鎮戮主帥，因授以節鉞，周唐之亂，實在於此。夫君臣之分

如冠履之不可移易也。苟其犯上，則天地猶不能以成其化育。而况於人乎？其在月令，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民多流亡。夫春夏而發生，秋冬而肅殺，天地之常理也。周唐之君，當刑威而慶賞之，是逆天下之常理也。天下安得不亂。

豫讓報仇

太史公傳刺客五人，而豫讓在焉。意謂此五人者，輕用其不貸之身，逞其志於匕首之間，以行險僥倖，成其志。則如曹沫如聶政，不幸而不得志，則如豫讓如荆軻。如要離，是皆不合乎義，義輕用其死，實匹夫之勇。

也。故子雲以要為為蛛螫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是皆不許之以義。蓋知死非難，處死為難。死不可輕用，要在合乎義而已。然豫讓之死，不得為義。而其言則有合乎義者。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而讓則以為既已委質為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蓋既已委質為臣，則負舊主而臣新主矣。既臣新主，又求殺之，則既負舊主而又為不義。新於主矣。李陵臣於匈奴，司馬遷為陵上書，謂陵身雖陷敗而不死，宜若得當以報漢也。上以為誣罔，下之蚕室。李元平為李希烈所擒，閔播聞之，說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

俄而受賊署為宰相有告其貳而元平斷一指以自
誓然李陵未嘗有以報漢李元平未嘗有以覆賊而
建功故司馬遷閔播所以不能自免也使陵果有以
報漢元平果能覆賊猶不得為義士何則既臣於虜
矣而又不忠是未得為義也張巡為祿山所執虜人
脅以刃巡不屈又降霰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
身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有所為也公知我者
敢不死乃亦不降若巡者可謂明於義矣南霰雲之
將歆有為是亦元平之志也而巡乃不之許者謂既
事人而欲殺之不可也此豫讓之死雖未合於義
其言亦有可取

文侯不棄獵人期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
以行之哉蓋治家而無信不可行於家治國而無信則不
可行於國孟子之妻出其嬰兒啼孟子曰母啼社歸當殺
豚以食女其妻歸孟子命殺豚曰幼子常視母誑之以
豚而不殺是教之欺也卒殺豚食之蓋居家而家信當
如孟子之不欺嬰兒治國而國信當如文侯之不負
虞人

聶政刺俠累

韓相俠累之坐府上兵衛甚嚴而聶政以一介之夫持數
尺之刃得以上階而殺之何也蓋君子以忠信為甲冑以

禮義為干櫓，惟忠信禮義為終身之防。然後無倉卒之可虞。故被甲百萬，不如投壺而雅歌。閉戶十重，不如設笑而岸幘。苟無忠信禮義，而徒恃其區區之衆，此俠累不免於聶政之禍也。晉靈公使鉏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門焉者，入其閨則無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鉏麇曰：嘻，子仁人也。吾入子之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也。然則宣之子，免於鉏麇之禍者，豈在於兵衛之嚴哉。

魏相田文

書曰：如有一介臣，斷不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有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是其口出，是能用之以保我子孫黎民。蓋欲賴乎天下之英才，以保我子孫黎民者，必其人之無他技，休休然。如有容而後可，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責育不能奪也。是知田文雖不如吳起之才，而至少國疑之時，則文足以辦此。而起則不足以當之。觀起之去魏，事楚也。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云云。楚人之貴戚大臣，多怨及悼王薨而起，不免於禍。豈非至少國危之事，非起之所能當乎。然則田文之言，實驗於此。夫楚悼之相起，是

猶秦以治兵而治國也。諸葛亮應變將略非所長而能輔少主，使人無間言，長孫無忌不長於用兵而能當武后易奪之際，毅然不可奪，以是觀之，則知為將者果不可以使之辦國家之事也。

楚悼王相吳起

甚哉楚悼王之不如魏武侯也。武侯相田文而不用起，知其才可以為將而不可以為相也。至於悼王則舉而相之，以其才之長於為將，遂謂其可以為相也。古之聖賢才術無所不長，文經武緯無所不施，如商之伊尹，周之周公，曰將曰相，惟所用之，自非聖賢才必有偏，是故高祖之世，征伐則有樊噲、黥布、韓信，至於定諸呂以安

劉氏，則委之周勃、陳平。武帝之世，征匈奴則有衛青、霍去病，至於擁昭立宣，則委之霍光。金日磾將者為將，相者為相，因其才而任之，不復如古之世矣。故非有伊周之才而責之以伊周之任者，未有不為害也。漢之曹操、吳之諸葛恪、魏之司馬懿，是皆以將之才而為相，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故其小者竊位，大者奪國，紛紛爭亂，此無他，以將才而為相耳。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欲君子人也。蓋惟君子而後可以當此任也。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當師之終，是功成名立之時，小人有功而加之賞，可也。用

之在位則不可吳起之相楚幸其死於悼王之時起而不死則曹操司馬懿諸葛恪之事可見矣

以二邠弃干城之將

子思言苟變於衛佞以其才可將五百乘公謂其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之二鷄子故弗用然當戰國之時得瓜牙之士而二邠之故頓弃而不用是亦可惜也蓋處戰國之世於士則不可不求其兼謹於瓜牙之士則不可以廉謹而求之也是以擇將之才與公卿大夫不同公卿大夫之才非廉謹不可也至於將則嗜利無耻者皆可為也高帝之興一時所用以為將者皆販繒屠狗之徒椎埋發塚之輩尚安可求其素行哉惟先取其將

略而不復責其素行者而為之是以不五年間取秦滅項以造漢室之基業即此以觀則知戰國之世瓜牙之士安可以二邠之故而弃之哉漢陳湯斬邠支而歸石顯惡其矯詔言湯素貪所歛財物入塞多不法欲按驗之劉向上疏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湯斬邠支而歸未獲受社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也於是下詔赦湯夫以湯之虜掠財物入塞多不法猶不足以掩其功况以二邠之故而弃干城之將哉雖然衛侯之言猶有可取者以變之為吏取民二鷄子猶且有罪况其所取有大於鷄子

者乎。後世以來為吏者不法，姦賊狼藉，而尚且不治。至其敗則有胡椒八百斛，芒屨兩舫者，以是觀之，苟變取民二雞子，而衛侯劾之，亦不為過。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

人臣之事君，惟欲格其非心而已。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尚安用乎人臣者哉？楚莊王言事而當，羣臣莫能迨，則退朝而憂。申公巫臣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迨，是以憂也。其在中歸之言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臣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迨，吾將幾於亡乎？」是以憂也。夫以莊王謀事而當，猶且以

為憂，况衛侯之計非是，而羣臣和之如出一口乎？

齊威王來朝

諸侯朝於天子，禮也。周東遷而後，此禮廢，故諸侯莫有朝於周。雖齊威、晉文之賢，猶莫有舉此者。况其他乎？威公葵丘之會，但能率諸侯尊宰周公，而未聞其朝天子也。晉文公踐土之盟，雖能朝王，然召王以朝，其正也。孔子變遷其文而為之諱曰：「天王狩於河陽，其能率諸侯以朝王，是特因會諸侯於踐土而朝之，非其本心也。非其本心者，且猶取之，况其能以禮而朝王者乎？」威王之賢，東遷以來未之有也。世多謂戰國以來無賢君，其嘗求之得二人焉：曰齊威王、趙武靈王。威王不以周室之微

獨能以侯禮而朝王此成王之賢猶可取也至於趙武靈王之
時秦初稱王韓魏亦稱王獨武靈王不肯曰無其實安敢取
其名乎全國人謂已曰君此二王者尚知有君臣上下之分
使其得孔孟而為之臣庶乎可以為周之文王

成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

自古賢才之用於外往往多為左右小人之所排擊沮難而
不得進故伊尹之告太甲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蓋
居官者雖得賢而用之然必居君之左右者亦惟其人然
後為善夫以善於治即墨而左右毀之不善於治阿而左
右譽之則左右之言豈足信哉以是觀之則知欲賢才之
得其志惟在於左右得其人乃可杜預之在晉嘗賂洛中

賁近或問之曰吾非求譽恐其為害夫以武帝之用杜預可
謂信任之深矣而預尚且恐其為左右之所間則知人主之
左右苟非其人則賢才未有能伸其志者成王烹阿大夫之後
左右皆得其人而賢才獲其志觀其與魏惠王論寶以謂吾臣
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有
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更有黔首者使守
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
道不拾遺此皆用即墨大夫烹阿大夫之所由致也

顯王賜秦獻公黼黻之服

諸侯來朝於天子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也故
詩所謂諸侯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與

之玄衮及黼，蓋賜諸侯黼黻之服，必於其來朝有功，然後可以賜之。秦獻公未嘗朝周，亦無其功，而顯王乃以黼黻而賜之，是畏其強也。蓋周室衰微，惟以諸侯之強弱為高下，當三晉之強也，不以其道立為諸侯，非所當立而立矣。既以立為諸侯，則當列於諸侯之位也。魏韓趙既已皆諸侯矣，而秦獻公以諸侯伐諸侯，何功之有，而乃賜以黼黻之服，是非所當賜而賜也，非所封而封，非所賜而賜，周之政刑，無復有矣。

諸侯以夷翟遇秦

戰國之諸侯，可謂不能自立，而惟以國之強弱視人為叛服者矣。當秦之未強也，則皆以夷翟遇之，而使之

不得與中國會盟。至於孝公發憤，布德修政，商鞅說之以富國強兵之術，及其強也，則諸侯割地以奉秦，相率而帝之，惟恐其或失，始焉中國之會盟不可得，而與終焉相率而帝之，安在其能立也。昔齊侯將為城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今君因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今以秦之未強，則擯斥之，及其既強，則尊而帝之，以是知戰國之諸侯，皆戰國之鼠也。

鞅與甘龍論變法

甚矣利口之能移人也。商鞅與甘龍論變法，王恢與韓

安國論擊子旬奴田蚡之與嚴助論討閩越溫彥博之與
魏證論處降虜甘龍韓安國田蚡魏鄭公之言皆是也而
卒為利口之所奪誠以利口之移人能變白為黑易東為
西使時君世主亂其是非而從之此孔子所以惡利口之覆
邦家蕪葭之詩所以刺襄公也而其言謂未能用周禮將
無以固其國焉蓋秦之為俗所尚者武勇所好者攻戰是
秦之為秦可以為強而不可以為長久之計故蕪葭之
詩惜其不能用周禮而刺之然秦所患者乃以其法之
不足而不知其所以為長久之計要當用周禮而後可
也當孝公之立慨然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強秦下令國
中曰云云當此之時使德如孔孟者而輔之告之以行
而不止哉

有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商鞅可謂能誘民於征戰者矣民有軍功者各以率受
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至使秦民強戰者必賞
私鬪者必戮以重賞而誘之以重刑而懲之民安得而
不趨於戰哉此民之所以小大僇力無足疑者然鞅之既
變秦法興兵肆伐無不如意是以不數十年間并六

國而有天下，故嘗論之。鞅之為法，可以用之於天下未定之前，而不可用之於天下既定之後。何者？以其天下好戰之俗多也。周人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蓋率天下而為忠信孝悌之行，惟其有忠信孝悌之行，而無嗜殺之風，故牧野之戰，武王罷師而歸，馮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以示天下弗服，而天下亦無復有好戰之意。秦人使其民之習於攻戰，使其武健能刺捕甲者，皆得以自復其役，而民亦皆爭而為之，不知其他。及天下既定之後，欲民之不好戰，而終不可得。前日欲其勇於公戰，則惟恐其不可得；今日欲其忘戰，則有所不能得。於是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風聲氣俗，日漸月漬，安能遽忘之哉！

是雖殺豪傑，銷鋒鏑，使天下忘戰，然天下終不能忘也。是以陳勝吳廣奮身於隴畝之中，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而天下響應，誠以天下多好戰之俗，故身秦之興也，以商鞅其亡也，亦以商鞅則鞅之功，何以補其亡秦之罪哉！

刑公子虔黥公孫賈

甚矣商鞅之似江充也。漢武帝使充為綉衣使者，追捕盜賊，充出逢館陶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獨令公主得行，車騎却沒入官，從上甘泉。太子僕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教亡素，充不從。」遂以上聞。武帝曰：「人臣當如是。」

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此其事與高鞅刑太子之傳公子
虔，黜其師公孫賈，其事正同。雖如是，然不能以兩立也。高
鞅刑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及惠文王即位，公子虔之後
告高君欲反，發吏捕之，盡滅其家。江充知與太子有隙，
懼武帝晏駕後為太子所誅，乃先以巫蠱蠱太子，而太
子死，以是親之。若此，必不能兩立，非太子蒙其禍，則必
及其身及其身，則為高鞅及其太子，則為江充。此皆
必然之理也。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
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門。馬釋之劾奏之，文帝免冠
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持詔赦太子、梁王。然
後得入，夫以釋之之賢，尚且以此相忌，至於幾不相
容，幸而二人俱免於禍，然亦殆哉。景帝爰爰乎
張釋之也。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而刑其足

荀子曰：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
醜。君子能則寬容，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欽，以畏事
人；小人能則倨傲，以驕溢人，不能則嫉妬，以傾覆
人。是君子小人之分也。蓋惟君子可以有能，小人
則不可使之有能。涓，小人也。言兵而有能，此其自
以不能及孫臏，至於召而刑之也。涓之自以兵法不
如孫臏，召而刑之，亦猶李斯自以刑名之學不如韓
非，言於秦帝而殺之也。公孫洪自以春秋之學不如

董仲舒譖之武帝出而為江都相元此皆小人之有能
恐其人之愈已則深排力試以陷於禍害譬言如豺狼
不可近也雖然有之所能者兵法也如其兵法而用其
足兵法猶在也魯有蜀山無趾見於仲尼仲尼曰子已
陷於禍害來之何益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害吾身是
以喪足也然吾猶有尊足者存消雖以法而刑贖之足
贖猶有尊足者存足可用而兵法不可害雖用其足
而兵法用於齊消亦陷其所圍而死消之所以陷害
於贖者乃其自害也安可以及人哉

田忌救趙而引兵走魏都

蓋救趙而引兵於趙用兵之常也今其用兵於魏都
者。是得夫解雜亂不控捲救圍不搏檝之道。蓋解雜
亂而控捲者。其亂愈不可解。救圍而搏檝者。其圍愈
不救。可惟此元擣虛形有所格勢有所禁。則不期解
而自解耳。苟惟不知形格勢禁之術。而徒控捲搏檝
則雖欲解之。適所以堅之也。蓋救人者不必救其所
圍之國。惟擣其所虛之地。使其反兵以救亂。則其圍
自解。是一舉解趙之圍。而後收弊於魏也。用兵之法。
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王邑以兵欲徇昆陽。
嚴尤說之曰。今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
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耿弇以兵討張步。
視安西城小而堅。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

攻臨淄，半月拔之。蓋攻其瑕則堅者亦瑕，攻其堅則瑕者亦堅。王邑以兵挫銳，昆陽之城小而堅，卒以自敗。是解雜亂而紛糾，救圍而搏擊者也。耿弇以兵攻臨淄而安西，自拔是不控捲而雜亂自解，不搏擊而圍自散者也。豈惟用兵為然，而天下之事亦莫不然也。蓋將欲救人之患者，莫若逆為宛轉，使之出於不慮，而後可圖。如漢七國之亂，晁錯為景帝謀削七國之地，而七國果反。此所謂解雜亂而控捲之者也。其後主父偃祖其故智，為武帝言分王子弟，終漢之世山東無強國。此所謂不控捲而雜亂自解者也。

縣置令丞

令丞之置實自秦始。鞅之相秦，其他法度刑政固無足觀。惟縣置令丞一事最為近古。故行之至今，而其法尤在不可不表而出之也。

拙齋文集卷第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拙齋文集卷第十三

史論

廢井田

井田之壞雖自商鞅然自戰國之時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云云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以是觀之則知孟子之世而其制固已紊亂而非鞅壞之也鞅之所以被其名者蓋由變井田而為阡陌不復有先世之遺意也故嘗論之井田之成也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壞之也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爰自禹平土創為溝洫之制井田之法實規模於其間至於歷夏商而其法

三山林之奇 少穎

大備是其成也。亦數百年而後成。周自東遷齊威晉父更定霸業疆域之制。散亂而無統。歷至秦孝公之時。盡變其法而為阡陌。是其壞也。亦數百年而後壞。以是觀之。則后世之君欲復井田之制於一日之間。可謂不知務也。

子思言利孟子不言利

孟子之適魏。正當魏人敗於馬陵。秦人虜其公子卬。魏之為國可謂困矣。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蓋其兵屢敗。意夫孟子之來必有奇謀。祕計。以取勝於鄰國而洗其屢敗之過也。故其言曰。云云。一洒之。如之何。則可。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

焉者。馬陵之敗。虜太子申。是也。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者。秦取西河之地也。南辱於楚。史傳失傳。惟其屢敗如此。故問孟子用兵何若而利。何若而不利也。而孟子則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惟其言仁義。至於利之一言。則泚然以謂如虎狼之不可近。近之則噬人。如烏喙之不可食。食之則致死者。然孟子學子思者也。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人。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而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孟子之學子思。既知夫仁義為利之大。而其對梁王。則終不以利言之。何哉。善夫。溫公之論子思。孟軻之言。

一也。夫惟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對梁惠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此說可謂盡之矣。蓋仁義非無利，仁義之利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與世俗而言仁義之利，彼將以利心而求於仁義，果何以得仁義之利哉？楊墨之徒雖曰仁義一則以利天下，而不為一則以利天下而為之，惟其以利心而求於仁義，我雖近仁義而卒不免於利。故惟孟子則可以與之言，非孟子而與之言則失之矣。蓋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則失人，不可與之言而與之言則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罕與世之人言也。夫子之道傳之子思子

思之道，傳之孟子。夫子罕言利，而子思言之於孟子，此子思之所以為善學夫子也。子思既言利，而孟子則不言之於梁王，此孟子之所以為善學子思也。譬如醫家之用藥，此人所用之藥，不可以用之於彼人也。君子不以天下儻其親為墨子而言，則可為始皇而言之，則不可。儻非聖人之中制，為魏晉之君，儻畜言之，則可為武帝言之，則不可矣。

孟嘗君招士

孟嘗君之養客數千人，世皆以其能養士而言之。而司馬溫公獨不之取，以謂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夫孟嘗君之養客，世皆以為賢，而溫公獨比之於紂，何哉？蓋嘗謂孟嘗君之養士，非能得天下之賢人而養之也。其所得者，皆出

於一時亡命無賴，雞鳴犬吠^狗之徒，蓋其所養非所養故也。當孟嘗君養士之時，孟子在齊，養客數千人而不能得一。孟子安在其能養士者哉？正猶公孫洪之開東閣以延天下之賢人，至於賢如汲黯則排之，如董仲舒則逐之，開東閣以延賢而不能得仲舒汲黯，則東閣之所延者可知矣。然孟嘗君以賤妾之子而得靖郭君之嗣者，以其能招賓客而養之，其意蓋欲以此竊齊，其終不能得志者，亦為齊之幸也。

孟嘗君書門版使人入諫

公孫戌能諫，孟嘗君受象床之為非，至於其已則受寶劍，可謂工於料人，拙於謀已也。而孟嘗君乃喜其善諫，至於

書門曰：有能揚文之過而得寶於外，使疾入諫者何哉？蓋人君之受諫，惟取其言之有益於已，不問其人之如何也。昔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色也，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而巫臣卒自取之，及其奔晉也，晉人以為邢大夫，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巫臣能諫，楚莊王不納夏姬，而已則納之，為已謀則不善也。為楚莊王則實善也。故從諫者，惟取其言之有益於已，安問其人之如何哉？楚人有不死之藥，齊人欲往而求焉，巫中塗而聞其死，乃為之嘆息。或問之曰：彼既

死矣子何嘆乎。答曰：其人雖死，安知其無不死之藥乎？則
是其所求於人者，惟取其有益於己，彼之能與不能，非所
問也。雖然，孟嘗君之能從諫如此，而卒以無聞者，何哉？蓋
孟嘗君之從諫，非其誠心行之，不免有利之意，其意謂
門下三千士，不欲失一客之意，則三千人皆以為親於己
矣。切嘗謂孟嘗君能為人所不能者二：公孫戍責其不
納象牀，而能從其諫，不問其人之如何一也；馮驩責券於
外舉而焚之，而孟嘗君不怒二也。使之加以以誠，則周公
豈能過哉？

五國伐秦

孟子問齊王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王曰：楚人

勝云云。以一敵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秦以一國而與楚
燕韓趙魏相敵，是亦以一敵八也。小國不可以敵大國，固
不可以敵衆，而秦人每勝六國，每負秦每強六國，每弱者
何哉？蓋論天下之正論，小大多寡，誠不可以相敵，而秦每
勝者，蓋以氣而勝人之國也。譬如人之博焉，氣盈而財少
者，博每勝，氣縮而財多者，動多敗。以是觀之，則秦之所以
能勝而六國所以常敗者，秦之氣盈而六國之氣縮也。苟
以氣之盈縮而論之，則小大多寡，不足論也。

張儀說秦王

為縱約者六國，曰楚、曰齊、曰燕、曰韓、曰魏、曰趙。此六國者，
相與約從，合而為一，以抗秦。張儀欲敗縱約，必先說魏而

使之歸秦者，蓋儀約之成與不成，其利害在於魏也。魏之為國，其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實六國之戰場也。使魏能守縱約，則秦必不敢越魏以謀六國也。自古天下有大梁，實為南北之限。漢吳楚之亂，梁孝王令兵守魏州。吳楚不敢越梁而北，唐安祿山之亂，張巡許遠固守睢陽而祿山不得越之而南。以是知梁地古之戰場，實南北之要衝也。故商鞅之欲強秦，必先詐公子卬而取之，使獻西河之地。然後鞅之計得成，及張儀之敗從約也，亦先說魏使之歸秦，而後張儀連衡之說定。以是知梁之為地，天下之要。張儀之欲破六國之從，必先說梁，而後五國可得而服。若儀者，亦可謂善為衡者矣。

秦惠王伐蜀

秦之破六國也，世之人皆謂其本於張儀之連衡而破蘇秦之縱。夫從約之破，雖出於秦，而秦之所以并六國者，實非衡之力也。使秦而不能知其先後緩急之序，則諸侯無自而平。秦之所以能并諸侯者，其實出於遠交近攻之策，是謀也。出於司馬錯成於范雎。秦惠王欲伐蜀，以為道險阻難，司馬錯欲其先從事於易，以伐蜀。其後諸秦攻諸侯，欲以兵取剛壽。范雎以謂先韓魏而后齊楚，此二說者，秦并天下，其說蓋出於此也。大抵用兵之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蜀瑕而韓堅，故先蜀而后韓。韓魏瑕而齊楚堅，故先韓魏而后齊楚。此蓋先瑕而后堅也。瑕者既為

吾所有，則堅者果何所恃哉？以此觀之，則秦之并天下，實先此二策，而張儀之衡，特為之助爾。

攻韓劫天子惡名

世之說者，往往以為周於戰國之時，不能復興，蓋當是時，周之為國，特有百里，其地則不大於曹滕，其民則不衆於邾莒，果何以能興哉？然以吾觀之，其實有可興之理也。當威烈王之時，諸侯不朝於周，而威王獨能率諸侯以朝之。顯王之時，韓魏皆稱王，而趙武靈王獨不肯稱王，是周之名分猶存，安在其不可興者哉？然所以終不能興者，以其無能興之人故也。如楚欲用兵破韓魏以窺周鼎，武公說楚王曰：「今子將欲誅殘天下之共王，居三代之傳器，吞三

翻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於是楚計輒不行。張儀之說秦下兵三川以臨二周之郊，司馬錯以為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惠王乃止。武公以居天下之傳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為非，司馬錯以攻韓劫天子為惡名，周之為周，實有可興之理矣。其所以不能興者，是東西周無可興之人也。周文王之興，特百里矣，安在其地廣乎。

先從隗始

君子之欲知人之國，必觀其國之待賢者為如何。孔子將適趙，聞竇犢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惟殺鳴犢舜華，孔子遂反而不往，則知郭隗之謀欲先從之始，而昭王從之，亦可謂善於延賢。

也以隗之為人待之猶且如此况賢於郭隗者豈不往哉此所以能致樂毅於魏劇辛於趙也昔桓公設庭燎之禮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齊東野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威公曰吾之待士暮年而無賢士至子何以九九之術而來對曰吾聞設庭燎以待賢暮年而無有賢士至吾之所以挾九九之術而進者蓋九九之術而君能禮之則其術有大於九九者豈不至哉以此觀之則九九之術尚足致賢人况如郭隗者乎

蔡澤說應侯去位

澤之說范雎雖其志在於得雎之位然而亦忠於雎者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秦之為政至不仁也肆其虎狼之威以吞噬諸侯雖當時所用事之臣終不得其死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其勢然也商鞅白起呂不韋蒙恬李斯皆其所與謀以取天下者也而皆不得保其首領以沒其得保首領者范雎而已夫四時之序功成者退雎既居相位之久處夫功成而退之時乃不知消息盈虛之理引身以退至於安平王稽之事見責於昭襄猶不知引身以去可謂冒死而不顧矣向無蔡澤之言豈能免於死哉然則澤之相秦數月而免初無補於秦而有益於雎大矣

仲連辭齊爵

仲連非戰國士也戰國之士如蘇秦張儀公孫衍之徒所

以為諸侯排難解紛者，大抵志於得利，不啻如商賈之所為。齊威王八年，楚伐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搯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以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多，故笑之。於是王乃益黃金千鎰，車馬百駟。此其所以異於商賈者幾希。觀仲連却新垣衍不肯帝秦，平君言於趙王而欲封之，仲連曰：「所貴於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仲連不忍為也。」及其下聊城也，齊人欲爵之，仲連曰：「吾與富貴而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若仲連者，焉得以戰國之士待之哉？」蓋為士者，欲輕世肆志，則無望乎富貴，苟

有望乎富貴，則無耻而誦於人。此二者，蓋不可以兩立也。又安得富貴而輕世肆志哉？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退而見翟璜，倨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祿之則不肯，官之則不受，汝位則上卿，祿則萬鍾，既受吾食，又責吾禮，何可得哉？」漢高祖之得天下，張子房、韓信、蕭何，號為三傑。蕭何位相國，韓信裂齊而王，獨子房願封留，閉門辟穀，弃人間事，從赤松子游，可謂不役於富貴而能輕世肆志矣。卒之蕭何械繫，韓信誅戮，獨子房以功名自終，不取其區區之爵祿，故得以遂其志。揚子雲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其張子房、魯仲連之謂歟。

秦伐東周

周失之弱，秦失之強。然秦之亡也，在其方強之時；周之亡也，在其衰弱之後。其不同何哉？老子曰：柔弱生之德，剛強死之德。是以齒剛強，故相摩；舌柔弱，故不敝。此自然之理也哉。

鄭國間秦

君子創業垂統，必為萬世之計。而戰國之君，其所以為國者，苟可以延數世^年之命者，無所不為。是所謂偷生苟活者也。夫韓王使鄭國為間於秦，使之鑿渠以延數年之命，信可謂拙矣。然向使於此數年之間，有以處之，亦未為拙也。漢高祖與項羽轉戰以爭天下，嘗謂隨何曰：為我說九江王布使叛楚，若得羽留齊數月，則吾取天下之計定矣。古

之人，固有緩敵人之兵以成其謀者。項羽留齊數月，而高祖取天下之計遂成。况緩其兵於數年之久乎？秦人既從鄭國之策，數年不伐韓，而韓於此數年之間，亦不見其有所為者。徒玩歲閱月，以苟一旦之命。數年之後，秦之渠既成，而韓亦亡矣。自秦人為遠交近攻之策，二十年而不加兵於楚，四十年而不加兵於齊。幸而齊楚之君皆庸黯懦愚，故遂蹈其計中而不悟。使齊楚之君有如一越王勾踐，則夫二十年四十年之間，秦安得而遁之哉？

李牧為趙守邊

安邊禦戎之策，惟在於堅壁清野，而不與之爭利。以困其師，使之兵老力弱，而後可乘。伯禽之宅曲阜，淮夷徐戎並

興為寇。於是作費誓之書。率眾而征之。其誓曰。今惟淫舍
牝牛馬云云。此蓋為堅壁清野之策也。夫夷狄之所以侵
陵中國者。惟在虜掠而已。使吾入保而不與爭利。彼無所
得於侵掠。則師老力竭。然後乘間投隙而加之。兵此伯禽
所以克徐戎也。夫子錄帝王之書。以伯禽之禦徐戎。誠得
夫禦戎之上策。故係之典謨訓誥之末。以為後世之法。若
李牧之守雁門。謹烽火。多間諜。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此蓋
得夫伯禽之長筭也。本朝澶淵之役。寇萊公為真宗謀。令
河北諸郡悉入保。近州郡者徙於州郡。近縣者徙於縣。有
坑塹者平之。有倉粟者害之。虜人入境。虜掠無所得。卒以
請和。由此觀之。堅壁清野之策。誠禦戎之長筭者也。

趙王復將李牧

甚哉李牧之用兵。似王翦也。始皇欲取荆。問李信。信曰。不
過用二十萬人。問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以為怯。
乃使李信將二十萬人以伐荆。卒敗於荊。始皇乃復用翦。
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
計耳。於是翦將兵六十萬人以伐荆。荆人悉兵以拒秦。翦
至堅壁而守之。不肯與戰。荆兵數挑戰。終不出。日休沐。士
善飲食。拊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
曰。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乃令將士擊
之。虜荆王負芻。遂平其地。此蓋守其說而不變。則可以有
立拊士卒而休養之。則可以應變。未有捨是二者而能成。

功也。唐天寶之亂，哥舒翰守潼關，以賊勢方銳，欲堅壁待之以頓其鋒。明皇使使者趣戰，翰不得已慟哭而出，果為祿山所敗。觀翰始之所守者，與王翦之守蓋無以異。然而迫於王命，不能堅守前議，勉強而出師，以至於敗，非其智之不足也。智及之而不能守之也，蓋良將之守其策，可殺可辱，可屏可斥，而其一定之策，不可易也。不如是不足以取勝。

秦趙燕近夷狄

戰國之士，秦趙燕三國皆築塞以拒胡，而內之諸侯如韓魏齊楚皆不受匈奴之兵。至始皇混一天下，以及於漢，然後匈奴得以入寇。文帝之世，侯騎遂通於甘泉，而中國始

受匈奴之兵矣。本朝國初時，劉繼元以太原十餘郡控扼北邊，故中國無北邊之患。及太宗既克太原，然後契丹連年入寇。至真皇而有澶淵之役，蓋太原者中國所賴以扞禦北狄，其必有截然障塞使之自當一面，然後吾之中國不為夷狄之所侵擾。唐以三節度守邊，誠良策也。

春申君合從

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其計既定，則當置勝敗於度外，不可以一勝一敗而沮也。漢高祖與項羽戰，其一定之計，惟與諸侯約從以滅項羽。故自縞衣為義，帝發喪從諸侯欲討項羽者，此計雖屢戰屢敗，而其氣未嘗少沮。故其終與諸侯合師，挫羽於垓下而滅之，蓋其初有一定之

計故非勝負之所得而喜怒也六國之於秦其所以為利者惟在於約從以伐秦而已觀楚王為從長而春申君用事可謂計之得矣此計一定固不宜一敗而沮之及秦師既出而五國之師敗走楚王不能堅守其計反歸咎於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自此之後諸侯不復為從矣惟其無一定之計故卒為秦之所并也唐憲宗討淮蔡連年不利群臣皆請罷兵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使用兵常勝自古何憚用兵先帝亦不留此賊以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集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入其間故卒縛元濟而戮之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是知欲成事者不可以無斷也戰國之諸侯所以卒為秦所并者豈其兵力之不足哉斷不足故也

李斯殺韓非

甚矣李斯之傾覆也當秦人下逐客之令已在逐中則上書以為秦之所以霸者以客而客之自諸侯來者皆有益於秦也及其妬韓非而欲殺之則又以非韓之公子非終為韓不為秦其與前日之謀何其相反如此也當李斯遭逐上書之時使有一如李斯者而云斯楚人也今欲并諸侯斯終為楚不為秦則斯不免於害矣為已而言則以為諸侯之客有益於秦至於陷韓非則以為非終為韓不為秦傾覆如此則李斯之不終於秦豈非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乎雖然李斯之陷韓非信可罪矣非之見害亦有

以取之也。孟子曰：夫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謹也。君子之所學者仁義，故親其親以及他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他人之國，無適而非忠厚也。苟其所學者刑名，則不知有己之親而親他人之親，不愛己之國而謀他人之國，無適而非刻薄也。非之所學者，刑名法術之學，故其出使于秦，乃為秦畫謀，以首覆其宗國，而售其言，雖作說難之書十餘萬言，而卒死乎說難者，其操術有以取之也。司馬溫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百福，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蓋於其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此李斯所以得入其譖也。韓非張

良皆韓人也。張良當秦人滅韓之後，散家財以求刺客，欲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卒得力士為鐵椎，擊秦帝於博浪沙中，雖冒死而不悔，而非當韓之未亡，乃為秦人謀破韓之策，人之智識其相去之遠，一至於此。

燕太子丹報秦

嘻笑之怒，甚於裂眚，長歌之哀，過於慟哭。古之人將欲報夫不共戴天之讎者，不可使敵人知吾有疾之之意，而後其讎者可得而報。越王勾踐之棲會稽，其怨吳也，至深入骨髓矣，然而稱臣妾於吳，盡夫所以事之之禮者，二十有五年，寢薪嘗膽，弔死問孤，以維持其國家，而徐為之計，然後得志於吳，卒棲吳王於姑蘇，以刷前日會稽之耻，善報

怨者固如此也。鷲鳥之擊，必匿其形。燕丹怨秦，欲報之。使荆軻持匕首以擊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威公，不可因而刺殺之。此二謀者，卒皆不成。遂遭秦王赫然之怒，而為秦所滅。夫越王勾踐之報吳，謀於二十五年之間，而後得行其志。燕丹之報秦，王乃欲劫之於一日之際，亦可謂淺慮無謀之甚矣。秦王既不可殺，又不可劫，而燕遂以已其已也。固其所也。然向使荆軻得劫秦王以反侵之地，則燕亦不免於已。何則？秦王肆虎狼之威，不復以信義接於諸侯，又安可以桓公待之？使軻能劫之於一日之間，則軻之反也，秦亦發兵而伐滅之，是劫之亦已也。夫以燕之小國而殺大國之君，則秦人舉國而讎之，又獨無始

皇者乎？以是知不可劫亦已，不可殺亦已，已可殺亦已，是荆軻之行，有以取已者二，而丹乃以為自全之計，是所謂不恐一朝之忿，已其身以及其國家者也。

荆軻刺秦王

忠信為周，蓋惟忠信以防身，為能周而無缺，尚不以忠信為周身之具。縱使慮患之密，未有無缺之可乘。秦人之慮患，可謂深矣。其宮衛之嚴，蓋數倍於諸侯也。然而荆軻進督亢之圖，圖窮而匕首見，把秦王之袖而搃其胸，幾不免於荆軻之所弊者，蓋秦之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執兵侍殿下者，非有詔召不得上，故荆軻之劫秦王，侍左右者欲救而無兵，侍殿下者雖有兵，非有召詔不得

上可謂善慮患之密者矣。而卒以此之故，幾為荆軻之所殺。縱使無忠信以為周身之防，徒區區於宮衛之嚴，是雖慮患之密，然必有出於其所不慮者。秦人之慮患，不獨此者也。破滅諸侯，不封功臣子弟，殺豪傑，銷鋒鏑，以為天下之人無足信，然而卒為亂者，乃其左右所親信之趙高、焚詩書、滅禮樂，以愚黔首，使天下之人皆不讀書，以是為得計。然而起於隴畝之中，習亂以亡秦者，乃不知書之陳勝、吳廣。以是知秦之慮患雖密，而患害之生，常起於其所不慮者。是不知以忠信為周身之具也。漢光武見馬援於宣德廡下，岸幘迎笑，謂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戰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夫岸幘迎笑，可謂簡易，而無防患之具，然莫敢犯之者，蓋惟忠信以為周身之具，無缺之可乘故也。」

盧生與侯生譏議始皇 始皇怒乃坑儒生

神仙家者流與儒家者流異。盧生、侯生乃始皇所遣之方士，使求長生不死之藥者也。其所窮治當及於方士之徒，不應及於儒者也。而乃以方士之伎藝傳相汲引，至於坑儒生。若始皇者，所謂怒於室而色於市也。

二世立

國之存亡雖曰天命，然而人事之修與不修，天命遂從而

改易故以存而為止者亦有以止而為存者此則係夫人
事非天命之所定也如以為堯君而有丹朱以舜為君而
有商均二者之為人皆有必止之理然而堯不以授丹
朱而授之舜舜不以授商均而授之禹國家社稷遂以久
安天下萬姓遂以生育此則以天命而必然之理而為必
存之道也如始皇之暴虐而扶蘇為之子扶蘇之為人寬
厚好儒繫於天下之望使扶蘇而為之君則秦可以不止
然而始皇乃出扶蘇愛少子胡亥李斯趙高之徒探其意
以殺扶蘇而立胡亥此則以不亡之理而為不存之道也
蓋舜之德與堯合故堯立舜禹之德與舜合故舜立禹丹
朱商均之德皆非堯舜之所合此其所以不得立胡亥之

德與秦始皇合故胡亥立而扶蘇非始皇之所合此其所以
不得獨立也以是知天命之所在苟其人事之脩不脩則
天命遂得而改易漢武之所為去始皇蓋無幾矣然而身
死而天下不亂者蓋以昭帝嗣位後罷鹽鐵權酷輕徭薄
賦與民休息此天下所以中興而又安也使扶蘇而繼始
皇則秦之基業可以復振是亦漢昭帝也如其不立何

論楊墨申韓之害

韓退之之論以為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下夫禹之功能
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為萬世之所永賴其功之在
天下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而孟子之闢楊墨乃空言無
實其何足以配禹哉蓋楊墨之害甚於洪水之害惟楊墨

之說遭孟子之辭而闢之此其害所以不可得而見使楊
墨之言而無孟子闢之則其害豈減洪水之害哉孟子之
闢楊墨以為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
父無君是禽獸也以戰國之世而觀之未見楊墨之害則
孟子之言誠若過矣然以申韓之術而觀之則孟子之言
不為過也申子之說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桎梏韓
子之言曰堯舜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雖逆旅
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飯土簋飯土鉶雖
監門之養不敵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海股無胈脰無毛
手足胼胝面目黧黑雖民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貴於
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

手操臣虜之作哉要在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
以制御海內爾當申韓之為此說是亦無實之空言耳及
秦人用之督責益嚴刑者相望天下之人側目而視惟恐
不得其死至於無所措手足山東群盜既起民之從亂如
歸而海內塗炭者數十年此皆申韓之說有以使之然也
夫楊墨之說使無孟子而闢之則必至於申韓之害申韓
之說使見闢於孟子則亦廢而為楊墨之空言矣蓋疾在
腠理血脉其治之也易故無可見之功及其在腸胃骨髓
而治之則雖有功之可見亦難乎其為功矣孟子之闢楊
墨所謂疾在腠理血脉而治之雖其功不可得而見其實
莫大之功也申韓之禍秦所謂疾在骨髓而不可復救當

此之時。雖使孟子復生。其告之也。亦艱乎。其為力哉。

拙齋文集卷第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拙齋文集卷第十四

策問

別試

三山一林

之奇

少穎

問王者通天地人而一、通十為士、之懷王佐才於下、固欲其
聞一知十、無所不通矣、伊尹處畎畝之中、而樂堯舜之道、蓋雖
其窮居畎畝、而所學者、堯舜之學也、一旦幡然應湯聘而起、則
勳華其君、唐虞其民、豈其既仕而後學此哉、造車於室、合轍於
塗、初無難者、傳說之在版築、太公之在渭濱、顏子之在陋巷、皆
是學也、直窮達異耳、非惟古之聖賢為然也、雖後世之士、亦有
之、馬周見唐太宗言天下事、明習憲章、若素宦于朝、而其學成

成於一介草茅之日。姚元崇以十事要說明皇。及開元初。悉可施行而素定其學於廣平。獵師折節讀書之時。士之為士。不當如是耶。我皇朝之待士。可謂重矣。三歲而一郊。天亦三歲而一取士。蓋以科舉大比。洎夫圓丘之祀。各間一歲行之。其視得士之盛。與事天守。是豈徇虛文。備故事。徒以為多士進取祿仕之階乎。誠使海內韋布。咸得以言揚於上。而摠發其畎畝之志。以為聖政之助也。敢問諸君。以通達國體之學。酌斟當世之務。所願施行者有幾。所欲更張者有幾。何所薰陶而俾風俗之醇厚。何所捐益而致公私之豐足。其志所學以陳。毋高而迂。毋畀不調。務使確然必可施於實用。而毋為紙上空言。庶以不負朝廷顧俊之誠意。而無愧於為士之美名。願不韙歎。

官制

問周設六卿。寔推本唐虞稽古之制。蓋自九官之命。而既有其職矣。百揆者。太宰也。秩宗者。宗伯也。士則司寇也。共工則司空也。契為司徒。而有后稷之播百穀。獨無所謂司馬者。說者謂皋陶實兼之。此其於六卿之職。或分其一以為二。或合其二以為一。何耶。唐虞之制。既在夏商。宜無以異矣。故甘誓有乃召六卿之文。而曲禮之載。高制則以太宰。太宗與夫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同為天官之六太。其餘四卿。遂與司士同列。而謂之五官。其不同又如此。何耶。天子之六軍。其將皆命卿。無事則為卿。有事則為將。此其為卿何卿也。謂其為分職率屬之卿。則太宰之職。統百官。均四海。其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摠。而當其出征。乃

乃分掌一軍以為將而屬於大司馬何耶。鄉大夫每鄉卿一人此固非太宰以下之六卿也。所謂將軍者無乃以鄉大夫之卿為之歟。然武王牧野之誓自友邦冢君以下則及於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其謂之御事而與於牧野之師是其為諸侯而未有天下已用其三卿為將矣。豈天子之將而不用太宰以下之卿耶。晉作六軍而六卿統之魯作三軍而三家統之以小準大卿之率屬於內為將於外必矣。既以率屬之卿居軍將之任而王師之出自比長為伍長等而上之至於州長寔為師帥矣。彼所謂鄉大夫之卿又將何以處之耶。諸侯之國止於三卿康叔之封於衛惟曰祈父薄違農父若保宥父定辟而已。然魯有夏父弗忌為宗伯陳以司寇為司敗吳宋皆有太宰又若備六卿而

有之願悉聞其說

孟子所論與王制周禮不同

問昔孟軻氏傳聖言於既隆振王道於將頹舉盛世之典則以律列國之君臣宜其著書立言以前代為標準試取七篇攷之大有戾於經者姑摘其尤者與諸君辨明可乎。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乃於公侯之上加天子一位以子男同一位為五等於卿大夫上加君一位為六等不知孟子所載異於王制何耶。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而孟子特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合公侯伯子男而三不知孟子所載異於周禮

何耶。有虞氏上下序，夏后氏東西序，商人左右序，周人東西膠。而孟子斷然謂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序，不知建學之名。如彼其殊，何耶。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百畝，萊百畝，下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而孟子謂圭田五十餘夫，二十五畝，不知田分田之等。如彼其差，何耶。孟子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考之王制，則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果孰為當耶。孟子謂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考之周禮，則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果孰為是耶。謂國中什一使自賦，而載師又有二十而三，二十而五，十而二，二十而一者，謂夏后氏五十而貢，而

禹貢又有田第八，而賦第三，有田第一，而賦第六者。井田本周公所制，而文王治岐，乃有九一之耕。然則商亦有井地乎。徹法本周人所行，而滕文之問，乃告以七十而助。然則周亦用助法乎。周公封於曲阜，七百里，而何為有餘於百里之祿。文王之興，以百里，而何為廣七十里之圃。立言著書，落落不合如此，何以取信於後世邪。試思所以折衷之說，勿謂孟子為發蒙之書，置而勿論。

曆

問由漢而降，曆法之行於天下，蓋世異而代不同。雖其來除因革之際，冰炭楚越，莫能相一。及推原其流，孰不自於古先聖人。所以曆象授時之意哉。夫堯命羲和，舜在璇衡，載之二典者，示

其可以為萬世之常行也。三代曆法於他書無所經見，必亦因堯之舊耳。而漢之古曆，乃有黃帝、顓帝、夏商、魯之六者，各自為家，何耶？三代之改正朔，見於經者，亦惟其統有天地人之別耳。後世曆家，乃謂其統既殊，則立元亦異。天正之元，甲寅人正之元，乙卯相為經緯，或又謂顓帝用乙卯，虞則庚午，夏則丙寅，商則甲寅，周則丁巳，魯則庚子。言曆者，因是而有異同。又何耶？推步之法，在古止於正日景以求中星，而歸其閏餘。至唐都洛下，因作泰初曆，始以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有合璧連珠之驗，其比於故之推步，是耶非耶？泰初因律生曆，以八十一首為統母，劉歆更以春秋易象配合其數，而揚子雲作太元以準易，亦謂與泰初合。及唐一行用元曆，推本大衍之

數，則以謂其法始出於易，然則其餘與泰初之起於律者，同耶？異耶？賈逵推金火革之意，謂數不可貫，必有更改。蔡邕言不必以一家術取合，明曆當隨時而變也。而姜岌復謂曆法可以永載用之，無斗曆改憲之理，豈其然耶？祖冲之始立歲差，限張胃元傳仁均，軍因之，蓋言天之躔度歲久必差也。而王孝通復謂首堯時星昴昏中，差至東壁，由此積之，將至寒暑易位，豈其然耶？斗分之或遠或近，將安所定？章壽絕元之或多或寡，將安所從？奚若而準日法，奚若而準而先大先小之孰優，氣盈朔虛之孰下，何異以驗其凌歷而盡得春秋之日食，何以推其逆數而舉合六經之甲子，此皆載在史志，可得而備攷者。試各求其至當之說，仍以夫漢自泰初至乾象，凡三家自魏黃初至隋張

張曹元凡十四家。自唐戊寅元至五代欽天凡十一家。本朝自應天至統天凡九家。以至皇極稽極經緯先天景龍符天明元之有其書而不行。正蒙齊政萬分之用。而非正。其間固有疎者。密者。醇者。駁者。合乎古者。不合乎古者。志條而數之。將以究現。諸君博通天人之學。

律呂

問聲無形而樂有器。作器於有求。聲於無則。器非可以常存。其聲而聲非可以取必。其器也是以自古論樂律者。莫不欲求中聲之所由。而求之之法。則自三代而降。迄于今。歷數千年。未嘗有一定之說。律呂之相生。有以蕤賓為重。上生有以大呂為重。下生。而又有以自黃鐘至于大呂。三分損益。惟一上而一下。此

三者。其為度數。何以有多寡之殊。十二管之相生。為宮。有以黃鐘為宮。林鐘為祕。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惟順相。其相生之序。而又有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祕。應鐘為羽。各有避合以相乘。此二者。其為彝倫。何以有先後之異。上下相生。以於十二律耳。而後世復有自中呂而增之。至於南事。以為六十。又由南事而增之。至于安運。以為三百六十。無乃贅於十二律乎。還宮之運。以於五聲耳。而後世復有增反宮。反祕。以為七均。又有十二反祕。調。居角音之後。正祕之前。十二反宮。在羽音之後。清宮之前。無乃多于五音乎。古之製律。或謂以玉。或謂以銅。或謂以竹。而又或曰。陽律以竹。陰律以銅。不知其說之孰是。抑後之定律。或作準以寓數。或裁笛以吹。或製為四器。名之為通。

或為輪扇二十四埋於地中以測氣不知其罷之孰得耶律在於先鍾於後一說也而又有曰先有其鍾後有其律者以一黍之廣為尺而後制律一說也而又有曰一黍之起積千二百黍而後生尺者宮祕商羽角以次相生各有其數其說誠當矣何以復有宮生角、生祕、生羽、生宮之一說也土無候氣之管寄玉于四季其說誠當矣何以有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秋用為候氣之一律管之圖林鍾六寸太簇八分各從其寸之數乎三統之管果皆全寸而分餘分乎抑黃鍾九寸林鍾六寸一厘太簇八寸二厘而不得為全寸乎黍黍之生律有以廣累之有以長累之律之容黍有容八百八粒之少有容二千八百六十九粒之多此數家之說其是非當否之際中聲之得失常

必由之通於音律者皆不可以不論也試歷諸舉諸家鑿柶不同之說而各為之求其至當之所在使變衰復起莫之能易不亦善乎

大衍太元

問易之為書本於天地生成之數天之生數二十有五地之成數三十合為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則其數疑若不可得而增損之也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皆不足於天地之數學者疑焉故諸儒各以臆見而為之說或為謂五十者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數或問易有太極是謂北辰生兩儀日月四時行十二月二十四氣而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則運用之或又以為八卦各有六爻為四十有

八加乾坤二策凡五十初九潛龍勿用故惟用四十有九或又曰震一不用太極也無可名之謂太極有以謂五行氣通於萬物故減五而大衍又減一有以為減其六以象六畫者減如此數說則聖人所以為大衍探著之法其無法乃猶有所附會配合而非出於自然之數歟抑將自有至當之義而諸儒或求之思歟揚子雲之太元蓋擬於易之數也其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天地人之數五十有四共為七十有二而其半為泰中之數故三十有六策而震三以策焉此其為多寡乘除之法又若有異以異於易者易於天地之數總闕其五而元於終始之策數遂廢其半易震其一而元震其三其亦皆有說歟幸惠意以陳毋牽於諸儒已陳之說

河圖洛書

易係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皆作易而言也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初未嘗指洛書為其所錫也漢儒附會乎二者由是有龍圖授羲龜書卑妣之說焉其說出於緯候之書非二經之本文也使洛書果為神禹而出則不應言之於易係矣今也範不言而易係言之又安知圖書之出不皆在伏羲之世耶周官天府之掌有河圖而無洛書孔子之歎其不偶亦惟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則是當周之時洛書亦未必傳於世矣漢儒果何所據而云耶河圖之數縱橫十五此非人之私意小智所能為也其出於天之授羲必矣然羲之始畫八卦由乾三索而得姤離兌由坤三索而得震坎艮此其於縱橫之數自一至

九者果何所配而為是以八卦之位乎世所傳洛書之數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五為土或以其合於洪範五行數也而信之然五行為五與五事五紀五福無以異也果一為水數二為火數則一曰貌二曰言一曰壽二曰富之類豈亦有其數歟苟以為非五行之數則係辭又何以有天一地二以至天九地十之言耶緯書之說河圖惟以其為伏羲而出也山海經又謂伏羲氏得之夏后因曰連山黃帝氏得之商人因曰歸藏列山氏得之周人因曰周易是則河圖之出也屢矣其又安知洛書之既以授羲使則之以作易而不復卑妣使則之以作洪範耶洛書之有五行生成之數既在所可疑之域矣漢儒之於五行傳復以九疇之名為龜背所負或謂三十八字或

謂惟二十字豈天之授禹固若是其謬耶然則春秋緯所謂河圖九篇出天苞洛書六篇吐地符今之傳於世者果孰是耶其果合於聖人之經否耶

軍制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兵之設久矣是以武事之備常存乎文事畢舉之時而軍容之修必參乎間暇之際故雖上恬下熙海宇無事而軍政亦不可以不講也王六軍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非特周制也以甘誓嗣征推之由夏以來則然矣文王之為西伯祈父宥父農父實為三卿雖其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不敢越乎大國之制也而棧樸之詩乃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何耶苟謂既受命祚王而備六師則武王牧野之誓亦

惟司徒司馬司空在焉又若未有所定矣春秋書魯作三軍識
不當作也書舍中軍善其復古也則魯國三軍合乎次國之制
矣而闕官之詩乃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惟大國然後有千乘
之車備三萬之徒僖公之世既以是為美矣而襄昭之間乃始
咎其作而善其舍者何耶魯果大國則其軍應為三萬七千五
百人而惟曰公徒三萬苟以舉成數而言則齊之內政自五人
為伍以至五鄉一師適壹萬人之數豈其所謂參萬人者舉不
合於夏官司馬法耶晉侯爵而分六軍以滿六鄉鄭伯爵而有
左右拒與魚麗之陳吳子爵而為三軍以肄楚皆僭也然天子之
子六軍惟取諸六鄉其外為六遂都邑之兵有事而調焉天子
既不止於六則諸侯亦不當止於其數得以隨宜而捐益之矣

魯伯禽之征徐戎既有三郊復有三遂亦矣於六也書不以為
嫌則凡用軍之僭未必為僭矣而三軍中軍之作舍聖人必書
之若是其謹有何耶春秋之世去成周為未遠而其軍政既亦
自_遂之而降如魏之武卒齊之技擊秦之銳士抑又可知也至于
漢唐之制則有七校三更建章羽林府衛弓騎之名制自朝廷
雄邊子弟昭義步兵之令著于郡國其為法又果合乎先王之
制否耶此雖非俎豆之事然亦通世務者之所宜知試條陳其
是非得失之實毋但以為末之學

拙齋文集卷第十五

記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朱端仁韞暉樓記

石韞玉而山暉。水藏珠而淵媚。陸士衡文賦雖有此言。而讀之者。往往以是直為論文而發耳。而任恭惠獨於是得養生焉。其事載於宋氏春明退朝錄。讀之者。又以其雜出於小說者。流往往亦莫之信也。而吾郡人朱端仁。仁山甫。迺始摘取韞暉二字。以名其所居之樓。且以來諭而曰。是樓也。蓋端仁之曾大父通奉公。嘗歲脩息遊於是以谷神專氣。体合自然者也。諸孫得承餘澤遺芳。以蔭此幃幪。將於是念祖焉。韞暉之名。所以志也。子

蓋為我記之昔在弱冠時嘗周詢鄉黨矣聞於者詹問有告以
御之三達官共過一人異人而事狀卓絕者其一人則通奉公
當其始應舉漫計偕與司業鄭公中奉兵公徒步同塗入京及
延平而逸其負笈之夫方彷徨逆旅中亡以為計有請為隸而
不受直者稱善而姑計之其膂力乃絕人遠甚且執禮慤慤出
語超軼先勞後息異於他傭至蔡汴間距弛擔亡机筴何矣始
願辭去後數日抵京師遇諸塗則其服改矣黃冠野服貌甚閑
暇多且多道氣三公者始駭異之問其居而枚謁焉其言皆世
人絕俗之譚非人間常語也久而益叩之響應無窮或受其神
丹或傳其祕訣初未覺其為僊聖也別去經年則已聞白日上
昇於山陽而人皆見之矣由是上庠之士知其夙嘗為三公後

者乃皆目三公為僊人

即王而絕嘆其濟度之有緣也三公者服膺其言

而篤信之力行之通奉公則於是棲而

習焉已而三公率皆眉壽精強為世偉人究于大臺然後脫屣
蟬蛻且皆術其餘慶以福雲來然則韞暉之源流其所造來遠
矣山甫以是而責報於天吾信其如左契之執也竊嘗謂造物
者之賦與其於富貴利澤功名爵位或輕以畀付于人無所
甚惜而惟靳於神僊清靜之福蓋其所由尤重者在朝官宦
莫如許國呂氏之盛說者謂唐之世有名渭者其真祖也渭之
後散為兩枝其一枝至國初浸以通顯自文穆而下公卿世
蟬聯相襲無慮數十百人舉世莫之與京者其一枝為神僊則
惟出純陽真人呂洞賓而已夫以許國文穆而下矣世子孫綿
綿不斲之遐福如是其盛而彼一枝者獨孳斂澁結鍾其慶於

一人之身混迹塵寰登名仙籍此豈非造物者之深蓄固閉而時出之歟通奉公繇為奧學登臚任事遐齡受備福其平生陰功隱德及人多矣今山甫不於其所以高大門閭者加輪奐焉以僕高車駟馬之來而方且退然恬養於斯棲吾知山甫之意不汲汲於世俗之所摩趨而必欲責造物者以其所甚難之報是雖使異日得三旌列戟之榮終不以易其韞暉之至樂矣余嘉其志願之卓尔不羣如此故推原其本而樂為之記

李次山定齋記

余之親友李君濤次山名其所居之齋曰定而謁記於余曰余之齋所謂定者非偶得其聞見之粗也亦既有所自得而聞見之者矣凡由此之貴賤禍福窮通得喪莫不有定分存焉人雖

用其私意小智而求有以勝之必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吾姑定其在我者而以定應之視彼之虛如輕雲飛塵之在太空中初不自知其去來有無而任其自尔此余之所謂定也子盍為我記之余服膺其善而俞拜其言曰是說也理之窟也次山既得而篤信之矣余復何言哉然終不可以嘿也姑惟推廣次山之意以相瑗切而已定之在彼者命也君子之於命則委分於彼而我無与焉我雖不定而彼既素定矣將如彼何哉定於在我者性也而君子之能定矣將如彼何哉蓋定之施於性命之際惟君子所以處之者如何耳定在彼則我聽於彼就時有不定者焉定在我則彼應於我無時而不定矣進於是說則釋氏所謂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之言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次山能允

蹈於是齋則不為苟知於是說矣。余嘗志於居室之間。壁間曰：由我者守道在我。天之所不能違。由天者聽命于天。我之所不能預。此即次山之說也。願欲持是居之之說。以為定齋之記。不識可乎。

李脩年庶脩齋記

莊子之書載子貢駕軒車中紺而表素。乘大馬以見原憲。原憲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子貢逡巡而有愧色。是言也。非子貢之言也。然而有似乎子貢之言也。何哉？當夫子之世。蓋有以闕為達者。有以事為政者。有以音為樂者。有以儀為禮者。皆似之而非也。若至于以貧為病。則陋已甚矣。由是知其必非子貢之言。然而亦未必

非也。故曰有似焉。夫子固已夙知其然矣。蓋嘗論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殖貨。殖焉。億則屢中。以貧為病。則此其原也。回之貧至於屢空。而方且不改其樂。惟其受命焉。賜之乘肥衣輕。其視簞食瓢飲侈矣。願猶以貨殖為心。賜之貨殖。非若他人之貪冒無厭也。一不受命。則於貧富貴賤之分。初未能忘懷而悉任之。則其末流。至於以貧為病。而見笑於大方之家者。固其所也。莊子豈厚誣之哉。人之賦分於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東西南北。惟命之從者也。命有所不受。則在家為不肖之子。在國為不令之臣。刑戮之所必加。而不以赦焉。賜之不受命。則是物也。此心一萌於心術之微。他人之所未覲。而夫子固已見其肺腑矣。其發見於外而不可掩。則以貧亂病。而為原憲所

所窺此犹可言也。太史公遷作社史記，遂以之列於貨殖傳之首，以與猗頓白圭之徒同列，其存聖門甚矣。余內兄李脩年，嘗讀論語而有感於夫子之言，至於一唱三嘆，歎味之不釋，遂名其齋曰庶，且以是義為余誦言之。余現脩年之雅意，固以為凡世之充詘於富賚，墮獲於貧賤，而汲汲焉戚戚焉，未能兼忘於兩者之間，皆賜之不受命者也。庶齋命名之義，如斯而已。余復因脩年之言而有感焉，遂具書而為之記，并以曉夫世之負而諛貴而驕者。

李脩年義愛堂記

福州山東大乘寺西廡間有斷碑焉，字畫漫滅，土蝕虫侵，過者弗領。余內兄李脩年見而異焉，剔抉洗濯，佇立而諦聽之，錄其

其本持以示拙齋曰：是碑也，蓋古之大門，乘愛同二寺，合食于一堂，而紀其義食之所由起者也。今亡矣夫！拙齋因讀其碑而問焉，曰：然則吾兄何愛於是碑，而手之不庸釋耶？脩年曰：余有感於是，夫人之所以能羣，以有義也；義之所以能立，以有愛也。彼釋氏者，滅人倫，倍天理，號為割愛而弗得存者也。愛則弗存於義，何有彼義食者，胡為未哉！今其徒乃能合于一堂，而舉無異心焉，吾儒殆有所弗如也。余有感於是，且將名余所居之堂曰義愛，而實是碑文於其中，以示子若孫，用為義方子之訓，而發其憤悱之心，是舉也，義之局也。子其為我記之。拙齋曰：是碑所載義則然矣，抑其說出於異端者，流非吾儒之所以訓也。吾儒之道之學，以能羣也，以義而羣，以立義也，以愛而愛，義有愛此有

義此有聲反是則夷子之二本釋氏之斷滅也已今吾兄欲以
義愛名堂而謹其義方之訓則是碑不足余願擇其義之出於
愛而吾儒之所宜言者為吾兄誦之可乎南唐江州陳氏七代
同居族人數百口每食鋪席廣席以次就坐有蓄犬百餘共食
一糟一犬不至餘犬為之不食徐常侍鉉與其弟錯最相友睦
常共用墨一丸弟馬未歸兄馬不肯踏草兄馬亦如弟馮此其為
義食之感其氣所蒸字化所流雖犬馬異類其旁通連肖至於
如此回視大乘愛同之合食其相去蓋天淵矣余願其是為君
君愛家愛義之說乎脩年曰善遂六錄是言異為以為是堂之
記

寸齋記

達磨曰傳佛心宗寸無差悞呂紫微曰不入樂天詩社不為淵
明酒徒者取筆點陋巷十分晝夜工夫陶士行曰禹大聖人也
犹惜寸陰至於吾輩當惜分陰後漢列傳曰此織自蠶繭成於
机行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若斯織則指
失成功誓廢歲月大德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
不如行取一寸何晉之雲云浮生如夢多寸寸不易滿俗諺一
尺都來十寸長東家量了西家量美來只是他長短何不回頭
獨自量凡此皆寸齋博文約禮所得者衆義也入予齋而未喻
其義誠現諸此則予之居名齋自警之意一見決矣遂兼收
遊取以為吾齋之記且係之以銘曰天地廣輪贏三萬里我
所耕者僅一寸亦耕此寸地待其廓然毋使荆榛妨我良田墉

崇禘比歲取億千，是薦是養，成功則天。

團拜記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此三者號為天下之尊，自古然也。近世道遠俗隔，黨齒之敬不存，而鄉吾鄉特甚。欲漸復者，必自吾輩率之以身，行之以漸，守之異以常，其理也。今也既序少長之秩於此，自後每遇冬年，節序必於質明會集，叙拜于育王塔院，有不願預者勿預，不設酒餼，貴繼可繼也。夫是士農工商各有定業之常，以生士之常業，在守其禮法而已。歲時叙拜，以為之子弟功，禮法孰有大於此乎者乎？此而不守，則將喪其常業，而失其生理，以為夷貊之歸，吾末如此，何也已。

雪峯瑞芝圖記

散則為露，凝則為霜，雨之一潤也。常則為菌，瑞則為芝，氣之一蒸也。蒸之為氣，其在人事，如禹釜之間，水火之齊，鹽梅之適，蓋有爰生為熟，探剝為柔，燠未為和，草腐為堅，以成饌。芝之搜，浮之物，族危老獲之智，類能之矣。至於山林澤藪，美荐水草之旁，出其沮洳鬱勃之所積，而枯槎故枿，菌生乎其中，此則非人力之所能為，而天時地氣實使之然。漆園所謂蒸成菌者也，其所由來，亦豈難知哉！我若夫芝之為瑞，其在天壤之間，自為一種，靈苗異產，勃然而出，欬然而來，既非人力之所及，而天時地氣亦初無預乎其間，蓋莫有知其然而然者，亦其所以為嘉瑞也。歟！福州雪峯山崇聖禪院，當乾道丙戌夏五月二日，以

其鼻祖真覺大士圓寂之夜廣設佛會縑素雲集長老蘊園敷
座提唱快說法要後座而起象王回顧萬衆仰視其兜座之東
序則有瑞芝兩苞出其楹之左右每苞贏十餘其色紺黃紺間
以淺絳瑞氣氤氳光彩奪目四衆咨嗟嘆未嘗見某辰以祠祿
家居杖藜山行送勝及茲預現盛事為之繹尋締思者累日切
以謂是芝之所以為瑞者惟其理路負絕而不可致詰也雪峯
之在閩中其地最為高寒卓越六月雨雪冰片滿街蓋沮如蒸
潤之必無有也况當此驕陽亢孽久愆雨澤之際烈日火雲棟
宇如槁而是楹之距地亦且百尺以天時地氣人事三者而推
尋之舉非其然之所能及則此物胡為乎來哉是其為理甚密
而其為瑞甚明現其瑞之所出實在長老闍師兜座之旁而衆

目之創見又當其說法已竟之頃其日則祖師應机度世之辰
三事和合如此意者闍師寔祖師再來斯山以符斯瑞與觀茲
嘉瑞則郊塔開縫朽枝拂地之識斯末也已

泉州東坂荖蕃商記

負南海征蕃舶之州三泉其一也泉之征舶通互市于海外者
其國以十數三佛齊其一也三佛齊之海賈以富豪宅生于泉
者其人以十數試那園其一也試那園之在泉輕財急義有以
庇服其疇者其事以十數族蕃商墓其一也蕃商之墓建發於
其疇之蒲霞辛而試那園之力能以成就封殖之其地占泉之
城東之坂既翦薙其草萊夷錘其瓦礫則廣為之窆窆之坎且
復棟宇周以垣墻嚴以扃鑰俾凡絕海之蕃商有死于吾地者

舉於是葵焉。經始于紹興之壬午，而卒成乎隆興之癸未。試卮
圍於是舉也，能使其推髻齊服之伍，生無所憂，死者無所恨矣。
持斯術以往，是將大有益乎互市，而無一愧乎懷遠者也。余固
喜其能然，遂為之記，以信其傳于海外之島夷云。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拙齋文集卷第十六

序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尚書集解序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之於經，所以闡百聖而不慙，蔽
天地而無恥者，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苟不出於人心之
所同然，則異論曲說，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孔子曰：君子之於
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竊謂學者之於經，苟不知義
之與比，先立適莫於胸中，或以甲子之說為可從，以乙之說為
不可從，或以乙之說為可從，以甲之說為不可從，如此則私議
鋒起，好惡開，將不勝其惑矣。安能合人心之所同然哉？苟欲

合人心之所同然。以義為主。無適無莫。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如此則將卓然而牽於好惡。而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書孔子所定凡百篇。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篇。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為尚書。斷近取遠。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為簡書。此說不然。古書簡質。不必如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終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孔子百篇。遭秦火未存。至漢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魏太誓一篇。為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

定其可數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蓋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為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而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偽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兩漢儒者之所傳。大抵霸偽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也。故杜預注左氏傳。帝昭注國語。趙政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為逸書。其實未嘗見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偽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經。可謂多危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隋

隋開皇元年，凡六百七十餘年，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是可嘆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也。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必欲知書之本末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篇，皆帝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齷牙而難曉者。如湯誓、湯誥，均成湯時語。令如說命、高宗彤日、均商宗時語言。如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康誥，皆周公誥命。然而艱易顯晦，迥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也。如大禹謨、嗣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臣陳畢命、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皆孔

壁續出，其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齷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肪於此中，登東之也。何休注曰：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衛宏序古文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論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語多與隸類，川異晁錯所不知者，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現此可見，以是知凡書之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本如是傳者，汨之矣。

周禮講義序

無體之禮，冥於天地之自然，而聖人制禮，所以立無體之禮也。夫禮自外作，本在於內，雖有不易之道，而外必盡其可陳之法。

是以其法之在度數也貴賤有位先後有序多寡有數遲速有時君子知之於內足以安性命之情衆人由之於外足以殫性命之理此禮之大體也方其莫之為而常自然之時人含其職而天下不侵人含其明而天下不累則禮亦何所用哉此莊周制禮不仁之說及滌淳散朴去性而後心耳管鍾鼓管籥之音目遜青黃黼黻之美与接為交往來萬緒起矣而是非不至於祇合則禮之教其得已乎聞之曰禮者於時當夏乃萬物去本盛末之時則禮者聖人之不免也蓋聖人之神不與人同夏而聖人之德不与民同患故周公制法度於一日之間以厚天下之風俗其本如此雖然道有升降時有損益故以義制禮者雖昔之所与而今或制作而不義疑以義度禮者雖已造於前而

後或因革以為便則周禮之為書豈特周公之力哉易曰亨者嘉之會天之禮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禮也三代之禮天道人事備於周上致其隆下致其殺中處其中則是時也崇天_卑卑地分群偶物而不失也統其統也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小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各以順受其正豈有他哉後世禮味於經之大體則徇常者或病其高闊好大者乃患於卑近又豈知夫高闊所以立天下之本卑近所以尽天下之事歟揚子曰禮體也體不備不足以為人故謹其名嚴其數則雖貴至戴璧之天子賤至橫目廣之庶人其衣裳飲食之織素聲音滌色之等皆威皆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則尊無逼下之嫌卑無僭上之失者乃周禮之所載王業也禮文存於經獨周禮為全書推其

傳不明故學者常憂其難知世有人焉乃刻而發之而聖人之德大畧具矣傳曰先王制禮必有主也故以述而富學今既以其既學者相與而學之而未知者以俟切磋焉

孟子講義序

孟子論語皆先聖之法言聖者之要道也然孟子之書大抵推明論語之意故學論語者當自孟子始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自作其說不然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曰皆門人所錄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有所記錄于中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所錄其稱萬子曰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而後成也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人之手不可必也趙臺卿以謂孟子當蒼姬之訖錄值爻劉之未膺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為此

書。夫既與門人答問而言之矣，又耻後世而無聞，退而編次其言以傳後世。此蓋漢魏已降文人之通弊。孔孟之志必不如是之狹也。趙臺卿既以此書為孟子所作，故其論序篇則曰：孟子之意，以謂帝王之盛，惟有堯舜之道，仁義為尚，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仁義根於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以至滕問文公辭妾數篇，莫不有說。凡為篇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以象三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八十五字者，所以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說迂濶，是猶相馬者，徒求于物色牝牡之間，而失其真者遠矣。以是知言辭多寡先後，謂非出於一時所記，此非孟子之意也。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

至于文字多寡篇名先後，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

觀瀾集前序

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人之以其蔽爾之聞見，而對萬古浩博之書，言將以窮其無窮，極其無極。雖末世窮年，曾不足以完鳥體之毫末，而考及之矣。此觀瀾之編，所由作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活潑也。水惟其活，是以智者得師焉。文乎，澹泊而遺味，發越而有遺音者，非活不能也。余之于斯文，是之取爾。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庶幾得之。

觀瀾集後序

右觀瀾集所編百二十有九篇，皆瀾之勅也。余於是規焉，亦聊足以稱是區區聞見之所及者。發吾管蠡之陋識，作吾金鼓之

懦氣也而已。非以古作者之文為止于是也。代有不錄之人。有不收之文。蓋塵有存者。故不以世次列序先後。且虛其左方以待之。繼此復有會于予心。而可以廣予傳者。固將特書大書。屢書不一書而止也。夫文選不收蘭亭記。文粹不收長恨歌。識者于今以為二書之遺恨。由其所取乎斯文者。以為盡於其書。故其所遺者。人得而恨之。余方收選粹之所遺。其敢自謂無所闕軼乎。昔孔子之始刪詩也。得周之國風雅頌。於自衛反魯之初。既列而叙之矣。末乃得魯商二頌。又從而附益之。不以世次之先後為嫌也。曾子從學。最在二三子之後。而猶及乎商頌之傳。是以其窮居於衛也。曳絙而歌之。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其樂之動于中。而發于聲音。形於拊鼓。有不期然而然者。凡今中庸

大學之所載。子思孟子之所傳。揆厥端倪。無非緣商頌而入者也。青蘆冰水之喻。於是乎信矣。余之為是集也。以為至游真樂之純全在焉。則固朝夕不庸釋也。且將獨處。則終日自誦而玩味之。羣居則與人同誦而商論。厭倦則使人亭誦而諦聽之。習熟則教人遍傳之。藏於斯。脩於斯。息于斯。游于斯。以飲其醇。吸其醪。合其英。咀其華。庶或有其人之曳絙浩歌。因商頌而有得。以光大乎斯文者。出焉。是則觀瀾之本志也。余之觀瀾。非日能之。亦徒為過屠之嚼。望洋之嘆耳。

家藏海中螺峯^蚌所共護持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序

泉州同安並海之魚人有舉網於海游者得一巨物焉視之良石也徐而察之則螺蚌相繆纏甚固剖而視之重十數皆象

螺蚌也。未迺見佛經一卷，實在其內。外疆中乾青質朱軸，金銀書相間錯，則此經是也。邑丞秦谿王君亮功行部見而異焉，得而覆藏之。余在泉時，聞王君有此經，問之而信。王君舉以施余，曰：「真諸家所奉，旃檀金剛像之龕中，而朝夕瞻禮之久矣。」表兄李長季歡其希有，且曰：「子盍為之序記。」表而出之，俾見聞者生尊重肅敬心，不亦善乎。舍余曰：「唯夫佛門廣大，說法幽深，世之人以淺意小智，管窺而蠡測之，徃視為難信之法，而孟浪不信者，皆是也。自非諸佛時，出少神變以證其說，以覺羣迷，則雖善無證不信，不信民不從而佛法之滅亡無日矣。昔唐文宗食蛤蜊，有孽不可開者，焚香禱之，俄變為菩薩形，梵相具足，時終南山政禪師論之曰：「物無虛應，此乃啓檀越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說法。文宗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政曰：「今者觀此為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文宗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政曰：「已聞說法，竟蓋因理曉人者，不辭費，以此身得度而現此身說法，難信之法也。今也於蛤蜊中現菩薩相，以是為證，雖不信者亦信矣。」佛花嚴經曰：「如有大經卷，無量等三千界，在於一塵內，一切塵悉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明見破塵，出經卷，普饒益衆生，窈嘗謂塵中有經卷，破塵能出之，此法亦為難信，而證以此經，理亦皎然。」余然後知芥子須彌本不相礙，但患不得其證，所以難信耳。

送衡州趙使君序

古今有一定，不必易之常理，是為彞倫。彞倫也者，惟此一理之

可通更無並行不相悖之二理也。有則悖矣。父之必慈子之必孝。君之必仁臣之必忠。此其為理之一定。有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准之必平。繩之必直。自有天地以來則然矣。豈容有二民端哉。今之郡守縣令五等諸侯爵也。其于覆下牧民有君之道焉。是以其彞倫不出於仁而善為守令者其政謂之循良。豈弟為守令而有不出於循良豈弟則非仁人也。非仁人而俾為政於一郡一縣則民之蠹也。國之賊也。將安用之。是以古之守令必取於純良豈弟之仁人。此理之必不易者也。然仁人之心必惻隱而多恕寬慈而近厚。是以循良豈弟之施于有政往往近於懦弱而少決姑息而多貸。以故或者病之以為算計見效曾不若能吏之任鈎鉅之智峻鞭撻之威其擊強仆或有大快人

意者由是循良豈弟之彞倫沒為陳腐不切為習癩頑無能之倫而機巧決斷之政尚矣。雖然循良豈弟之宜于郡縣為人君之止於仁其為彞倫古今固自若也。審循良豈弟子不如機巧決斷之為則趙廣漢韓延壽張敞之徒過於黃霸龔遂遠矣。遷回之傳循良其去取予奪之際乃若是焉何哉。元次山川之為道州蓋所謂惻隱而多恕寬慈而近厚號為循良豈弟子尤者也。其在當時譏訶訛罵之聲不絕于上下而有識者賞焉故老杜以謂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此豈非以為次山所挾之術是誠彞倫之必不可易也。欽循良豈弟之施於郡縣有如春風陽和之煦萬物小用則小利大利所以如元次山

輩為邦伯遂能使萬物吐氣而俾天下以安者也苟使之一變而為機巧決斷則是望霜電雪散以發生之功矣庸詎可乎趙丈志行使君嘗循良豈弟之仁人也分符于衡陽而將之官余懼其怵於流俗之見將變其天姿之所有而機巧決斷用焉強其所無以徇時好取世資遂焉是說以屬其行使君勉之入告于內君付以民出守于外民受之君：吾君也民吾民也自吾君吾民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使君勉之仰不愧乎君俯不忤乎民其中之所素守確然其不可奪乎流俗之毀譽固不足聽也

陳君傑四男子序

近平陳君傑唐臣名其四男子伯曰杞仲曰梓叔曰榘季曰楠

且遠來問字於余：既字之又為之說曰杞梓榘楠皆天之美材也所受於天者既美又必因其材而輔之以人事然後得全其天焉其始種於地則在乎豐其土壤相其肥磽而審所以置之：宜使其質幹固其根著深則本不搖矣故伯之曰殖之殖之者其始也既殖之矣又何加焉然後培擁灌溉之功施焉斯得其所養而無物不長矣故仲之曰育之育之者其次也夫所謂育之者非一二旦而可為也必積之以歲時而其功日進一無所挫焉斯勃然而興矣故叔之字曰篤之篤之者又其次也如是而底天成矣由勾出萌達至於拱把合抱七圍八圍皆其成之：積也故季之曰成之成其大脩斯無以加矣其膺匠石之求時大廈之須而為明堂之柱路寢之楹惟願世之用者如

何耳。蓋君子盡其在人者，而任其在天者。殖之育之，篤之成之者，人也。用與不用，則天也。而人何與焉？陳君能以是為四子義方之訓，吾知天意之必有在矣。

送伯厚縣尉赴官建陽序

易大傳曰：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數。蓋位者其時也，時之異列，則一貴一賤分焉。卦者其德也，德無不齊，所以處小大一也。古之君子，其涉世應變之迹，各隨其時之所遇，有萬不同，誠不可以一槩論。而其所同者，德也。故居下位而盡心於職守，在官而官，在府而府，在庫而庫，無毫髮苟且之意，則與夫在上位而酬酢天人之丕變，負荷國家之重任者，一道也。孔子為委吏，則會計當，為乘田則牛羊茁壯長，其所任者狹矣，然心念

盡於所職，而不念乎其餘，雖使其位進於卿相，道行於當世，而吾之所以應之者，不加毫末於此矣。舜之徵五典，而五典從，納百揆，而百揆叙，賓四門，而四門穆者，亦是物也。豈復有變于其耕歷山，漁河濱之所為哉？舉斯心，加諸彼，固不可勝用矣。非復有待于其外也。吾友陳君伯厚，以經術首賢書，以對策擢科第，得尉於建之建陽，而要予贈言以別。予謂伯厚於是言也，以其平昔之所學所聞，自試於一尉之將，准此以施于世，予之贈言，捨是則為不知務矣。夫以病痿承蠲，之外天下無餘物，梓慶削鐻，之外天下無餘巧，理盡於所止，故也。伯厚之行，予姑請惟以尉職之所應為與否者，求商榷焉。而伯厚聽之，夫縣令丞尉，各有司存，而尉以治資為職者也。為尉而使盜賊縱橫，為百

姓侵害亡窮已置之不詰則尉為無賴矣然尉雖治盜其身為
王官佐令丞以牧養斯民使各安其田里無愁恨嘆息之聲視
百里之民則皆其父母也為民父母至使其赤子失業去為盜
賊苟又從而維繫之係繫之刑戮之以塞予之責進予之秩逞
予之願有利之心焉則亦豈為民父母意哉尉亦為無賴矣是
二者之失鈞也抑孔子嘗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
又其理之極致也伯厚其審擇欵由前之二者而更進於斯則
一尉之外吾知其天下無餘事矣

送陳童子序

誦記之于學末也古之君子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學既已先立乎其大者矣然後以施其力及之

而非所以先之也是故有小學有大學小學者所以養其正於
童蒙之初大學者所以安其成於天德之後由童蒙迨乎既冠
未嘗一日無學而記誦初未嘗一日學焉學者不以是為學則
教者亦不以是為教其勢然也洎夫科第興而士之大學既
已悖其先後本末之序矣則小學亦流而為博洽捷給之歸利
祿之所在萬矢之質的也後生之有是學先達因之亦有是教
焉自其為童蒙而記誦之教固已行矣此國家所以有童子之
舉而吾黨之士所以少則有記誦之師焉而陳童子者又特其
穎悟俊爽之尤者也殆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聽
其所誦之書纒然如貫珠琅然如戛玉袞然如溜然如
河出崑崙東折北迤而歸諸溟海也人皆謂童子之所已為者

純人遠甚，固可以楷撫後學，而領袖儒林矣。予獨異焉，竊以謂古之臺傑，亦不以記誦為長。彼其所以卓然自立于世者，既有其本，而根深蒂固，確乎其不可移奪矣。其博物洽聞之所發，亦直出其緒餘，決其波瀾之一二，以曉世之瞶：未悟者耳。固非其自幼稚至壯老，疲精力溺心志而專致力於此也。張巡之守睢陽，功蓋天下，實海內奇男子也。韓退之敘述其事甚偉，至其言讀書不過三篇，終身不忘，為文章探筆立書，未嘗有遺者，殆亦于其全體之中，偶出其一斑兩斑者爾。在張睢陽固不足道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于仁，游于藝。今童子之所已為者，既能為今之所不能者矣。今者方將充貢乎天子之庭，覲光乎上國，以從英俊游乎鸞臺鳳閣之上，既為當世之雋彥矣。凡所已為者，其自今以往，視為道德之一藝，時出而遊之可也。若遂以為終身必據必依之理，過而不化，執而不忘，則闕黨之速成，互鄉之難言也已。僕他日詎敢刮目以待童子之未洗耳以聽童子之誦乎。

拙齋文集卷第十七

箴

顯思箴并序

於皇紹興乙亥歲之四月瑞芝九莖生于

太廟

仁宗 英宗二室之楹間越二歲丁丑之二月復於是楹
產芝四葉倬有光焉瑞應煌煌間見層出實振古所無有
也祕書省正字臣林之奇猥以不才備數冊府既嘗不量末
學稍伸儒館獻歌之義以侈乾坤之况施歸美於上矣
復不勝惓惓之愛謹誠皇誠恐再拜稽首願進顯思之箴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歲曰

天惟顯思，篤佑我宋，於赫靈符，系隆乾統，睿智聰明，列聖所共，世德作求，允惟天縱，巍巍仁皇，繼我慶基，子視兆姓，風行八維，奄甸大寶，介福如茨，受天多祐，於惟顯思，重華厥後，有烈英祖，垂拱仰成，歸心率土，秩綿本支，式遵疊矩，於惟顯思，受天多祐，烝哉大成，聖主有作，二后居歆，神祇受樂，乃瞻寢廟，瑞芝攸託，間歲挺生，昭茲景鏢，謂天蓋高，胡然有顯，二室同楹，坤珍屢闡，英祖儲慶，仁皇錫羨，厥應維何，皇躬勉勉，惟誠盡性，感于神明，誠有不息，惟一惟精，燁燁斯之，神明所呈，帝意忱斯，勵皇以誠，惟孝寧親，假于有廟，孝斯不匱，是則是微，燁燁斯之，宗祧所兆，帝意忱斯，翼皇以孝，曩以孝誠，九莖效奇，及茲日新，

四葉挺姿，帝鑒如響，式造其隨，帝命不易，皇惟念茲，景命萬年，殊祥肇開，誠無不服，孝無不懷，新之又新，瑞應沓來，皇惟念茲，命不易哉。

忿怒歲

彼源之怒，為委之淫，嬋娟一笑，能成天寶之窮陰，是故君子之有怒，必窒于心，每窒吾怒，何淫之能侵，彼秋之忿，為冬之怒，睚眦一言，能致萬里之躡武，是故君子之有忿，必懲于慮，每懲吾忿，何怒之足懼，蓋怒猶水也，始自涓涓，不窒其始，懷山滔天，忿猶火也，初於熒熒，不懲其初，燔丘燎城，君子由是察於山下，有澤之象，而知所以為懲，忿窒怒之學，懲之又懲，則山不童，窒之又窒，則澤不涸，行之以寬，平和易，主之以清虛淡泊，照之以眇

綿之炳立之以堅高之卓際之以龍吟虎嘯妙之以鳶飛魚躍此所以積其閑邪之功而永絕乎後悔進之於知幾之神而獨得乎先覺者也

臭深箴

人謂我智我謂我愚人謂我密我謂我疎衆芳之不佩而寶腹之腐蛆大藥之不貴而失身於臭屎既溺吾性幾喪吾軀曾何異嗜鼠之鷓鴣而甘帶之蚬且有客有客以德愛予授予以不壞金剛之杵而貳之以照濁摩尼之珠示予以九九泥洹之路而憇之於綿綿紫府之屋致予於清都帝所出予於聚塊積蘊曰惟此爲神仙關鍵之秘要清靜道德之上腴是可以躋聲聞於無漏位列仙而不懼嚮之背之幽明異區抗之抑之天淵理殊兢兢戰戰擇此二塗沉溺吾性成賊吾身者雖非臨淵非履薄非憑河非暴虎能無懼乎

正己箴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薄責則未能無責遠怨則怨未盡弭至子思子之言則不然所謂責於藍而寒於水其言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嗚呼至哉言乎吾將以是爲反己之箴省躬之勸其有介然之聲唯然之音來于我者我則以是應之務以脩乎吾之所可願

五觀箴

未克之絕如石壓草壓所不及依然媚好既克之絕如劍斬虎極力一揮爪牙無措我此五觀自其厭離以至忘絕而其機在

克厭離而克所入者明克而忘絕所存者誠一不勝其人慾之私而失吾天理之正則吾性之不能有吾命之不能保尚何有於五觀之虛名

孝箴

有身則有孝孝與身俱生由孝立其身身與孝俱成身非孝不立孝非身不行倍孝忘身者孝輕身亦輕

銘

淡成齋銘

大美元酒宗廟所重淡而未成有體無用備物之饌薦以牢醴成而非淡有用無體惟是齋也立本於淡致用以成涵泳乎六藝之壺與咀嚼乎百氏之菁英雖旨酒嘉肴以相煦濡然名教

之樂講習之說舉積諸此而果其賢乎吾將歛衽挾策而日與之并

指南軒銘

指南以車巧匠所模不有此巧將焉措諸指南以箴磁石所臨不有此石又何以任潘子此軒則非此之謂也其道甚大其益無方蓋將求師於道德之海取友於俊艾之場譬如日輪照處不以小大成於是而寓目焉雖見有萬珠之見而光無二本之光

陸塔和之存齋銘

有操而存尚虞或失不捨之操永無放逸柯外有柯不遠維則心逸日休其繩則直

快目齋銘

心目一理，惟虛則明，目不欲礙，心莫可盲。積雨初歇，大虛湛澄。宴坐此齋，開窓啟牖，千里在望，如登島瀛。衆所覩者，萬象畢呈。那知天游，亦從此生。願心如目，纖塵不萌。明白洞達，迺立汝誠。

默齋銘

萬言而中，何如一點。其默如淵，震雷競競。超然見獨，回愚參魯。無鞭無繩，牧此水牯。

林子沃齋銘

勿助勿忘，時雨霖霖。脩馬十寒，不如勿暴。沃以聖言，既霑既足。歛於良田，生我嘉穀。

坐石銘

由我者守道在我，天之所不能違。由天者委分于天，我之所不得與。

守道銘

智能挈瓶，守必不假。無守無藏，亦無假者。無假之守，能移蓋寡。老農安田，君子安雅。

不競軒銘

安身之本，莫若不競。不競者何，百念俱靜。若有絲毫，即失其正。影像既空，澄圓一鏡。

委分銘

作者造物，從者善聽。寡而一塵，多則千乘。分際所期，豈容少剩。任運目前，是無不敬。

顏卷銘

飲于大河，滿腹自足，此外有之舉，非吾欲。一簞一瓢，本不盈掬，加之一毫，豈顏之福。

友于齋銘

友于兄弟，是亦為政，非必民社。曰守曰令，能於天彙，順受其正，每受皆然。是毋不敬於覆載中，得其正性於福極中，膺其正命，由此而行，動皆吉慶。舍而弗由，變為災病，飽食終日，茲成不令禽犢之歸，曾惟厲梗。

李脩年四銘

畏銘

君子慎獨，所畏惟己。此心了然，常對天地室空，無人十目洞視。

達觀視之，如見肝肺。

敬銘

直內曰敬，致曲斯方。古謂誰直，乞醯鄰墻。古謂誰曲，證父攘羊。每每致曲，焉能為亡。

誠銘

好色惡臭，誠者如此。行義守仁，嗟胡不爾。反此則正，舉斯加彼。克桀之分，審此而已。

禮銘

有禮有則，毀則斯賊。惟此兩途，判然白黑。古人於此，寸無差隱。小紀大綱，三千三百。

贊

二程先生畫贊

進將澤生民而微可行之位，退將覺後世而亡所著之書。惟其
粹然之容，見乎面而盎乎背者，莫非道德之實，仁義之餘。使學
者聞風而興起，猶無異樞衣而趨陽，蓋所謂恭而安，威而不猛，
溫而厲，能以是而起顏之喟，發曾之唯者。世無孔子，非斯人而
誰歟。

道之隱也，家自爲學，歷數千歲而無傳道之明也。學出一家，乃
兄弟而比肩。二程先生之學之道，世不知其孰爲後先，蓋率其
性質之所稟，隨其德器之所就，而各全其天。溫然如春風和氣，
可愛而親者，既得之，明道凜然如嚴霜夏日，可畏而仰者，復得
之於伊川。又豈止挹叔度之波，而疵吝情盡，望紫芝之宇，而名

利意指者哉。

尹和靖畫贊

不動心於麀齊之富貴，而甘乎貧賤，不屈節於魏金之威武，而
裕乎生死。昔嘗以魁梧奇偉，意其貌，而瞻彼遺像，乃眇然一山
澤之臞儒。婆婆之老子，蓋其平居暇日，居官稱職，若無以瘡人
者。而至於守張程之學，行孔孟之道，則古所謂居廣居，立正位，
行大道之大丈夫，亦惟此三者而已矣。不敏末學，少而仰止，再
拜德容，願不敢泚。

徑山大慧禪師真贊

演說多於古趙州，而得其俊快，析理精於蘇東坡，而加以顯豁。
其得法於負悟也，經之入藏，禪之歸海，其受知於張無盡也，由

也之果賜也之達徑山育王可招而不可屈衡湘梅陽可逐而不可殺當其在時天下老和尚縉紳士大夫說是說非直至今日其論始定然後萬口皈依無異辭昔時十六今二八

承天潛師畫贊

金剛圈裏翻身過果棘蓬來滿口吞領得揚歧端的句却嫌蒸餅大餠飽

雪峯毬堂禪師真贊

推平常心說真實法運悲智願應化度緣毬堂于今清風歷然其舒如掌其握如拳其聲如雷其默如淵人見其與達磨祖師提隻履而西去久矣我知其爲東郭順子捨人貌而得全其天者也

西禪此庵淨老真贊

眼碧眉厖足趺肩髀此庵樣子元來恁麼當年唱箇無生曲火冷雲深從寡和如今口作掛壁閑獨說宗乘鬧浩浩

延福可老真贊

渾沌鑿開無限事逍遙游後更何疑鏡伊齊得鵬并鷄不似當年作蝶時

清虛皇甫先生畫贊

以爲朝士耶其語戇而愚以爲道士耶其服農而儒遠而望之其髭鬚鬢然而鬚即而觀之其容貌澤然而腴名山大川無所不歷欲往而輒至者其行徐吉凶禍福前知來物有問而隨應者其心虛之人也高懸紫府之籍深入黃庭之境固必待僊去

而後見則吾不可得而知也。惟觀其應世之粗迹，既有以動物悟人者，其漢劉子訓、唐張果老之類歟。

觀音畫贊

稽首補陀闍思修，千手千眼普供應。世人兩手及兩眼，眼見手捉各随心。多一手眼無用處，即與駢拇枝指等。菩薩照用一時行，應以千心爲主宰。相彼方寸湛然地，不容二念那復千。我謂菩薩如水月一水一月同照耀，方負大小雖不同。舉手見月等無二，我今續此妙色相，以爲正念皈依處。於一身心起多想而作千手千眼見，普願大負鏡智中。知我此念無間斷，所求皆應如谷聲，請無不從亦如是。

泗洲畫贊

稽首泗洲普照王，曩以寶塔接群品。塔今敗壞成微塵，隨意分身無不在。我觀世間有爲法，無常遷變同一空。假饒建塔如恒沙，未有不歸幻滅者。豈惟淮塔有興廢，阿育王造亦非堅。菩薩應感常現世，不隨寶塔俱存亡。耕雨獲晴長淮風，普爲衆生作饒益。我今續此感應象，常以正念爲皈依。於此負光一尋中，而興七級浮屠想。正念皈依無間斷，普願菩薩常感通。洪鍾小大隨叩鳴，所求所請皆如意。

拙齋文集卷第十八

行狀

祕書省正字胡宣教行狀

先生諱憲字原仲姓胡氏其先云先生幼不好美而天資粹美夙成凝然莊重見者改容當舍法盛行之際入太學應科舉而獨不喜為王氏三經字說之習汲汲然求所以學者如是者有年然後得涪州譙處士定於京師逆旅中而問舉學焉譙授以易學開而未達初未嘗為其諄言也而先生淵然深造每自得之譙喜甚為之盡發所蘊俾洞明格物致知之要既歸日從季父文定公游文定公又益以堯舜孔孟道學授受之詳為

三山林

之奇

少穎

之講貫演繹曲盡精微究極博大由是能以篤信力行居之無
悔且其師友淵源所漸又皆當世之德人鉅公而能博覽遊取
以資所學故其聞見益廣而行實益尊文定公每謂其族黨亦
輩皆弗如也蓋文定公以道以任天下之重而先生與從弟侍
即公各得其家學之正傳學者宗之先生先生學成於家名顯
於朝其深自斲棄于銜必之下粥之若無能者而海內善類固
已浩然歸重矣然竟以所學不能俯合時好是以老而不違常
布蓬草若將終身焉會朝廷博延儒先崇信古學俊入彙征從
臣曾公開筭十人以遺送荐之於朝有旨起先生于家庭先生
以母老固辭徵命廼賜進士第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將俾邦人
之勵業樂群者咸有所矜式焉先生犹力辭而學者交贊其門

義不可卻也始強為之起莅教于鄉校者七年誠達心化士風
為是翕然丕反而其人問學之審行義之篤于今遂為全閩多
士之奧區矣先生既秩滿歸藉溪築室藝圃棲蓬廬立塾奉祠
祿而家食者六又累年蓋嘗一為福建路安撫使司準備差遣
居無何以與大官爭辨征推是非不肯泥濘通阿容幸而請祠
而去遂絕無仕進念矣雖先生漠然不復意於斯世然世之論
人物講治體者莫不以先生未即大用為朝廷惜之輔臣有以
為言者由是以大理司直召泝除祕書省正字其擢用眷注蓋
未艾也而先生辭避再三不肩就已乃幡然而起既至闕下則
又求去堅甚諸公極力挽留之不可回有旨改秩授宣教郎主
管台州崇道觀以歸未期年以疾卒于家之正寢享年若干

有淪渚集解二十卷傳之學者遺文若干卷藏于家先生之卒
實紹興三十二年某月日也而以隆興某年月日葬于鄉里某
山之原從遺命也先生兩娶劉氏後娶嚴氏二人並早世男
有男孫一人曰應進士業女一人適進士唐某先生之學本之
以醮譙處士之清居之以文定公之任而濟之以和理一之以
減寔守節樂道不名一行而粹然皆出于正博取百家諸字子
之長不主一說而必體之於身驗之於心辭約而理備行高而
操堅與學者處雖危坐植立端默無言而即之者莫不服深遠
去疵吞油之然日與文備之備而且不知其益也其里居貧甚
饘粥或旬月不繼人不堪其憂而杜門著書躬耕養志曾不以
一介取求於人至使家人忘其貧而閬州鄉黨稱其仁其性怡

怡融無一日不樂方且收召宗族子弟之鬻亂未冠者草衣
芒屨布褐不褐鞮環列其前而教以句讀訓詁窮年死之惟日
不足見者莫笑不笑其徒勞而先生樂此不羈雖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不是過也先生之在館閣也屬道亮于紀聲為南牧
之言也鄙為之震先生題書于朝羸數千言剴切體要悉根本
於經術而莫不厘然曲當於世務且力勸皇帝係隆民望增重
國體亟用張魏公浚於內用劉太尉錡於外以銷侮拂固封圉
上嘉納其言二公由此召用是時輿論專以折衝之任屬於張
劉二公故建言者往往亦能及是而先生首獨誦言於庭無所
回婉衆淪藉以為重然後獲伸夷考其一時蒼龜獨智之明早
涉備具之審莫有為先生斯言比者然後知先生晚年之龜勉

一出志在報國其通知時務之要為不為然也先生既薨而誌銘未鐫將欲狀先生之行以求文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諸門人之在建寧以御黨之義相先莫肯任此責者而道捨遠取遂以局諸某之雖愚陋不可得而辭也竊嘗謂論語記載先聖人言動蓋群弟子相與廣記講言之然後集而成書非成於一人手也明道先生之歿伊川先生既狀其行矣門人之達者各自有所記人言殊然後墓表立今某之所載姑及夫先生平昔學問出处之大概眾所共知者而矣已至於先生之潛德隱行善言嘉話一皆可以為範世翼教者則有孔程之門故寔在焉非某末學管穴之見能以究知而盡識其純全而盡知其善美也
欣謹狀

李和伯行狀

公諱楠和伯其字也其先君光州固始唐末徙王氏入閩遂為福州候官人公幼逢重寡言笑已如成人稍長自力學向而舉於禮部不中第初無懟色曰吾知治吾事爾得失何預焉益自剋學未幾與其弟三人俱擢鄉荐而公為舉首有司閱其文無翰墨畦迕詫曰非今世舉子文也已而復黜乃謝絕世事杜門讀書御人子弟委束脩於其門者數百人以苦學得重腿之疾遂不起時紹興十有七年九月十有八日也享年三十有七公天姿道復能從當世先生長者問為學本末故其學專以古人為法嘗曰曰不用稱私稱輕重自定不用私斛多寡自足不用私心自是非自明又謂夢者心之鑑人之善或以矜持矯飾

為之至夢寐間則毫髮不可掩君子以夢為鑑自知心之誠偽
蓋所守之約如是故其讀書務求有益於吾心者而不為空言
而每謂吾於莆田得為學之道焉吾於衡門得處世之方陳平
燕居深念陸賈在前而不見吾欲以是瘠吾思嚴顏曰斫頭便
斫頭何怒耶吾欲以是懲吾忿此足見其律身之嚴至於待人
則以謂道有並行而不相悖者人之善則譽之已不可以自譽
人之過則恕之已不可以自恕人之負則矜之已不可以自矜
凡議論之補於教者大率類此其書於書無所不現而尤邃於
春秋自三傳及諸家之說皆旁搜博取以會其旨趣衆說之所
未安者然後斷以己意謂春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
泥於象數也苟惟取必於例與柱後惠文何異故著書未竟而

而其說之一二學者已傳之與文人文柔聲下氣出於至誠遇
不可即毅然正色雖賁育莫奪或與之談世事口吃不能多言
至剖析義理娓娓不休若駕輕帆乘順風若決流水於千仞之
山而赴東海也疾草語人曰壽夭在天無足者言者獨念累吾
父母身遊了然順逝娶陳氏有子一人曰渙女四人長適林如
璋餘未行某以外弟從公游自非用至于至于壯齒如一日也
每與公語未嘗不自失其懇切磋之益為多往年陸教授死徒
而公歿里人相與痛吾州之再失賢士也某於二人實兼師友
之重故哭之過期而哀葬有日舅氏語某曰知吾子深者莫甥
若汝宜狀其行以請銘於立言君子某承命流涕今公之所學
於古者雖百未一試而其善言行誠足以詒世範謹撮其大槩

而實書之雖親不嫌也矣謹狀

故左奉議郎臨安府學教授周仁仲行狀

公諱毅仁仲字也其先光之周始人從王氏避地遂居福之閩閩縣曾祖瑄祖汝礪父之邵世業儒連蹇不偶公少而警敏夙成篤學能文有聲稱場屋之間益刻苦不懈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南安軍上猶縣簿改撫州錄事參軍未赴罹家難服闋任汀州錄事參軍乃為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改秩差充安陸府安府學教授將赴乾道四年六月十五日以疾卒于正寢公天資溫厚自重亂識度過人為志勵行儼若成人有識者知其為遠器也弱冠登父憂執喪遵禮哀哀毀骨立笑不勝喪廬于墓苦由端居不接人事者三年鄉閭未嘗見其面

蓋自其始為成人介然自立拔出乎流俗固已如此既仕還丁母憂廬居率禮毀瘠如初閩俗取法焉公之手平生為誠不苟其行義之懿仁愛之寔早為鄉閭之所知所信者尤在於此至於莅官決而獄而恕互市臨財而廉廉交僚友而人樂飲其和掌賑濟而眾翕服其公者皆其立本所積克學所移之餘餘緒也壽考寵祿固未易量方其築室百堵藝松種菊輪焉與焉以樂餘年以綏後祿而一疾俄死矣享年六十有四積階左奉議郎子男二人世脩世昌皆業進士力學世其家女五人長適右文林郎循州州學教授邢炳然末廟見而卒次適國子生劉有庚次適右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辛紹先覺居其二末嫁孫男四人任孫單孫貳公喜公女孫一人醜娘皆幼之奇不敏辱嘗

與公為僚友，考公之行寔，其可傳可徒之跡，大略如此，宜得品藻之文形容之聲，以詔不泯，敢序著其目，以待考信者，稽焉八月甲辰謹狀。

故劉郎中伯任墓誌銘

福州螺江之西南，有劉君伯任，錄參者，仁厚好德，君子人也。何庸知其然耶？以其議論守正，無所阿，自信無所疑，知之公世居螺江之西南，地名黃江，曾祖造，累贈太中大夫，祖儼，承議郎，知南息州，贈朝議大夫，父縉，贈承事郎，公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始其為汀州錄參也，適部民有羣訟于有司者，有司以其朋聚挺亂，將悉致之死，公抱牘爭議于庭，甚力，既卒不勝，則投劾棄官，賦詩見志而歸，築室藝圃，為終焉之計，閑然自適，不以致

微見於言面，天子聞其聲名，召對祕旨，改承事郎，且將有擢用意，未幾，除大理寺丞，復權戶部郎官，改權度支郎官，立朝數月，聲稱籍甚，凡所陳請，當獻撤則每從，怨議理則必從，與立為定論，始末一意，如印周契，鑰咸可驗信，識者以為明取，與滿知大體，雖浸列通顯，號一時達官，而士夫間猶皆以劉錄參之蓋其立朝持論，不改前日之特操，初不計夫官賞之崇庳也，故其在版曹，諸所更張，曲盡利害之寔，雖以於金穀者，莫之能易，陰功隱德，橫被幽遐，二廣江浙之民，于今賴之，得疾請外補，除提舉浙東常平茶事，就醫于臨安府富陽縣，而卒，歷官左奉議郎，享年五十五，娶葉氏，封孺人，子男二人，長有關，次有閻，女二人，長適進士趙揚，次適進士王貽恭，公葬之將塋也，有闕，寺以左，宣

教郎知富陽縣事陸楠之狀來請銘之奇於公亦為同年進士
生辭避既不獲於是序次公平生論立列之大節且系之銘
曰

古子之好德者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題贈斯人之勇進
濺古風之斯在閱隱德之在天信後昆之必大齊之銘詩式
顯幽昧

進士林君夏卿墓誌銘

讀書之有登第如耕之有獲蠶之有絲自然之理必至之振可
信不疑也余里居以講學為業鄉之士子誤相從游者蓋數百
人每矚之熟矣其有知學嚮學自力不懈以是游場屋間率一
兩舉其於預計偕取科名若寄而取之曾無甚難者然亦有數

奇命也此不利於場屋之試不耦於主司之取茅茨困厄終以
終其身此則出於一時之不幸而非擇術處身之過也予山矚
之熟矣大抵若是者雖其一時不幸而不過抑天之振施於人
必將有所乘除損益於其間徐々而待之固莫之遺也不在其
身矣將不在其子孫乎余聚學于里者十餘年其間年齒最長
沒之予游最久々而益不懈者吾宗夏卿其人也百戰行間每
戰輒北而未嘗有一毫悔退意嘗曰此吾進脩隸業者未至也
歲輒負笈而至汲々於燈窓與後生未冠者伍曾不以成人強
艾自居怡然自適若將終身焉余每心服而敬畏之每謂之曰
使有天道公之有後福必矣士之與余居而喜溢評之者至以
其連蹇不耦老大於場屋而嗤鄙之雖余亦疑焉既公之得疾

蚤世以死在其身則為不幸矣而公之二子，穎秀叔秀皆童稚
秀發絕人遠甚蚤有聲稱於學校間遂相繼以壯齡登高科隸
夢相輝父子兄弟之名，一旦隱然為七閩稱重士之以公而疑
天道者始翻然改觀每父兄之詔子弟率以是先焉夏卿之卒
以乾道己丑二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六其葬以辛卯六月十
有七日卜兆于懷安縣長壽里苦參山之原葬有日穎秀昆仲
屬餘為銘詩以為泉壤壞永之誌余素有此念方將有將載
記輒因夏卿而發焉厥不厭其詞之贖也夏卿諱延年曾祖晏
晏祖陶父棣並不仕母王氏壽考精強蓋未艾也娶楊氏淑溫
慈善克宜其家子二人長穎秀次叔秀孫男一人女二人銘曰

貽謀之永

蓄德之厚

韋布一世

甘於不耦

取實耆之

以昌厥後

誦於銘詩

洵其繁茂

祭國太夫人王氏墓銘

宋皇叔故贈昭慶軍節度使追封豫章侯諱士職之夫人王氏
世開封人五世祖仁贍左石 藝祖有功位樞密副使曾祖漢
卿故贈石金吾衛大將軍祖公弼供備庫副使父脩內殿崇班
夫人崇班次女也初以總麻親之婦封令人歷永嘉大寧永寧
三郡太夫人進封祭國享年七十有八乾道五年三月五日考
終于建寧府漕臺官舍豫章先夫人歿二十有八年殯于福州
秀峰僧院至是不敵自建寧奉夫人之喪未遂改厝于懷安縣

感應御清平里靈光寺之原而夫人祔焉是六年三月五日甲寅也男六人長不均幼亡次不敵左朝請郎福建路轉運判官不寫故武翼郎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次不憲幼亡次不泯故左承武郎知興化軍仙遊縣次不嘔從義郎信州兵馬押監押女三人伯仲皆蚤世孝道周琢、卓、再適右宣義郎呂太琮孫十人善緝善意忠訓郎善乘善勳善誕成忠郎善賢善鈺善吉鯨善鑑保義郎一未賜名孫女十人長適左迪功郎方未次許嫁左迪功郎黃景說餘在室曾孫男女四人夫人事親孝既歸豫章豫章少得風痺疾夫人調護十餘年豫章即世夫人訓諸子慈婦閨門之內熙如也平生儉素婉孌類皆足以昭閭範明婦順者定有日不敵泣告于友人左承議郎充福建路安撫司參

議官三山林之奇迺編次而鐫諸石

孺人陳氏墓誌銘

孺人陳氏諱休真字端卿福之長樂人也曾祖沔故不仕祖察故贈右朝請郎父致一故任左朝請郎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孺人年十九嫁於假官李氏是右承奉郎新知漳州龍溪縣丞承潮之室右承議郎新通判南安軍事楠之仲婦而提刑中奉文安公之孫婦朝議公之曾孫婦也嫁之十一年知丞將挈以之官歸寧母黨得疾于舟中而卒于外氏之館享年三十寔隆興丙戌八月二十有八日也一女應安八歲一男公弼十歲以其年十二月壬申葬于先塋之西孺人溫柔婉婉裕於婦德其事舅姑順聽而義撫兒女慈愛而嚴嚴起妯娌之間無

間言。應接內外。曲盡情意。各得其雅。心寔令淑也。而不幸短命
以死。可哀也。已銘曰。

不命之長。

維德之昌。

翠峰之麓。

閱此幽光。



拙齋文集卷第十九

三山林

之奇 少嗣

祭文

祭劉文先生文

嗚呼真儒之學在不在多文窮則獨善達斯泽民伊耕莘野呂
 釣渭濱雖處畎畝業富經綸逮其一旦感會風雲格天鴻業孰
 與擬掄縻顏氏子陋巷長負寸功薄効曾莫之聞豈其污業有
 愧謂革命也則然何異與於人世俗智淺妄為戚欣達人大現
 易地則均嗟之先生久居隱淪採芝食菊若將終身短檠萬卷
 精義入神氣溢六合力輕千鈞藉使逢辰素志獲伸成康其俗克
 舜其君維遇肯綮危及若新天胡不吊忍使迹遭百不一試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死荆榛嗚呼哀哉堂上聞府德高七閩源之流遠乎此祥麟始
學于誰已得其真健師于劉所養益淳躬行信義洽于鄉鄰萬
金之產視若埃塵聞其風者革視為仁仲元在屬王通處汝去
之千載接其清芬楮紳論荐聘以蒲輪一語不契故山歸松出
處大節卓然不群年未六十歲在己辰山顏梁壞尚何忍云嗚
呼哀哉晚學愚陋莫知涯津寅緣行役拜手蕭屯望之肅如即
之若春不我鄙夷夜治淳之違離依戀卓業無因屈之問學寄
之書笥尚冀親炙以陶以薰今其已矣徒抱酸辛西望楚几莫
真不及親有淚河成河注彼蒼昊嗚呼哀哉

祭吳先生文

嗚呼先生胡然長往既不沾尺寸之祿又不或獲者願之享謂

天高而聽卑應善惡其如響嗟先生罹此禍多豈斯言之或爽
嗚呼哀哉昔我先生幼有令望掇六藝之菁華窮百家之浩蕩
發為詞章長風鼓浪指決科於拾芥于青雲而直上何蹭蹬而
弗遇徒倚門而骯髒講道石隊橫經絳帳藹吾黨之青衿半嘗
依於函丈長養成就仕塗接軌眷麾下之畢侯恨獨遺於李廣
衣不畜手之良藥或得用之為將彼宋人之數奇乃不免於辯
纒遭為一官艱難萬狀廢疾縈之尚期無恙何膏肓之弗救遽
永歸於泉壤嗚呼哀哉慨念平生久親几杖雖朽木之難彫
幸高山之景仰痛承訣於終天念後生之安放追餞靈輿輒失
聲相向有淚如傾存此醇釀

祭陸文先生文

嗚呼，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奚恤乎命之窮通？曾子之疾，啓予手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豈以夫壽夭教之數而較其言哉？惟是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此實顏曾之所造。彼世之戚之然於利害得喪者，果何足以窺斯人之胷中？嗟！先生仕則不遑，壽則不永，亦有以是為先生之恨者，是皆淺之為之為丈夫也。先生之志尚友古人於千載之上，蓋已得天顏曾子遺風義理是非之分，諄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於世，而處常得終以在死，在先生無一恨。某輩之所以恨者，惟慨念夫疇昔里闈之從從，握衣函丈之見聞，見元紫芝揖黃叔度，則名利齷齪之心固已頓盡。矧又有琢磨切磋之誨，以開其蔽蒙，今其已矣。又將烏從寡聞孤陋而有疑孰質，離羣索居而有病孰攻？故臨先生之表，對遺像而酌尊酒，則情鍾於此，不自覺涕泗而霑骨也。

祭胡先文先生文

嗚呼！皓皓者易污，皎皎者難全。古之君子，學未至乎優入聖域，而輕用其身以游乎世，則於斯二者必流于一偏。如冉求之聚斂于魯，則汙其皓皓之地；如子路之結纓于衛，則喪其皎皎之美。計見効均於亡羊，而其所失多矣。曾不若泗之濱，汶之上，緼袍養志，簞瓢樂內之淵騫，惟夫子然後免於斯二者之患。故自謂吾乃涅而不緇，緇之白，磨而不磷，磷之堅。蓋夫子之所可及者，初不在於泣麟歎鳳厄窮之際，惟在於環轍歷聘而一無所

貶然後知其決非群弟子得以方駕而比肩。惟先生之樂世之知者，後見其守約持正安貧樂道之一節，則以為處士之昏，亦微君之舉。然蓋全家食粥而不肯形乞米之帖，終日杜門而未嘗賦貧士之篇，食每至於併日，突或幾於無烟，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不以改吾曳絃之樂。既成春服，雪風沂浴，未嘗一動鼓瑟之絃，以是為先生之所難者。竊曰：淺之為丈夫也，曾不知先生始末之全德，不難於立而難於權。惟先生之晚節，副真主之詳延，徐王佐之學，以應不世之遇，凡直言正論之為時而發者，莫非洞明當世之理，利病深究，治道之後，先使斯言之或用，周可以上為補衮職之闕，下為使民瘼之痊。是豈肯震靡太倉之粟，浪為策府之僊言之未用，則奉身而亟退，非吾固欲隱情惜

已專美，獨善以志松菊於三徑，老風月於一川，乃出處之一致，匪窮約之獨賢論。至於是然後知先生果不負譙居士之學，而自得文定公之正傳。彼世之管窺蠡測而莫究堅白之全体者，徒有見於上下之飛躍，其何以察至理之魚鳶，嗟歸歎之幾何。甫家食之踰年，豈惟主卷之未慙，抑亦士望之獨專。何耕莘釣渭之望已矣，而山頽梁壞之恨，繼焉。曾期頤之莫究，遽一疾之弗痊，夢斷兩極之奠，先謝少微之躔。蓋斯民之不幸，而吾道之未泰，如可贖乎？何惜乎此身之百千，嗟乎學如先生，行如先生，知所以立，又知所以權。如先生之卒於凡窮以死，又孰能究之於冥漠，問厥理於大圓，顧如某之不肖，蓋嘗奉諄誨以周旋，惟糞墻与朽木，每重賈於彫鏤，匪若醜乎。其後常如賤之在前，局

沉痾之重痼致蹤跡之回遭雖隔函丈之振趨尚辱書問之見
矜方且致高山之仰俄然嗟逝水之逝痛微言之淪絕懼素志
之意忘愆聞會葬之有期屬官守之緊牽邈臨風之一奠恍然
有淚之如泉

祭郭丈文

嗚呼孝子愛日慕之終身惟恐事親之日短不能盡吾父子之
仁是以紆朱懷金而憂不如簞食瓢飲而樂衣純以素而貴不
若衣純以青而貧不願乎萬鍾之祿三旌之位惟願堂堂有黃
髮百年之親戲老萊之綵衣斲石建之扁牕不知年教之不足
也彼僮僕之舊物何足以易此樂之無垠嗟已矣之三子恨斯
志之不伸殞何怙之泣於中道纏罔極之痛於千春他日且將
發仲由之慨歎歎負米而無因予時求友於三益尚其志節則
知靈之有之如此之為幸而今日寄誠於一奠見於其哀毀亦
不覺涕泗之霑中

祭陳樞密文

子期甫逝伯牙絕絃厥初默契豈其偶然意氣所傾匪假因緣
雖始目擊妙意已傳賤子疇昔里巷伏跽公所賞識卓然獨先
云此美璞衆方棄捐追之琢之出其純全聲名一旦徑達宸
前遂階試用躡升羣矣道山蓬萊研窮簡篇擢貳宗盟光持使
權中外揚歷初終嫺憐俾其萬折不替卷二抱疾里居亦既累
年日從公遊綠野平泉望公登庸附翼騰蹇晚來幾何一意陶
甄胡為信昔川谷遠遷人与琴七哭對北庭山顏杲壞柱石摧

巔一慟之餘，此情莫宣，不腆葭枝，列荐豆也。慨想平昔，有淚滂
浹。

祭季和伯文

嗚呼痛哉！我兄不起斯疾，命乃在天，痛之何益！我所痛傷為吾
道惜者，孔門顏其優，入退然如愚，乃能知十，四賜寔多才，望
之弗及，縱知其二，屢中惟億，信知學道必有其質，受和受采，莫
如甘白，質苟不美，銀手為力，嗟吾三人相為羽翼，非角徒游，迨
于今日，三十餘年，未嘗相失，草木臭味，各有傳匹，論其天資，莫
與兄敵，兄之稟性，淵默平直，惻惻無華，皆其根實，璞玉渾金，蔑
有瑕隙，我則不然，偏於氣質，或驕而浮，或吝而僻，各有所蔽，相
為蝨賊，是以其學進寸退尺，矇若乎後，望兄奔軼，平居講學不

廢朝夕，吾儕高論，蓬午間出，邪正是非，毫厘展析，兄但恂恂，有
如木訥，而其胸中，淫渭自別，誰知雷聲，存存於淵默，非但吾儕，
心所矜式，自雖師門，亦皆稱述，謂其近道，成就可必，吁嗟末俗，
巧言如織，舌長足短，萬人一律，議論記問，文章學術，有一于此，
夸見顏色，孰如我兄，所養恬寂，備此眾美，不務矜不伐，終日顏
然燕坐一室，梁理肅在前，渙然冰釋，世之所知，特其辭筆，知兄
之深，我惟嘿識，惟我与兄，心同氣叶，豈惟內外手足之戚，曰師
曰友，兄其垂得，我寔孱弱，匹雖離弗克，任重道遠，惟兄之責，素
何奇禍，起於不測，回体愕然，喉而不食，喘氣乘之，奄然而絕，豈
謂我兄壽如此，耆覲兄平生，湛然寡欲，及其既終，六惟順適，子
路結纓，曾子易箒，死而得正，志願斯畢，在兄無憾，我則傷盡，如

鼎三足，遽折其一，兩足雖存，其何能立。兄之云亡，衆所共恤，知
與知不知，皆為感激。繫吾弟兄情鍾最切，相期如何，乃成永別。
自兄抱疾之奇，在側爰從，病瘳，以至棺槨，皆所親視。想尸踊躡，
樽隔長江，徒聞病革，中途得計，失聲甫聞，入門長慟。蓋棺既訖，
悼兄不同，樽尤於邑，相對嚔然，拊膺太息。每謂生身海邦窮僻，
欲求同志，久而罕獲。今乃失兄，愈成孤特。年來聚學，彼此維繫，
猶恨同特，相見不密，豈謂於兄終天之隔，蒼天蒼天，奪兄何急。
哀哉！何辜罹此荼毒，自今以往，心惟日測，握手而時，皆兄陳迹。
扶書而讀，皆兄手澤，思兄之心，觸事而發，况齊之樂，安能如昔。
中夕思之，涕泗交溢，吁嗟年來善類，困厄前歲之春，支離不祿。
堂之紫微，其夏健卒，山頽梁壞，未忘追憶。今茲我兄亦返真宅。

謂天佑善，胡天然差感感，如彼人晨星，豈堪殞圻。三年之間，三
為此泣，淚盡眼枯，了無可覓。師友道表，一至斯極，恨無百身，可
為尺贖，創鉅痛甚，曷日而復。靈輻何荒州，幽閨可憐玉樹，土中
埋沒，寓此哀辭，莫寫胸臆，沃酒柩前，忍與兄訣。

代舅祭廷仲文

嗚呼！疇昔年之前，素秋之孟，吾哭送汝兄於西城之西，俾送汝
祖之佳城。今茲孟秋，吾復特哭送汝於北城之北，寔附于汝外
祖之墳塋。汝及兄，從二祖游乎汗漫，寧復念吾，而吾之思汝，聲
之號者，日以乾，泪之粒汝者，日以竭。始將滴吾淚於秋露，寄寓
周之繁床頭之枕，知吾父子之至情好，去吾兒永隔此生。汝心純
孝，胡寧捨吾而去，忽使吾涕泗之縱橫，嗚呼哀哉！

又

嗚呼我之五男如手五指。隨墮指之痛。入骨髓。一又之謂甚。矧復可二。胡然二之。我痛欲死。昔仲尼嘗哭其子。於鯉雖哀。而慟。顏氏謂顏獨矣。非鯉也。比我心。孔疚。寔兼於彼。以矣。則顏以親則鯉哭。鯉慟。顏有泪如洗。我初得男。尔兄及尔。粵自孩提。天鍾粹美。坐我兩膝。咸誦經史。日數千言。爛翻不已。壽十六七。蜚聲閭里。人言佳兒。必稱二李。施及諸弟。亦精業履。有子如斯。云胡不喜。意當聯榮。亦拾青紫。五桂一椿。實即可擬。並試南宮。反後叔季。尚期晚成。蔚為國寵。豈料尔兄不祿而逝。我痛未忘。尔復繼斃。人豈天道。吉凶以類。為善必福。惡斯禍至。如吾兩兒。德性純懿。閔無間言。曾善養志。璞玉渾金。初亡。瑕類何辜。于天罹

此顛躓。不假之年。俾我遺棄。嗟我彼蒼。不仁若是。疇昔西征。余往汝侍。鋒交戰場。詞傾峽水。期汝如何。汝乃不第。遽茲東歸。稅駕方尔。團藥父子。宴樂兄弟。望汝如何。汝乃不起。汝始得疾。寔惟旅邸。一夕沉痾。倏焉体痺。盤珊入門。昔人已改。蒲柳未秋。豈宜摧毀。人固疑之。我心獨異。使汝不長。豈曰天理。汝蚤聞道。壽夭一致。豈不見哉。恐傷予意。力疾對醫。漫云可治。瞑目長眠。溘然輝晔。天寔誤予。使予不智。不就汝訣。永隔寢寐。冥心之言。嗟犹在耳。尔寔何憾。我哀莫死。我偕汝母。劬勞半世。婚嫁甫終。未凋髮齒。謂此餘生。優游卒歲。含飴弄孫。以復何事。汝兄之殂。始積憂患。况吾擇婦。女吾命配。幾如是為。而不凋髮。搔首臨鏡。斑白多矣。望汝寬予。汝及至此。二女一男。復為吾累。人生幾何。

堪此顛顛人謂我哭已傷兩指盍師延陵三號而止我痛在心
心狂欲潰哭尚不堪不哭尤德吾寡交游杜門養晦惟汝及兄
送吾論議伯墳仲麓相繼疊之以斯自樂不慕榮貴自失汝兄
尚惟汝恃汝不吾留亦隨隙駟使我索居有言孰謂已而已而
失我良嗣白日清宵悠々曷濟我哭號天尔毋頓地尔寂不聞
九泉永閤女嫁女歸兒遠兒在汝見時河清莫俟我老無悰
來日能幾寂寞此生有恨不遺消日成服存此薄醕兒舉此觴
并飲吾淚

祭迂仲文

嗚呼我生終鮮孑然一身豈無兄弟四海三人幼共嬉戲長同
屈伸雖隔表裏情逾所親嗟我少孤焉依叔舅之氏吾師伯仲

吾友之驥絕塵千里馳驟我定駕才驥若乎後伯仲

未冠舅為世知懦無立志知我者誰自暴自棄下流寔歸不有
伯仲疇覺其非每從紛華此心外騫及見二難釋然悔悟漸漬
薰陶遂同志趣非曰能之伯仲之故伯也德宇如元紫芝仲無
間然叔度之汲夏雨我春風動之去我三日鄙吝已滋六日不
來我心匪樂我不見休兮折簡我約書既同讀文亦偕作商榷
古今曾無適莫繫不伯之學春秋寔通惟仲與我詩書是政各
各尋蹊往一西一東如適京邑厥歸則同歡樂幾何禍机倚伏
伯既已矣仲復就月木兔兮何之俾我窮獨嗟々蒼天如何不
淑嗚呼哀哉肄業績文伯仲獨優南宮桂藉宜冠英游去書數
上猿臂不侯如我淺陋反玷簡蒐謹行全生我亦尤為灘々牛
羊凡無萌蘖一暴十寒尚茲存活仁如伯仲乃遭天閉自伯不

祿已隨逝波我及仲存更於琢磨並從師範歸養天祿計我所
得孰與仲多仲既聞道百慮一貫每臨利害履道坦坦俄得俄
失若修若短於迺仲現曾何足美伯也疾革我心鬱陶源之往
問膏肓奈何浩歎仲心死輕鴻毛談笑謂我空走一遭死既本
室生亦誰是萬化去來初無終始我復何為情鍾不已正惟仲
沒莫與進此藏焉修焉入誰與娛息焉將焉出誰與俱自今以
往離群索居伐木道喪鶴鴒影踈慨念孑生那忍細說子敬琴
亡伯牙絃絕丹旌風悠薤歌聲噎路隔幽明忍與仲訣嗚呼哀
哉

祭林德脩

嗚呼三世為醫禮經所貴三世為將道家所忌濟之者執一而

未通乃妄論夫將之與醫如巫匠之矣我嘗以意逆志
而覘之然後如此二書者寔互言而相備醫非虛扁則雖累葉
以冀補將如伊呂則縱百傳而何畏顧其用心之仁与不仁又
烏可於其擇術之間遂立一定之議果醫之不必是而將之不
必非同未足以少三世之為吏嗟枉後患文之習世固薄之謂
其可操者類皆不仁之器信斯言也則刀筆筐篋蓋頃刻之不
可親而况於自祖及孫縣之而相繼然亦而若于公者独非吏
哉高大其門閭以俟高車駟馬之來豈不仁而能若是現公之
能以質直卒反世其家我國已逆知其有隆而無替雖不及期
頤之年安知其非耆取其報于天以昌其苗裔出餞灵輶欽陳
薄醑有侑以斐辭見公素志他日公之諸子必将赫然以儒學

而興尚可以信斯言於末世嗚呼哀哉

祈風文

維洪範之庶證，婉時風於聖功。此大而化之之事，自匪兩陽寒
煥之可同。故凡大塊之噫氣，悉由造化之密庸。然彼化工之不
宰，必以山川之神，司其闔闢。而敢是交通古之明神，血食斯民
而立能事於此者，則有且暮常便，樵采於若耶之徑，南北分送
客舟於洞庭之中，彼逆其所順而強其所為，尚能丕顯於靈蹤。
矧曰用天之時，因地之利，而得其勢之所順，宜其有禱而必應。
有教而必從，繫靈祠之奠食，炯正直而眷睇，來嘒慕之不絕。信
響應之無窮，茲良月之初吉，肅嚴霜於孟冬，屆垂適之適往，與
朔颼而適逢，乃歲儀於常祀，延飛御乎梵宮，望軸轡之善濟，致
泉貨之屢豐，瞻雲海之浩渺，假一息之蓬蓬。

又

象齒南魚，遠出島舶，以舟為趾，重譯雲隔，沙阜石幢，澆如芒屨。
以風為翼，萬里一瞬，勃蓬蓬，怒號瀛海，以神為墟，立談而改
由，改蓋雲車，邈然浩蕩，以禮為介，厥應如享，惟風必期，歲有常
信，今雖襲禮，匪常之徇，吏之守戩，兩年為期，官滿則去，位難出
息，神所畜食，與天地同通，民享利澤，厥望不窮，某也終更，行且
還里，席神芘蔭，日既久矣，神之歆否，願以風卜，商舶之行，亦某
之福，桂酒椒漿，為舶預請，指望雁南，留神引領。

祈風船司祭文

夫祭有祈焉，有報焉，祈也者，所以先入神而致其禱，報也者，所

以後神而吞其賜，祈不可以為報，而報不可以為祈，則異乎是。自古然也。而廟之歲舉事，祀典于神，則異乎是。于夏而祈，有冬之報；於冬之祈，有夏之報。風之舒，慘慘每以時應，則祠之陳教，必以時舉。如循環之不窮，禮雖不腆，在神宜歆之。

辭宣聖祭文

某繆承之，之乘傳于此，亦既再期。去官有日，用展告于廟庭。竊惟夫子之設科，有德行焉，有言語焉，有政事焉，有文學焉。而於政事之一科，又有達焉，有果焉，有藝焉。蓋如其廣大不窮也。某之不學無術，面墻蒙蔽，於是四者之一，一者之三，初無有也。而冒竊為政以學，焉知政體之一科之未易能識。門集之不可及，高堅所慕，鑽仰尤勞，菲然蘋蕡，惟先聖實臨顧之。

辭廟文

民保於吏，保於神，其惠一也。民不忍於吏之去，吏亦不忍違明神而去，其情亦一也。某昔者莅官之始，徵神之意，以冀終更之無吏責，無官諉，無民訛，神實許之矣。今冀終更而卒，道此三者之咎，微神之賜，殆不及此。雖寔不忍，遠乎神保，詎可無殺。禘禘之報，以稱其情，予禮則不腆，神其歆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山拙齋文林先生文集卷第十九終

拙齋文集卷第二十

雜著

鑿說贈孫楚士

三山林之奇少類

方書為醫者設醫為病者設未嘗治之不可謂書無是疾未嘗求之不可謂世無是醫余嘗怪世之鑿者學有所不足則求脩於方書之所不載曰師之所未嘗言也又嘗怪世之病者識有所不廣則厚誣於舉世之無良鑿曰是必不可治之疾也使鑿師果有所未嘗言則方書為可焚矣使世果有必不可治之疾則鑿科為可廢矣若是者舉未之思也余頃歲得痿痺之疾殊殆始焉瞑眩如沉醉者累日既迺左支孿若不隨運掉武蹠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僅能不僵仆，而握之力不勝，正鵠舉履之官雖存而實廢矣。時在都下，國鑿之所萃也。余則延請亡慮使，各誦其方書而試以。其藥投之，凡閱十餘鑿，人人言殊。或曰：此風也。或曰：此濕也。寒也。或曰：此風寒濕之參也。余起居之素不謹，喘風露，寢穢藥未嘗之懼，雖不敢以言為必不然，亦未敢遂以為必也。姑使各以其伎試之，投藥如注壑，灼艾如兆龜。凡歷數月，鑿之伎止是矣。而余之病果是若也。得請負丞于大宗，而竭耒紹興，其謁鑿藥問方書，如在都下時。而加詳審焉。亦閱數鑿，其說又舉不出乎風寒濕之三者。余始惛然莫知所適從，則使各獻其技而嘗試其藥。更歷數月，鑿之伎又止是矣。而余之病亦自如也。末迺遇威敏孫公之曾孫鄰，舉其名而字楚士者，深於鑿者也。邂逅

余於溫國司馬端行同寮之室，問余之疾狀，而得余證於顏面之間。以論韓國富子立曰：噫，固非得於風寒濕者也。是故在吾書中，而諸鑿尚未之察耳。人之血氣如天道之旋斡，蓋一日而一周焉。久於端坐而不時運轉，則榮衛凝滯而不得騁，手足扞格而不為用，則此疾之所由來也。故楚士之為余處方用藥，則舉異乎族鑿之見。前日所用剝悍峻迫之劑，一切屏除，而顧以疏道活血，流通經絡者先焉。余始易其說，久而益信之。樂從之。蓋旬有五日而病良已。居無何而起居飲食之狀，浸復其舊矣。余然後始信夫方書之果無不載，而世界無必不可治之疾也。思所以發明張大乎楚士之鑿，以表於世。而余之文又不足以為楚士之重。然余之文則陋矣。楚士之說誠有所不可廢于鑿。

者庶幾余之不泯之文以楚士之說而傳乎余嘗觀司馬子長
為倉公傳于意列傳載意之治病其所療之人所診之脈所用
之藥所告之期纖悉備具凡列數十條其于記述詳矣至宋景
文新唐書方伎傳所稱道孫真人思邈之為醫則於是者舉皆
略之獨著其言之可以垂世立教者而已夫豈真人之鑿其十
全之效果不如倉公之於鑿技也十全之效在彼為足尚故每
謹書之真人之於醫則彼而進乎道者也進乎道則彼固不足
言矣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
虹蜺天常教也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
章為氣色發為奇聲人常教也陰用其形陽用其精天人同
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為癆瘵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熱則焦

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孽字飛流其危診也寒
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涌其痛贅山崩土熾一其癰疽奔風
暴雨其喘之川瀆竭涸其燥槁高鑿導以藥石教以砭劑聖人
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挽之災凡此皆
真人之垂世立教可傳於不朽又在乎千金方數百卷之外者
也以是列在史傳為世模範足矣一疾之類痛一藥之偶中世
有方書足以概見又何必一二而傳之哉今楚士之鑿蓋於真
人之書有所深造自得而左右逢其原者其論余之疾又與真
人疇昔之論若余符契余愛之重之雖不泛觀其所以愈他人
之疾者而獨信其能起余之疾不愆乎素迺并叙其所論之合
乎真人者以見楚士之學其所能者匪直于余而驗也嘗得一

變旨可知矣。楚士勉之，推真人之餘論達之于國，是則威敵之為也。已楚士其勉之。

王子由字說

克已復禮為仁，是已也，不可有；已賊於道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已也，不可無；已遠於道，一有一亡，於道其庶幾乎顏氏子嘗進於是矣。秦黠王居宗也，怖顏徒也，故字子曰子由。有疑子之名而問焉者，曰：堯舜舍已，顏氏克已，而且宗之柰何？子其以余之說而曉之，曰：是非吾所謂已也。吾有宗已者存，雖然二之中不可不精選也。一豪髮私心介乎其中，殆將喪乎其所可宗者，而得乎其所不可宗者，則富有執子之名而貶子引子之字，而議予者矣。子盡謹之。

石幾仲說

易曰：介於石，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是二義，母乃並行而相悖乎？曰：皆是也。惟其匪石之不可轉，是所以介于石也。古之善用兵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當其如處女之時，是其介也。雖有百萬之敵，吾介然而不動矣。然苟一於介，然不動，則見可而莫之進，知難而莫之避，或至於失事之幾矣。故良將於此，有所謂如脫兔而敵不及拒者存焉。乃匪石之不可轉者也。在易固已言之矣。雖曰介如石焉，然必繼之以不終日正吉，而夫子釋之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介者所以體常幾者，所以盡變，非介無以立，非幾無以行。二者關一不可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君子守其身，無所不用其介也。然非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以行，或得執一而無權，則復而不遜，重違一世之人，而果於自矜其私知，遂至以其學術禍天下，後世者有之矣。會稽石君庭堅問字於余，曰：「字之曰幾仲，又為是說以告之，庶其兩全於詩考義而不為無幾之介，斯可矣。」

讀書世說

林某論曰：晉之清談，梁之空滅，皆其國之所以亡者。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者，此之謂也。」然則曷若而可乎？曰：嘗聞本朝承平之日，有使虜而外域問吾中國之所尚者，其人應之曰：「崇儒。昔荆楊之區，有田數畝，其一皆荆榛鹵莽之叢，久無種植矣。其一或曰：此良田也，宜以種稻，歲且大入。主人從而擾之，畝入千鐘焉。荆棘鹵莽則晉之清談，梁之空滅也。良田之種稻，則吾宋之

崇儒也。大哉儒術，是誠百王之丕矩，萬世之通範也。為國而不以儒術，能不為亂階乎？能不蹈晉梁之覆轍乎？時乾道壬辰秋八月晦，讀世說篇終，書此以還歸于運使宗丞陳丈之書室。

書廉吏傳

周官小宰以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蓋吏治以能廉為本，廉立而衆美從之，有不期然而者。一不足於廉，雖有他美，莫贖已。此廉吏傳之所由作也。同安宰王君澹欲世之為吏者，家藏此書，人挾此術，迺寘根本於其邑，以廣其傳。是則王君之慕廉吏，既為可嘉，而同安之得廉吏，亦為可賀也。余固喜之，為識其卷末。隆興元年四月五日，晉安林某書。

跋高公題李憲遺事傳

甥林某於乾道士辰秋八月十二日己酉讀高公遺事所載慨然太息而言曰今有人寄物於鄰明日取之其償與否持未可必也何則在他人者誠不可必其不可必是豈可以常理期邪而余之舅氏不然力耕數畝負謗厄窮以待難知之大道於數十年之後無一毫怨尤意令其子孫說然彬然殆將身而奮矣後之太史氏有攷靖康之闕遺于金匱石室之藏欲求其實而不可得殆有攷於斯言

跋蘇黃留題

右蘇黃留石室圖以一時造次登覽之勝為千古不朽丹青之傳蓋其所以照映縑素凜凜常有生氣者初不在于文字之工

翰墨之勝也

題雪峯如藏主水月圖

千江有月一一同一月普現千江影謂一為月影非實影既非實月何有是一節千即一水月究竟無實相隨見有月在亦無究竟非實者譬如觀音妙色身對物而見千臂眼於是千臂千眼中何者為正何獨非菩薩一體作一用千體同是無刺法此水此月亦復然照用齊行一無欠俯不見月仰亦無千月闕一固不可上人此庵憇餅錫終日宴坐常湛然散一為千彌六虛攝千歸一不盈寸我知上人環堵中能廣能狹能方圓空諸所有何必然作是見者名邪見

題司馬季思所藏溫公賓次皆日後

衛武公以德名之重爵位之尊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
曰苟在朝者無為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
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溫公此紙寔衛公之意
也江海之浸膏澤之潤其所及者遠矣瞻彼淇奧歸竹猗猗有
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
不可諼兮此詩人美武公之作而太學之書贊之曰道盛德至
善民之不能忘也某於溫公亦云

題王主管所藏了翁與洪覺範書後

了翁偶而墨其究也兩得之覺範墨而儂其究也兩失之詳味
此書然後知了翁擇術之素審見善之獨明而其為覺範謀也
亦忠矣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謂道不同果不相為謀者吾不信

也

請證果長老疏

不是心不是佛切忌作意辨商量恁麼物恁麼來總是被情見
滲漏逢于木便應作戲這啐啄頭要同時將心思惟當面蹉過
脩公長老禪棧夙契戒行薰成團欒圖上合掌和南華藏境中
彈指證入聞說石門路險曾於箇裏尺水成波假饒師子峯高
也須容我把茅蓋頂庵居久矣囊粟罄然退位菩薩可憐生無
心道人祇這是雖不於名聞利養作想然無奈時節因緣到來
願為振錫之行更作鞦韆之夢無證而却有證朕兆歷然不未
而是能未果位應爾千山不隔師子吼正想像於嘖呻一漚德
是海潮心便全提于浩蕩高超佛地仰祝先天

天寧堂疏

分付第一義，還他師子嘖。呻瞻仰不二門，且看鄉音象蹴踏。連
場作戲，一鳴驚人。某人行解參同，棋緣純熟。家有定光古佛，却
却白衣親達。彌勒分身，解開布袋。夙分半座，允屬正傳。好持東
野之鉗，榘末釣螺江之風月。法轉食轉，從教衲子鼻孔。撩天橋
流水流，莫使行人脚根點地。若衆生未到彼岸，在富仁豈遜於
師。願舉最上采，仰祝 聖人壽。

為林序齊幹山人教化祠部疏

論得五行根基，先須識取元辰本命。仰它七寶布施，不如自有
有粥盈飯盂，咄這窮措大生涯。慣試沒鹽齏滋味，曾是諸生都
養有學之乎者也。回緣欲作國清飯頭，未免我人衆生見解。拈
花之機未契，剗草之夢到來。那能依得闕下家風，終須去作佛
家弟子。袖中拈出，雖然命在檀那筆端。活計見成，且免口掛他
人木杓。願無戲論，就此良緣。

桑溪造橋疏

水潦過度，俄頃為龍。而為蛇橋梁成功，終日度驢而度馬。我此
桑溪橋路，舊通師子拳頭。行人由之而不知，居者恃此以無恐。
晴乾尚可，那堪有雨淋頭。平地相逢，便乃無風起浪。咫尺萬里，
一壺千金。碍塞殺人流通，有待欲營趙州略約。為日久矣，未曾
遇箇沒量大人。每念臺山葛直，何時復然。須至徧千信心檀越，
必不錯舉。但見辨心直下，現前急須看眼。幸甚。

鬱林院無量壽閣疏

有為法如夢幻泡露電，世間孰是堅牢。無量壽號阿彌陀如來，劫數最為長久。祇這彭殤平等，可知一念萬年。於剎那間，屈指恒沙劫。我此旃檀寶像，便是西方化身。未有上棟下宇，莊嚴以現。水鳥樹林世界，心不動，境亦不動。歷歷分明，施無窮，福亦無窮。種種成辦，有大檀越，脩奢摩他，來結香火之勝緣。深種入天之喜報。

天寧行者化度牒疏

出得世網，始是出家。刻却意根，方堪剋草。欠箇護身符子，忙殺無位真人。願開大檀門，共出一隻手。捐汝阿堵物，成我奢摩他。不違時節，因緣便是。慈悲喜捨。

永福瑞芝圖跋尾

集英殿進士舉首蕭君之末第也。識記開其先瑞華貳其期而後，美名廣譽從之。賢偉異傑，特之觀也。邑人神之，垂諸繪事而鏡記其下。其大意引漢菑川侯公孫丞相之得時遇合者為况。蓋善喻也。蕭君辭焉曰：傲人必於其倫，爾何曾比予。於是余聞其語而莊之曰：是乃所以為永邑瑞也。異華果何足進哉。余觀世之擅大名，擢高第，其始也莫不夙識吉幾先焉。未有偶然而至，無因而前者，或者見其事之誠異也，則以為天相我矣。公侯將相之位，可唾手而得，拾芥而取也。既引天以自神，繇是學問廢於身，職業曠於位，功名損於朝，而人事浸以不脩焉者，其勢則然也。故其人每以十年鳳池，四入黃扉自期，而僅能至於姚暉梁固之所底止者，世多有之矣。菑川侯之在選舉科第中，號

為安富尊榮之極者也。今國人稱頌然曰：蕭君他日致身亦應若是。其頌禱之勤，隱括之審，亦云至矣。蕭君之於是言也，不惟傲然止，憮然疑，漠然而不受也。方且望之，然去之。若將浼焉，然則蕭君志趣之所詣，固未易量。其德業之在躬，殆將雲弁川增日進而不已也。余於是事愛之重之，且樂為邑之人嗣書之，更評之于，以見所以為永邑瑞者，果不在彼而在此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文集第二十卷終



拾遺

與曾裘父書

某頓首再拜。裘父秘校友兄。自昔講聞德名者非一日。邇風懷想未。續定交之願。良以為憊。不自意。故歲適有黃緣。解后于此。一見莫逆。真畏友也。然是時某出入禮闈。衰者久之。凡一再與左右言者。初非要言。而所欲求切。嗟麗澤之益於君子者。曾未之嘗言也。已復遽。千里之別。今相望遠甚。僻居左便。欲教通問且不能。而况謦欬於側乎。始悔當日之不從容。然無及矣。別後凡兩辱教墨。所以見與。每未益勤。而相期者不薄。雖玩味感歎不能忘。碩缺然報章。唯此之故。爾適辰風日晏。溫恭惟里。閉燕申。進德修業。尊候起居萬福。某冊府空餐。閱歲餘。曾未有

毫髮補報。若使仰愧。作則有之矣。提舉范文頃以召節還朝。得外補而去。蓋嘗與某欲親炙左右。而病其為凌右史所先。今襄陽回遠。其勢不能偕。范文之志伸矣。江西一方利病。左右講之既熟。想當一一為賢使者言之。斯民陰受其賜。庸可既乎。呂逢吉居廣信大病。曩但聞其不能履地。今復难于作字。每書未畢。非其手書。勢當沒劇。郡將雅不相知。每觀其往居臨川。輒重遷。未能遽動。念之深矣。而未有以為地者。奈何。政患通問之無從。偶此逢便。亟行殊喜。輒布悃悃。然心之精微。豈遠紙所能宣達。惟冀為道慎重。時以忠告善道。鞭此不逮。不宣。

某頓首再拜。裘父啓秘校友兄。別後蒙不鄙。既書存問者再。甫得一布字牘。為謝其為報施之義。已非稱矣。亦蒙嗣音。所以眷予。

相期待者益勤。然此所遣者。雖一書猶未達也。某為非人矣。念此深愧。是書所附甚的。蓋撫州張司法名昂。將欲求薦於直閣范文。而因同舍葉吏部伯益以求某為容。故二書為無益往。今范文之書。則既達聽矣。而獨浮沉其一。此殆不可曉。豈以是書為無益於薦達。故易之邪。張祿實在臨川可覆也。某之書不至。而在裘父不以是疎。此意奚可忘哉。即日秋高。猶有殘暑。共惟杜門里閤。樂全志得尊體。日以超勝。某之識裘父晚矣。而故歲之與裘父接。復太忽。今良悔之。故前書浩歎於此。元禮之一再見。遂東。亦若裘父也。人生會合良難。欲亡悔寡矣。今二君子俱為臨川居。而且從范文遊。麗澤之益。想當無時或曠。日月遊矣。歲不我與。如某之見義無勇。正惟疇昔因仍。惕日淺於師。

友淵源之所致。故樂以是告。願同勉力於斯。且時有以鞭其後。幸甚。亟遣報章。所以謝前日不敏之故。且幸其萬一之可蹤迹。相尋也。相望千里。惟冀為斯文護重不宣。

楊子講義序

著書立言。古人之所難也。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喪而大義乖。百家諸子。各以其所見而著書。出則汗牛馬。居則充棟宇。然皆雜家者流。非吾儒之正道。得吾道之傳者。惟四人焉。孟軻醇乎醇。在所不必論。自孟子而下。則有荀卿。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此皆學者之尊敬。以為仁義禮樂之主也。故荀卿之書。則謂之荀子。揚子雲之書。則謂之法言。王仲淹之書。則謂之文中子。而韓退之。原道亦學者之所推尊焉。夫自孔孟而後。以迄于

五代。數千年間。賢人君子。不為不多。而得吾道之傳者。惟此四人。固不容輕議矣。然荀出而談孟子。思固自以為得吾道之傳矣。至其以性為惡。以禮為偽。則不及孟子遠矣。揚子出而談荀卿。同門異戶。而自比於孟子。然其言性。則為善惡混。亦不無可議論處。至韓退之。則謂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然其原道之篇。所謂道與德為虛位。仁與義為定名。亦大醇而小疵矣。大抵孔子之後。欲如孟子著書。無一可議者。蓋難乎其為人。則荀揚韓退之。徒亦不可多得。不可以求之太深也。友人方德順問。龜山先生曰。人君有得致之位。有可致之資。其所為固甚易。何不倣取堯舜。縱堯舜不可及。漢文太宗亦易為之。何不倣取文帝。太宗。龜山先生曰。老兄儒者。何不倣取孔孟。縱孔孟聖德高風。

何不做取荀揚韓退之。大抵學者惟知論古人之是非，而不知在我者有所未至處也。雖然，前賢之書固不可輕議。然以孔孟之道而較之，則不無可疑處。若司馬溫公，則但說揚子是十三篇中有不可解者，但闕之。至謂使揚為莊言，斯非矣。莊為揚言，斯與之矣。則溫公不敢論揚子之非也。而東坡先生則又但譏其非，故謂揚子雲好為艰深之辭，文淺易之說。然子雲所謂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竊意東坡道不得，然則一如司馬溫公，則待之太重。一如東坡，則待之太輕。之奇，今為諸公論此書於其可以為天下後世之法則者，尊之重之固多矣。至其於理未安者，則引六經孔孟之文以辨之，不敢以私意斷也。杜甫詩有曰：度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後來點檢流傳賦，不覺前賢笑後生。之奇，今議論子雲之是非，若使子雲復生，當笑倒之奇也。大抵諸公于子雲之精義處，當沉浸醲郁，以求其深造自得之學。若乃議論其是非，此乃之奇口過薄德也。

祭文

門人東萊呂

祖謙

昔我伯父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未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慶曆元祐羣叟之本末，靡不容，以廣大為心，而陋專門之暖昧，以踐履為實，而刊繁文之枝葉，致嚴乎辭受出處，而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髮不差，昕夕函丈，聞無不信，無不行，前望聖賢，大路九軌，自詭以必可至，三歲一詔，士子莫重焉，先生方上名於春官，慨然惜會合之難，而緒業之未竟也，亟改轅解鞅，而輟行，其視內外輕重之分，可謂審矣，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寞之濱，翰積滄蓄，固未捨所為

為人意也。未幾聲光四出而不可遏。州黨推擇居東面之席。踵門請起。至再至三。不得已而臨之。長樂之士知卿大學。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二李公之力焉。嗚呼。西垣公既不及公道之開。而二李亦皆以布衣死。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為。而病輒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迄不得再白於世。其用捨必有所繫矣。嗚呼。心迹之判。固非違者之論。區區專信耳目。而量君子之用心。則亦有大謬不然者。先生所過多忤少合。意雖可尋。而事不及見。中雖無媿。而外不及知。悠々斯世。識此心者。幾何人哉。嗚呼。先生之卧家。左支廢。右支緩。手不能指。投口不能劇談。若無與乎世道之升降。抑不知百圍之木。鎮童立枯。猶足為止。樊之鎮。一旦仆地。則意象衰落。無復故國之遺矣。嗚呼。痛哉。某

未冠綴弟子之末行。期待之原厚。獨出於千百人之右。碩謫薄安所取此。實惟我西垣公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前被閔。馬如農夫之望歲也。齒髮日衰。業弗加脩。愚不自惜。大懼先生之功。力為虛施。每覩然慙。惕然恐也。聞先生之喪。念以辭情真而思慮不專。條貫靡究。筆屢下而復扼也。既半歲矣。而所言乃止於是。蓋至善難名。至痛無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之存。音問雖闊。踈舉首南望。猶有虞焉。今遽撤其所畏。幾何而不為小人之歸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所知。使先生未伸之志。猶有考也。尚饗。

哀辭

隴西李

桐

三山文物甲天下，士之筆耕者拘於有司之程，過此或未暇也。紹興初，紫微呂先生居仁未闕中，汎觀俗學，恨無佳士。桐表兄少穎，年甫弱冠，先生見之，謂其可與適道，授以伊洛之傳，而斤質無猜，昭若夙契。先生慰甚，於偕計西上，賦詩送之，略云：我為為福唐遊，破屋占城中。市城樂萬戶，所識一林子。翦然象木中，見此真杞梓。少穎行次三衢，自謂未之能信，翩然復歸，請俟克實。益為先生之所嘉尚，遂與之為忘年友。其後先生召還，支離陸先生亦願歸自湖南，宣幕門戶簡峻，士鮮知向。桐先君子少穎為舅，而與支離友善，謂少穎曰：支離紫微一也，盍往焉。遂從之。桐從兄和伯、道仲，與少穎同研席，俱以青衿之中，文鳴場屋，至是

曰少穎率昆季友同志登二先生之門怡々悃々迭相培植德
育行果日以光大宗工哲匠莫不聞而友之支離既沒由是林
李二家大為闡中學者之所歸趨出幽遠喬羣自作炳中庸大
學之蘊始振起於三山少穎天姿樂易城府洞然謂學者久淪
所習非誘掖莫進故其設科如發太倉之粟未者飽之後進感
其柔育尤用奮發經史諸子悉為訓傳其紬繹經術盡列古今
師儒之儒論使諸家森然在目然後適其是以歸諸中理之所契
雖瑣聞臆說下至塗巷之言亦所不廢諸生心目開豁不滯一
隅蔚然可觀矣紹興辛未閩憲孫公端朝勉其為萱堂而仕乃
以經學中第授莆田簿丁艰服除調長汀尉以館職召入校讎
二載因痺疾引外由宗丞提舉閩舶參帥議遂以祠祿家居而

學者從之不置飲食教載終身無數淳熙丙申仲夏年止六十
有五而逝雖其德不完用而回瀾障川不獨有功於吾黨矧幼
而鄙鈍其在父兄之間提誨推挽更見函于師友者表兄之賜
為厚哀感之情見乎辭故併叙其初心之勤使來者知所自焉
詞曰鬱閩山之麓峙兮丘園藹乎象芳畹濟蘭而軟蕙兮繚杜
衡於藩牆紛總々其莘耕兮俯青紫于地芥雕績聚而滿前兮
歲有信以為常喟浴時之工巧兮思夫君之疾懷導源委於伊洛
兮開鄒泗之門旁羣心翕其未格兮覩青天於披霧舍山徑之
委蛇兮遵大路以相羊春風暢而四達兮殆時雨之滂沱帝闈
闢以延佇兮駟玉蚪而騰驤濯晨曦於咸池兮望嶺嶸而未迫
油雲盡而歸壑兮沉汨々其湯々嗟予生之倥侗兮眩淪習之

竒履服蕭艾以亞安分甘戎菽之充腸鼎羞列而屬厭分嚶鳴
萃乎喬木懷瓊瑤而未報分涕感極以淋浪惟百世而一士分
斯文岌乎綴旒芳與澤其或泯分悲耒耜之張及電雷之未
作分覽遺芳於金薤雖百身之莫贖分猶參倚而不忘

拙齋林先生行述

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 姪 曰 謹述

先生姓林氏名之竒字少穎候官人世以儒學聞朝議公所取
李氏得先生以大其家聲先生幼聰俊不凡與外兄李和伯迂
仲如親手足常稱伯也德宇如元紫芝仲無間然叔度之陂日
夕相從惟道藝是講是究名隸業之所曰允齋晨興誦讀經史
各以所見結衣帶而識之逮暮相與參訂是否而書之謂之允
齋錄西垣呂公入閩公聞其以道學名世乃與二李徃候之一
見之頃遂定師生之分呂亦欣然進而語之以嵩洛關輔諸儒
之源流慶曆元年祐諸賢之本末且欲以廣大為心陋專門之
蒙昧以踐履為實刊繁文之支離致嚴乎辭受出處欲其明白

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欲其毫髮不差。先生之學。自是日以光
明。紹興丙辰。以賢書將試南宮。西垣公餞以詩曰。我為福唐遊。
破屋占城市。城中幾萬戶。所識一林子。蕭然象木中。見此真杞
梓。先生見重於西垣公如此。及先生西上。日夕以膝下溫清為
念。行至北津驛。慨然作詩有耿、一寸心。不能去庭闈之句。遂
改轍以歸。先生愛親之心。重於利祿。非學識過人。曷克爾。先生
聲名由此益重。士類歸仰如水赴壑。其知向正學。宗正論。論皆
先生指蹤之力。呂紫微猶子倉部公。在憲幕時。呂成公未冠。以
子職待行。聞先生得西垣之傳。乃從先生遊。先生語諸生。以為
若年寔長矣。宜以古文洗濯。骨次掃其煤塵。則晶明日生。成公
受教作文。主以古意而潤色之。先生每讀必擊節賞嘆。知其遠

且大。紹興己巳。先生奏名春官。注長汀尉。未上。鄉樞陳公誠之。
薦試館職。除正字。鄉樞薨。先生哭之曰。聲名一旦。從違辰前。遂
階試用。躡升羣賢。示知己之恩。不忘也。再除校書郎。修神宗
寶訓。改京秩。以三劄入見。首言堯舜執中。不離仁義。次言宜革
文弊。歸於忠實。又其次言尚莊老之學。高宗玉音曰。卿得
事君之體。高宗御製損齋記。先生因奏三說。謂損思以益德。
損用以益本。損華以益實。聞者是之。又言王氏三經大率為新
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夷狄。胡蝗內倉。考其端倪。王
氏實負王何之責。在孔孟書。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
北虜自秦檜講和二十年。或傳虜欲南侵。徒汴。先生作書抵當
路。以為久和畏戰。人情之常。故必以和為貴。虜知音重於和。故

常以虛聲喝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吾_和欲與
之初宜無憚于戰以戰而和其權在我。章聖澶淵之後與契
丹約和中國終無北顧之憂者用此道也。又曰戰之所須者不
一而人才為先。符堅以百萬臨淮晉兵止于八千謝石為大都
督謝幼度為前軍都督謝琰且伊皆領衆而前衆寡不敵而校
其人才則幼度足以吞符堅姚萇故堅望晉軍曰是亦勅敵何
謂之弱然則人才其可後乎。又曰人才有三。一曰文采華麗二
曰持身謹密三曰沈實有用。由前二者言之平居無事羽儀朝
廷足矣。一旦緩急往。如賈誼所謂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苟免
而已立而觀之耳非可與共患難也。欲求可與共患難者必得
如龐士元所謂後傑者然後可也。陳福公參贊戎幕先生嘗以

書論進取以為目已蜀以臨中原此不可易之常勢。亘溫劉裕
嘗欲浮紅絕淮下梁宋舉齊趙平燕絕塞徑造虜廷非不可以邀
功抑形不便勢不利雖淝水赤壁之後其勢可畏驅而前而卒
不能有中原寸土者不由進取之常勢故也。今王師小勝不足
喜大計不可失當假以歲月先固吾圍使不可犯然後由進取
之常勢而圖之庶乎其可耳。福公深然之。先生在館三年縉紳
浩然歸重行且柄用候以末疾告朝廷惜其去除貳宗正司俾
就醫于會稽既而疾向平先生丐歸閩遂除泉舶及抵官益究
心厥職居亡何力丐祠命贊本路帥幕適趙忠定王史公鎮閩
與先生道舊款曲加敬有以私囑先生為入言者先生拒之加
而求不已乃陽諾之暨以為問則曰吾忘之他日又云則曰吾

忘之。如是者數四，竟不之言。其胸中不撓于私如此。初先生在館時，與于湖張紫微厚善。先生別後，張紫微未嘗不言及先生。門人江清卿自張所告歸，張贈之詩，以為吾友林少穎讀書不計屋，又云：此君抱高節，雪相照霜竹。造物乃兒戲，卧病在空谷。觀張之詩，無一字溢美，亦可謂大賢矣。先生家居，弟之印之子冲，能嗣先生之學。士子會者，全集先生時來，竹輿至羣居之所，諸生列左右致敬，生有喜色。或命諸生講論，孟是則首肯而笑，否即令再講。或令誦先生所編觀瀾集而聽之，倦則吸茗歸卧，率以為常。未幾先生病革，不浹日而逝。四方賢士大夫聞者，悲搶。呂成公在官所，走介致奠，侑之以文，凡數百言。且曰：某未冠，毀弟子之列，期待之厚，獨出千百人之右。願謫薄何以得此。

實惟我西垣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濺被，閔：焉如農夫之望歲，美髮日棄，業不加進，大懼先生之功力為虛施。每覩然慙，惕然恐，又曰：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之志猶有攷也。成公於先生，可謂敬之至而不敢忽，感之至而不能忘。師生之義，宜如是乎。先生一子緝，以遺澤尉建陽，未上而卒。二孫亦知學，猶子子冲，字通鄉，登科，初任南豐簿，次丞，將邑。子耕，叟行藝，不愧前修。諸生避席，常數百人。君子是以知拙齋餘澤之不泯。先生所著不一，如書說、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通鑑論斷、先生齋錄，世已傳誦。先生遺文二十餘卷，子冲之所裒集。及場遊錄、道山記、聞藏于子冲之家。世未之見。嘉定五年，郡博潘自牧諸父嘗從呂成公遊，知成公之學原於拙齋，乃請于郡而祠之于



學耕叟實奉祠高拙齋先生之所自號天下之士唯日三山先生云